唐詩研究　胡雲翼著

唐代詩學　楊啟高編著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民國叢書

第三編

·55·

文學類

上海書店

唐代詩學

楊啟高編著

唐代詩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唐代詩學

一冊 實價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楊啓高
發行人 吳秉常
發行所 正中書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中書局

1——1500

啓高語文每憙明其深
別此所作唐代詩學也
有唐三百年詩人數千
大者如李杜韓白之傳使
人終身味之不能盡窮以求

論詩與其書尤汗漫難讀居高之作孰簡馭繁殊有條貫庶不同於摠雜之詩話耳

光煒

唐代詩學極盛作者如林啟爲析其條理辨其體格學唐詩者可以得其門而入矣

謝无量題

唐人詩歌上承漢魏下開宋元詩歌史上一重要時期也咸同以後祁叔穎何蝯叟鄭子尹莫子偲宗宋祧唐風氣而起迄於今日不少衰其弊在空洞無實且益趨生硬麤獷則不善學宋詩之過也宋賢多從唐人變化而出欲學宋詩當自寢饋唐賢始 啓高此編擇李唐一代詩歌為之溯其源流窮其派變須本嚴羽高棅初盛中晚之說就其時代之代表作者詮次得失可謂得其友紀者矣當舉世競尚宋詩之時持此編布之海內唐詩真面目不難復見豈僅為學詩者之一助哉麤閱一過用識數語於簡端

彭澤汪辟疆



唐韓幹滾塵圖

超相

不調氣體尚猶於鞍韉帶施自在原祇以譽師排弟子少陵未免過苛論

乾隆戊午首夏御題



唐懷素自序長卷之四







唐代詩學自敍

中華民族。創製文章。原始之鏤繪。渺邈難稽矣。然有先士之盛藻。可以作風範。紬繹乎典籍。決肇自詩書。剖晰種類。可劃文筆。詩爲文祖。書乃筆先。蓋筆貴敍事析理。以智慧爲主。雖極重沉思翰藻。然不拘聲律章句。其滋蔓所致。約有四體。紀傳與論箸齊飛。辭令和箋札並舞。此乃文陣偏師。而非詞壇主帥。若夫文者。以緣情華麗爲重。凡情靈搖蕩於心中。則歌誦飛騰乎天外。極重聲律辭采章句之神奇變玅。詩之爲體。匪惟居文苑先班。實亦列藝林首座。蓋文章恆與音樂舞蹈同奔騰。復偕書畫戲劇共馳騁。即雕塑營造之流。亦咸爲其眷屬。而詩與諸藝之關聯最密切。頗有籠照羣英之勢。惟周詩雖肇文源。演變繁賾。歸納派衍。系有橫豎。其橫汇斜渡。則騷賦錯以駢儷。詞曲雜以制藝。乃至說部彈詞之倫。諧隱雜文之儔。舉凡文章主體。罔不因緣情感。洞穴詩歌。騰聲耀采。密傅篇章。其懸河飛流。

則由漢魏六朝樂歌誦詩之振蕩。至唐始波瀾壯闊。翻潮倒浪。高放光焰於萬丈。滙成詩海之華燈。誠以唐詩品位。原與楚騷漢賦宋詞元曲等。各爲一代之勝。縱後起明清諸朝之風人。繼軌聯鑣。暢遊詩衢。特分較其騁績。寧有超越唐人者哉。然則唐詩何以成此盛況。殆富四大特徵。夫詩藝發達。雖流轉無涯。顧欲以學之規律。探唐詩真象。則可區靜動兩態。從靜態瀏覽。首爲理論圓通。詩乃性情所致。而歌詠飛沈之樂章。其情溥辭簡者。可以被諸管絃。蓋與樂歌詞曲同一範疇。是爲正體。若意專而調繁者。則僅能諷誦。號稱變體。白居易論詩功用。有爲己爲他之別。爲己者獨善其身。爲他者兼濟天下。此說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推廣其意。可囊括世間諸般文藝。誠以恒人之爲己者。偏重發展個性。以抒寫己身苦悶而求樂。猶宗教家避世間生活之煩惱。別創出世境界之快樂。此派爲詩。有其獨得。描摹山水之警采。藻繪閨情之絕豔。營構仙都之清幽。雕鏤佛地之莊嚴。祗求其心安寧。不恤世人毀譽。壯志淩雲。屏權威於腕底。歌聲裂石。拒勢力於腮邊。孤懷高

潔。固其長也。然而不受賢者諷喻。恆殉一曲私蔽。未始非其所短耶。至於爲人者。偏重發展共性。亦重轉悲境爲樂園。惟是一言之吐。恆以爲公。有如典論所謂。文章乃經國大業。用則施於天下。舍則傳諸其徒。此派爲詩。高具卓識。謳詠民間以疾苦。諷誦國家以興衰。隆重典禮以雅歌。鼓舞軍旅以壯詞。豈重成忠孝以厚人倫。抑驚美教化而移風俗。繫念羣生。此其所長也。特恆人多以湊績奉公之名。博權貴華利之實。風會所趨。賢者難免。得非其所短乎。攷居易爲人瀟灑。立言持平。說詩證驗。界劃照然。爲己者則舉閒適詩。爲他者則標諷諭和時事詩。此蓋提挈網維。指陳樞要。彌綸衆製。圓通壹理。故白氏得世稱民間文藝鼻祖者。匪僅其篇什傑出中唐。而詩論之圓通。尤爲籠圈條貫。此其特徵一也。至於其次則爲體例鴻博。麤觀面貌。則詩至唐有古律雜三體區分。較諸永明以前。詩無定律。體雖尊而祇有古者爲鴻博。惟古體至盛唐李白始集大成。齊言龍翔。雜語鳳舞。蓋已裒集周楚漢魏六朝之靈珠。至於律體。則是杜甫開其康莊。雖自初唐沈宋之謳歌。

已聲調鏗鏘。辭藻儷對。然而正體律詩之獅吼。杜甫崛起。始聲振盛唐。他若絕句鶴鳴。排律馬嘶。亦肇後世无量法門。此外雜體之芳飛。則以中唐韓孟元白前後爲多。聯句藻耀。諧謔騰驤。縱非歌場蕙蘭。亦屬詩苑奇葩。惟細察精髓。則詩與別種文體相同。宜綜其靈魂和形態。別爲雄壯及婉麗二體。況且一人作品。緣境遷年變與情志通塞。亦可兼精各體。非能爲豪放者。遂難作優秀也。獨以人之賦性有剛柔。而生平歌詠。大都與其性情相髣髴。曠覽唐人傑構。舉凡沈博絕麗之篇什。可以爲其綱要者。則雄壯之體。細爲部區。約有四品。一曰雄渾瑰偉。如陳子昂張說蘇頲等。源於稽康阮籍輩詩風。以權奇磊落之懷。納諸鏜鎝鏗鍧之調是也。二曰豪宕恣肆。李白李頎等。宗九歌大風垓下諸詩。意趣豪放。辭采飛飈之流是也。三曰典贍奧衍。立意淵深。措辭詭曲。韓愈劉乂等。宗雅頌辭賦鐃歌之作是也。四曰清蒼幽峭。意必清爽。語必推敲。賈島姚合之倫是也。至於婉麗者。亦約有四品。一曰緣情綺麗。此乃祖述國風樂府之寫山水宮闈等詩。情靈搖蕩。辭采紛披。

初唐四傑與晚唐溫李等。多擅勝場。二曰沈鬱頓挫。情感悲悶。聲調宛轉。杜甫岑參之流。多精此品。三曰沈摯俊秀。白居易鄭嵎等爲詩。情務真誠。辭貴朗暢。足稱傑出。四曰真樸淡遠。斯原出於小雅。語重冲淡。意求雅馴。張籍歌詠。獨首擅其美。統茲二體。輝映當時。途轍雖異。樞轄實同。皆能成品。罔有軒輊。是唐詩體例之鴻博。可謂洋洋大觀。此其特徵一也。若從動態燭照。則先爲轉變顯豁。唐詩轉變。較別代爲顯豁。舉其網維。有華麗樸茂之大廓。華麗者。情志濃酣。辭藻縟麗。此蓋緣於太康派詩風。初唐之太宗四傑及沈宋等。追陸張之綺情。慕徐庾之華藻。瞻仰宮庭繁盛。窺測閨房豔情。固已擅綺縠紛披之能事。即徜徉山巔。賞翫水涯。亦鏤心刻腎。更極情靈跌蕩之隱祕。斯等開國苕發之流風。在盛中唐間。雖時見於染翰操觚之大家。如杜甫元稹等集中。然而諸公之得領詩苑壇坫。則別有其隹傑。暨夫晚唐。詞華派與格律派。雙峯亭山。並轡聯騎。則又覩國勢之衰微。沈潛於溫柔鄉和遊仙窟。迴環吟詠。鼓吹騷壇。聲必勰以宮商。辭必飾以整散。情殊悲愉之

極致。意別隱顯之幽懷。雖一字之奇。一韻之巧。亦必若雕蟲繡帨。驚使文藻紛飛。此豈人皆樂於窮幽洞微。以成斯風範哉。誠以文章之稱。緣於采繪。欲求以文被質。不得不重情煒燁而辭綺麗也。樸茂者。涵理鴻深。辭采暗淡。此則緣於正派詩風。以稽康阮籍爲宗。盛唐富甲鄰邦。威振朔南。文化積業。復總萃亞洲大成。開元天寶之間。詩人羣起。覩此璀燦盛境。恆以雄渾之氣。傳諸壯麗之辭。金聲玉振。可以冠冕三唐者也。蓋自初唐陳子昂崛起巴蜀。力矯齊梁以來詩章。有緣情而失之綺靡者。遂振臂奮呼。以正始派風骨爲宗。冶深理入濃情之中。凝宮聲於壯辭之上。既掃當時繁雜悽調。復肇後來豪邁雄風。是以盛唐隆開。元音大展。明皇有治世之鴻猷。則勉勗百官以愛民深旨。燕許秉輔國之浩氣。故寓忠悃於悲思。他若李白遊仙之篇章。以長句爲高唱。杜甫感時之興賦。藉排律擅勝場。是爲古律轉關之樞紐。號稱盛唐大家。若夫中唐之時。乃國家盛衰綰轂。名家詩人之離合悲歡。如元稹劉禹錫等。皆達情場抑揚之極端。至於韓白二公。則同涵詠聖涯。然

以賦性各殊。分道列旌。韓之胸中不平。時見議論縱橫。白則浩氣超塵。恆以諷喻羣倫。亦稱大家。與李杜後先輩聲。各放異彩。通觀盛中唐之詩篇。大都文足以稱其質。彬彬然爲唐詩之英華。此其特徵三也。他若最後流觀。則爲藝術精深。爲文之術。恆與時而俱進。唐人製詩。多能深通此中奧竅。雖其內蘊紛紜。外形蕃變。然而挈提綱領。則爲精於命意與修辭。命意之大端。根柢盤深。枝葉扶疎。統有三幹。涵蓄情感一也。詩之爲藝。固貴情感熱烈。藉以振聾聵而起頑懦。顧若劉季大風之歌。項籍垓下之詠。傾筐倒篋。宣暢鬱積。雖豪邁恣肆。横絕今古。然而一二傳作。難以謂之詩人。若非功績蓋世者。爲此類壯語。則難免於浮誇。而來露才揚己之誚。惟唐代詩人傑出。涵情幽邃。雖感於物而高歌。亦隱複意以立言。若杜甫北征秋興之倫。其情感不得謂非熱烈矣。然以雄渾悲壯出之。此乃詩人敦厚之情。善通立言足意之術。鎔鑄智慧二也。作詩命意。自以情爲根荄。然而情緣智濃。智緣情深。欲求詩意之富。當先重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惟是命意之患。恆有繁雜

與枯竭齊陳。太康派詩風之流波。則每至於繁雜。正始派詩風之別傳。復時見枯竭。除祛此弊。當鎔鑄智慧於情靈之中。若李翰林之古風五十首。杜工部之詠懷。韓文公之南山。白太傅之長恨歌等。雖鴻篇鉅製。情見乎辭。然而沈博之智。亦深鎔於意。陶養神思三也。此乃命意與修辭之關鍵。欲求內心與外境相連結。首重神與物遊。使思周氣足。若杜甫之性躭佳句。李賀之嘔出心肝。自多銷鑠精膽。蹙迫和氣。蓋與相如含筆腐毫。揚雄輟翰驚夢。同爲自困之極。然此乃情志壅塞之時。故有沈於滯思之境。特以杜工部律體之冠絕古今。李太常歌詩之超越恆人。未嘗非其樂於窮幽攬勝之功。得諸風雲江山之助。誠以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欲求神思之駿利。自貴登山觀海以陶養其天機。若夫修辭之梗概。亦繁複而紛紜。惟整派依源。則有三流。其一爲調協聲律。唐人以律詩爲殊勝。自多聲調鏗鏘。抑揚抗墜。皆中節律。而作古詩者。亦恆使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此緣陸機張華沈約等。成立聲律論後。在詩藝上已別闢幽徑。綿延至唐。遂大

展康衢。其二爲精練辭藻。在初唐四傑與晚唐詞華派之謳歌。固多錯金鏤采。若芙蕖之出錦波。卽盛唐燕許李杜之詩詠。亦富比靑麗白。似卿雲之增繡輝。至若吟成一字。撚斷數髭。二句三年。一吟流淚。則重精練辭藻之證。概可見矣。其三爲安宅章句。斯乃總命意修辭之終結。原以使內情脈注。外文綺交者也。蓋集字所以成句。惟句必須成辭。既須寓聲律於其中。復須緯藻采於其上。集句所以成章。一章不能盡其意。則聯數章以暢其情。所謂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唐人安章宅句之術。堪稱深湛。小則絕詩。以四句開新境。大則排律。藉百韻佔勝場。他若連昌宮詞秦婦吟等歌行。則又情富比敍。辭切關聯。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此其特徵四也。綜覽唐詩之殊勝。既富此偉大特徵。詎祇在詩歌史上。有其巍居雅座。卽若外人稱中華爲文章之國。亦恆頌唐詩集其精英。雖經宋後淸前之繼軌。尙未分逸其隆績。然而輾轉傳訖現代。百學競爽。羣藝紛飛。宏揚詩歌之聲。更振奔雲而撼湧濤。明徹創造有摹擬與通變之歷程者。

亦多上溯詞楚漢魏六朝之源。下窮宋元明清之流。中以唐代爲匯歸。大有羣山萬壑皆赴荊門之勢。泛覽近四十年詩苑總萃。專集叢出。散篇紛陳。若王闓運之宗李頎歌行。以寫仿山水。易實甫樊增祥之崇溫李律體。以刻飾豔情。即黃膺道流。亦有尙李白歌詩。以狀仙風淸爽。世稱爲已而歌之個人詩派。益以杜工部白太傅熱情雄辭。恆影響康有爲吳芳吉等愛國詩章。至若重圍突出。若于右任輿胡漢民皆奔走國事。當世所推爲豪傑巨子。一則富老杜雄渾悲壯之風骨。一則廣韓公雄奇瑰偉之情辭。汪兆銘亦恆以壯行織麗語。出入於唐人篇章。乃至釋曼殊以日人來中國。精通華語。復效李義山之哀感頑豔。以綺情壯國魂。猶白居易以胡人華化。善狀詩人與佛家融合之悲情。而寄其才氣奔溢之丹誠於篇章。世稱爲他而詠之民族詩派。皆能變通唐人情辭。而自成其詩。其他師法初盛中晚唐之詩人。亦文藻條流。尊崇唐詩之風氣。可謂雲蒸霞蔚矣。即有同光以來。追慕宋詩之隱情深辭者。亦覺其晦塞繁縟。漸趨唐人聲響情烈之風。此蓋時代轉

變之使然。豈以詩歌爲遊戲之藝術論者。所能深窺其由來哉。譬夫霹靂驟轟。國難猛降。河山破碎。羣情苦悶。崑崙東海之間。皆扼腕裂眥而不可忍。靈慧詩人之感觸。更較恆輩爲深隱。於是鬱積待暢。頓轉詩風。悲哀沈潛者。低首曼吟。儼步宋大夫之好色。陶靖節之飲酒。阮步兵之玩世。謝康樂之登山。豈真借紅閨蒼嶺以盤桓耶。蓋亦大丈夫不得已之所爲。故寄情摛藻。藉題發揮。持此以較初唐。正若四傑與陳子昂等。有時懷才不遇。悲知音之難。有時頹唐抑鬱。恨振奮之艱。乃被迫而雕繪物色。發爲詩歌。雖隱以慨己身之不安寧。亦深感國事之鞅掌也。悲憤飛揚者。引吭高歌。則若慕菩薩視衆生將墮三途而不得不悲。視羅剎之必赤人族而不得不憤。既悲且憤。不得不奔走呼號。蓋顯慮民族之長銷沈。遂慷慨陳情。報國詩章。噴海潮天。此固不拘於按轡廊廟與環維佛苑者。舉斯風以例初唐。復若沈宋張曲江等。欣逢揚眉湊騁之因緣成熟。自得並飛雄辭。關懷民膜。然而湖海鬻序間。亦不乏繫念羣倫之儁才。大凡富有若烈焰紅日之丹心者。未有不思

繼聲制氏。使此錐心穿骨之奇恥。深入全民族之心靈。鼓此激昂之盛氣。雖轉五濁惡世於極樂國而無難。豈特詩藝能超邁唐人哉。夫以中華民族文章之演進。宛若逝水流波。無論文筆。有其恆軌。非若發於國家衰溺之時。卽茂長於天下隆盛之會。今當開國良辰。傑出騷人之連情發藻。蔚起詩歌騰聲。固若初唐肇創鴻基之時。崛起墨客之寓目寫心。煥發樂章耀采。然而忽遭陸沈。倉皇風鶴。激動羣情之劇烈。又豈初唐可比儗哉。茍天不爲我國難之艱鉅。而奪我靈穎詩人之儁才。長能以拔山超海之威力。大往大來。隨春雷以洪鳴。則張袖而舞。頑懦欲來。撫弦而歌。聾瞶出聽。振華夏之夙威。集黃胄之全力。挽回狂瀾。扭轉溜馬。大起騷壇。飛詩聲於四海。高懸旗幟。壯國魂於五洲。永歌隆平。長享大同。則余譔是書之微情。寧無可寄也哉。

南川楊啓高自敍於南京

中華民國廿又四年春節日

唐代詩學目次

署端（署端繪眉題辭均以收到先後爲次）

繪眉

題辭

貳　初唐

叁　盛唐

唐代詩學

王易題

壹 綱領

談唐代詩學，首應知五端：一爲唐詩背影，二爲唐詩淵源，三爲唐詩流派，四爲唐詩特質，五爲唐詩體例。

唐詩背影

欲明唐詩背影，當知唐代是何社會。夫中國社會，有三時代：一爲原始社會，夏代以前之氏族社會是也。二爲權威社會，復有三期：一是奴隸時期，商代是也；二是封建時期，周代是也；三是郡縣時期，漢魏隋唐宋元明淸是也。三爲集團社會，現代是也。由是知唐代爲權威社會。斯時民族異常複雜，由各種族融合，在中

國文化上極有光彩。蓋自東晉到隋代，皆南北對立。如王謝世家，不僅門閥高於一切。而其通婚習慣，雖皇帝不能制止。王氏爲瑯琊人，謝氏爲陽夏人，均爲北人遷居南方。當時南人稱北人爲索虜，北人呼南人爲島夷。王謝通婚，蓋保存北方種族關係。惟至唐代則南北統一，大詩人多出北方。卽亞洲之東部西部，亦無嚴密界限。李氏起於隴西，本爲胡族。開國時甚受外族贊助，尤以用突厥爲最著。後恢復兩京，則用回紇。開國元勳，多出外族。昭陵（在今陝西渭北麟游山）陪葬，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如秦瓊尉遲敬德，有碑可攷。卽乙連孤行儼、阿史那忠皆胡人，亦有碑可攷。故小說載長安洛陽，五方雜處。而唐代所領疆域較隋代爲大。太宗武功所到，可得言者：東服高麗，西破高昌，南服交趾，北至突厥，漢後疆域，以唐爲大。自然容得無數民族居住，使許多大詩人產生於其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是也。惟斯時以商業資本爲中心，由商人與高利貸者握社會潛力。故其構造有三階級：一爲統治階級，如唐太宗武后是也；二爲智識階級，如經師詩人等

是也；三爲被治階級，如奴僕、娼奴、農、工、商賈等是也。智識階級，本遊移不定，因經濟政治文化之變動，有升降流轉者。是以唐代許多詩人，有由附屬於統治者之貴族下降，如李賀是。亦有由農工商賈上升者，此則甚多。惟詩人以智識階級爲多，即官僚與士子是也。此何故歟？可由民族生存之主因，以觀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附因，而得其果。

經濟　唐代經濟，既以商業資本爲中心。一則不似商代奴隸時期，征服民族爲土地所有者，被征服民族爲生產者；二則不似周代封建時期，王侯爲采地食邑所有者，農工不自由；三則不似現代外國工業資本主義侵入民族經濟難獨立。蓋商業資本以貨幣交換物品爲本，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農工與官僚，多由於有貨幣以購買土地。於是地主大成，可以輾轉成爲智識階級，而大作其詩人生活。惟土地買賣與農工生產之支配，全操於商人與高利貸者。蓋唐代商業，較宋爲發達，國內交易，則有京師市令官掌之。域外互市，則有互市監掌之。至於高

利貸者，則普遍全國。然而生產技術發達，農工生活較奴隸與封建時期爲高。雖有商業資本統馭，而社會亦日漸繁榮。一則使民間經濟發展，可以供許多詩人之物質生活。不迫於飢寒，而從事謳歌。按轡文場，藻繪藝苑，彬彬然有隆盛氣象。一則使政府賦稅豐足，國庫充實，可以養許多官僚以從事於詩。初唐盛唐，尤爲明顯。初唐之時，如「神農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馬車騈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此大唐新語所載之明證也。一

政治　唐代政治有三特徵，一爲中央集權與地方權力之互爲消漲，二爲官僚政治，三爲封建制度之殘餘。除皇帝太宗玄宗等提倡詩學外，其他盛治與禍亂，影響於詩甚大。

盛治　此可別內政與外交兩點言：由內政言，高祖不喜磊落奇士，向好私暱之徒，於內政無可觀。太宗卽位，信任房玄齡杜如晦等大革弊政，定律減刑，輕

徭薄賦，去奢省費，以圖治安。置宏文館，聚四庫各萬卷，召致文學之士，上下共同討論墳集，商略古今。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彼此觀摩，彬彬然矣。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筵講座，達八千餘人。弘文館外，復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府學、州學、縣學，以興教育。特重進士科，多考試，以取士。邦安國定，武偃文修。此制終唐不廢，所以成就詩人特多。如中唐大歷元和間詩人兼進士，格外興盛。由外交言，唐代取近攻遠交策略。高祖太宗以及高宗功業，首推外征，唐初四十年間，四出討征，平突厥、薛延陀，降吐蕃，服吐谷渾、黨項、高昌、焉耆、龜茲、吐火羅、唐武九姓，以及波斯等國。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又征天竺，交通大食。亞洲大陸全部，殆爲中國所有。四夷酋長，爭獻方物，三代以來，中國威嚴，於斯爲盛。中國版圖，於斯爲大，疆域既廣，東西交通，思想文化，因之擴張。此固中央集權之所致。惟由盛到衰之時，禍亂繁雜。凡各種文學發達，均在極盛與極衰時。詩學當然不能例外，試觀唐代禍亂如何？

禍亂　唐室禍亂甚多，約有六事最重：一曰女寵，武后韋后垂簾聽政，太平公主楊貴妃禍國是也；二曰藩鎭，此爲封建殘餘之現象，亦卽地方權力之高漲。安祿山史思明之亂，牛僧孺李宗閔之爭是也；三曰宦官，李輔國之亂政，元載之擅權，白志貞之誤國，陳弘治之弑逆是也；四曰朋黨，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之專政是也；五曰內亂，龐勛黃巢之亂是也；六曰外患，新羅吐蕃契丹回紇之侵犯是也；唐自武氏垂簾之後，兵革時興，干戈常擾，生民痛苦，肝腦塗地，萬衆黎庶，不堪其煩。是以杜甫白居易等風人之詩，大都產生於盛唐中唐交替之秋。苟非治亂頻繁，孰能至於斯耶？苟非官僚政治，又何能致於斯？

文化　唐代文化，可謂集亞洲文化之大成。平常所謂東方文化特色，於此時可以見之。特分文字、宗教、風習、法律、哲學、科學、佛學、藝術談之。

文字　中國文字具備形聲義三者，雖與外國文字同爲語言代表。然而以系統不同，有特殊性質。自上古至唐，於三者均有系統專書，說文聲類爾雅先後

成立所收文字有幾萬。就形體言，自篆隸變爲楷艸，到唐代已極便書寫，不似遠古之繁縟，難於摹畫。就聲韻言，自詩歌緜賦創有聲律以來，到唐更爲細密。蓋自魏李登撰聲類以五聲命字，晉呂靜仿呂澄之法，作韻集五卷，到永明以後，即用之篇什。而唐因以律詩取進士，對於聲律更嚴，於詩體格外成聲調之美，如唐樂府及七言絕皆可以歌唱。就義訓言，自爾雅以來，每字皆有複雜訓詁，對於詩之表現情感想像智慧三內容元素，均綽有餘裕，是以唐代文化影響於詩之發達，文字固一極重要原因也，

宗教　唐代宗教異常發達。約而言之，可判有神與無神二種：有神教復有多神與一神之分，中國原有之道教與外來之摩尼教均爲多神教。尙有外來之回教與景教，皆爲一神教。無神教則爲學理最深之佛教，蓋超一切宗教者也。故唐代偉大詩人，莫不與佛教有緣。雖韓愈闢佛，而其實常與釋大巔往還。原宗教根於各人信仰，半由習慣，半由學理。而唐代宗教以佛爲最高，故其成就之詩人

亦最多。雖以天子之提倡道教，保育回景各教，終不能與抗。常人以儒學道學合佛教爲三教固妄，然而必强人以崇一教則又多事。是以唐代詩人各有其宗教信仰，適相維而不相背。此何故哉？蓋詩人與宗教家，皆由不滿現世生活之苦悶；故別求一世界，以爲慰己慰人之樂園，而宗教家之佛地天堂等由於幻想，與詩人之理想樂園同用異體。此所以唐代宗教爲光燄唐詩之又一重要原因也。

風習　凡詩人風習之所以成，皆由於上有好者。唐自太宗爲秦王時，即羅致天下文人，講習學藝，提倡風雅。當時有十八學士魏徵房玄齡虞世南等，自是一時之盛。殆後武后玄宗以下，莫不愛好詩歌。下至庶民，大都習詩唱歌，蔚成風氣。自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者。

法律　唐代以律詩取進士，乃由朝廷法律規定，與律賦同一用意。雖傑出天才，不願由考試出身。然其自作詩篇，亦未嘗不奉此法者。如李白杜甫王維等，雖各擅古詩。而其律詩，未嘗不由此法律養成。

哲學　唐人對於經術雖不如漢人尊崇，然而疏釋之功，頗有系統。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亦發見議論之周到。至於子學雖不甚發達；然二百餘年間，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等論議，確有助於詩之思想甚大。

科學　唐代科學有數理與社會之分。關於數理者，以算學、天文爲重。關於社會者，則爲史學，唐代修撰晉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周書隋書，自富史學之技術。而關於原理者，則爲劉知幾史通。因修史重文章，而詩人多取資糧於其間。

佛學　佛學講戒心慧三學，自六朝已盛。至唐則各宗派風起雲湧。翻譯著述，均以玄奘及其弟子窺基等爲最上。蓋佛教學說，在印度有般若瑜伽以談性相。而大小兩乘，亦均精練。自六朝以來，因譯文不全，師有中外，遂致大、小、頓漸，各有所偏。奘門則效印度那爛陀學風，兼容並包，而各具體系。尤以唯識學貫通一切，以明聖言量。是以唐代詩人得此宏寶，以練思想，遂生无量智慧，了別苦樂，区了別苦樂，而生同情，以入於詩，則其力融通內外，如白居易王維等，是其昭著者。

其他釋子，亦間有佳篇。

藝術　唐代藝術，上超六朝，下邁宋代。文章於詩外別有令詞、與律賦、四六傳奇、小說等無論矣。書法則有虞世南、歐陽詢、顏眞卿、柳公權等之楷書，張旭、釋懷素之草書，皆雄壯飛躍，與宋代蘇黃米蔡之優秀踢踺比較，天淵各別。況且唐人多重立碑，宋人則題石而已。由日人所輯支那佛教史蹟觀之，可以知其風格迥別。至於唐人繪畫，以偉大壁畫、佛像，金碧山水，潑墨山水，爲多。如吳道子輩之遺畫。可爲明證。以視宋代之畫絹素，自有大小之別。他若唐人音樂，有梨園弟子樂、高麗樂、新羅樂、南詔樂、驃國樂、鮮卑樂等，一面承受六代音樂，一面容納各國音樂，至宋則僅承其一部分，其範圍之狹隘可知矣。若夫建築，唐代遺制，可於黃鶴樓及傳於日本之法隆寺建築攷之。以視宋人營造法式；則唐有發揚風格，而宋則僅保守殘敗頽唐之氣象而已。益以唐人塑造，頗多心靈與形體和諧之作品；如楊惠之塑羅漢，傳播中外。而在佛教史蹟中求宋人作品，則鮮有可與楊比

者。總之：若自詩本身觀詩之風格，則每若身在廬山難見眞面。由藝術各方面以觀，則顯豁呈露。由前知唐藝術氣象偉大，蓋與詩有同樣之風格。雖唐人復起，難易斯言。況唐詩人之歌詠藝術者甚多，如杜甫丹青引之贊繪畫，白居易琵琶行之贊音樂是也。詩與一切藝術爲姊妹，故其有助於詩亦多。

唐詩淵源

溯唐詩淵源，當遠自周代始。蓋中國詩由遠古至周代，已有可考者二大體裁。一曰詩，有風雅頌三體，內容具備抒情敍事寫景各元素，外形多爲整齊四言。後變爲二體，一爲樂府，以雜言爲多；一爲五七言詩，以整言爲多。二曰騷，有騷頌歌三體，騷以抒情，頌以詠物，歌以寫景，亦具備文章內容元素，外形則爲錯綜雜言，亦變爲二體，一爲騷體，如琴曲歌辭，二爲賦頌，如子虛賦上林等。惟詩在兩漢尙無明白之派別。至建安以後，遂有正始太康兩派之消長。猶筆有史記漢書兩

派之迭代也。正始派以風骨爲主，屬於樸美；太康派以藻采爲主，屬於華美。其間風格有可得而言者。

正始派　正始派詩風，側重含理深湛，以稽康阮籍爲代表，陶淵明鮑照及唐之陳子昂李太白皆其流亞。

太康派　太康派詩風，側重情感豐富，辭彩醲郁，以陸機張華爲代表。張載潘岳左思謝靈運及唐之四傑杜甫皆其流亞。

惟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則風骨與藻彩並重。其辭曰：「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者，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故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惟藻躍而翱翔，乃文筆之鳴鳳也。」自是以後，偉大詩人多文質並重。然而有偏好者，則其嗜好異也。況謝靈運以下，均喜太康派詩風；永明宮體，蓋明證也。而唐初沿齊梁之風，太宗高宗時，聲律采藻，已達極盛。開元天寶後，推翻齊梁，恢復正始。由溫飛卿至宋初西崑，爲太康派。再下

反對西崑者，則爲非太康派。由元明清流變至今，仍隱隱有對峙之風，總之，唐代詩學雖淵源於周代；然而至初唐時，以正始太康兩派爲向背。欲明其詳，則以觀其流派爲尙。

唐詩流派

唐詩因其豐富，自宋代即有談其流變者。有三分與四分之別，而以四分爲精。三分者自姚鉉唐文粹起：一謂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二謂張燕公（說）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頲）繼以宏麗，丕變習俗；三謂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柳完之李翺等和之。北宋初年，與唐初重聲偶之風同。唐文粹反對聲偶，不載律詩駢儷。又新唐書文藝傳敍謂：一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流風，飾句繪聲，揣合低昂，故王（勃）楊（炯）爲之伯；二玄宗崇雅黜浮，氣益雄渾，燕許尙其宗；三大歷貞元擩嚌道眞，涵詠聖涯，韓愈倡

之柳李和之。又南宋嚴羽滄浪詩話，對於開元天寶以後詩有所詆毀，自以復古任之，以禪論詩，一漢魏盛唐之詩爲第一義；二大歷以後乃小乘禪；三晚唐之詩，聲聞，辟支（獨覺）而已。至於四分者則有明楊士弘高棅二說。楊士弘唐音，有始音正音遺響等。其一，始音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其二，復分甲乙，甲爲王績至張志和等六十五人。乙爲皇甫湜劉禹錫等四十八家，韓柳亦在此時。其三，乃賈島吳春渚等四十九人，此說已有初盛中盛之暗示。蓋其二之甲與乙，爲盛中之間也。至於高棅唐詩品彙，則明分爲，一初唐，由貞觀至永徽；二盛唐，由開元至天寶；三中唐，由大歷至貞元；四晚唐，由元和至開成以後。

綜前各說，以四分法爲最精者：可由確切年代，以覘唐詩之流變。一、初唐由高祖武德起，當西紀六一八年至七一二年。此時太宗提倡風雅，上官儀創六對說。武后時四傑精工聲偶，陳子昂始振風雅，自富於搖蕩。綺情，飾句。繪聲。二、盛唐由開元起，當西紀七一三年至七六五年。此時詩人兼進士崔顥岑參等，皆宏辭

壯麗。而李白杜甫，則爲古律轉關，自可當崇雅黜浮，氣益雄渾。三中唐由大歷起當西紀七六六年至八四六年。此時韋應物劉長卿與大歷十才子同一風格。元和詩人孟郊韓愈柳宗元李賀劉乂盧仝張籍賈島各有其面貌。而韓愈偏重儒家思想。長慶詩人白居易開通俗文藝先聲，合經師與詩人之意志爲一，自可當擩嚌道眞涵詠聖涯。四、晚唐由大中起，當西紀八四七至九〇二年，此時溫飛卿李義山杜牧之多重穠纖細膩之豔體。自可當柔情纏綿，洪鍾遺響。統此四期之各派，各有其特質。然而唐詩之所以爲人稱讚者，要在其特質。

唐詩特質

唐詩特質，約有四端：一曰作家甚多。全唐詩載自帝王、后妃、士子、名媛、釋道、倡優，達二千三百餘家，超越前代。此二千三百餘詩人作品，流傳至清代湮滅者固不少，然而乾隆勅撰全唐詩，猶得九百卷，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二曰詩體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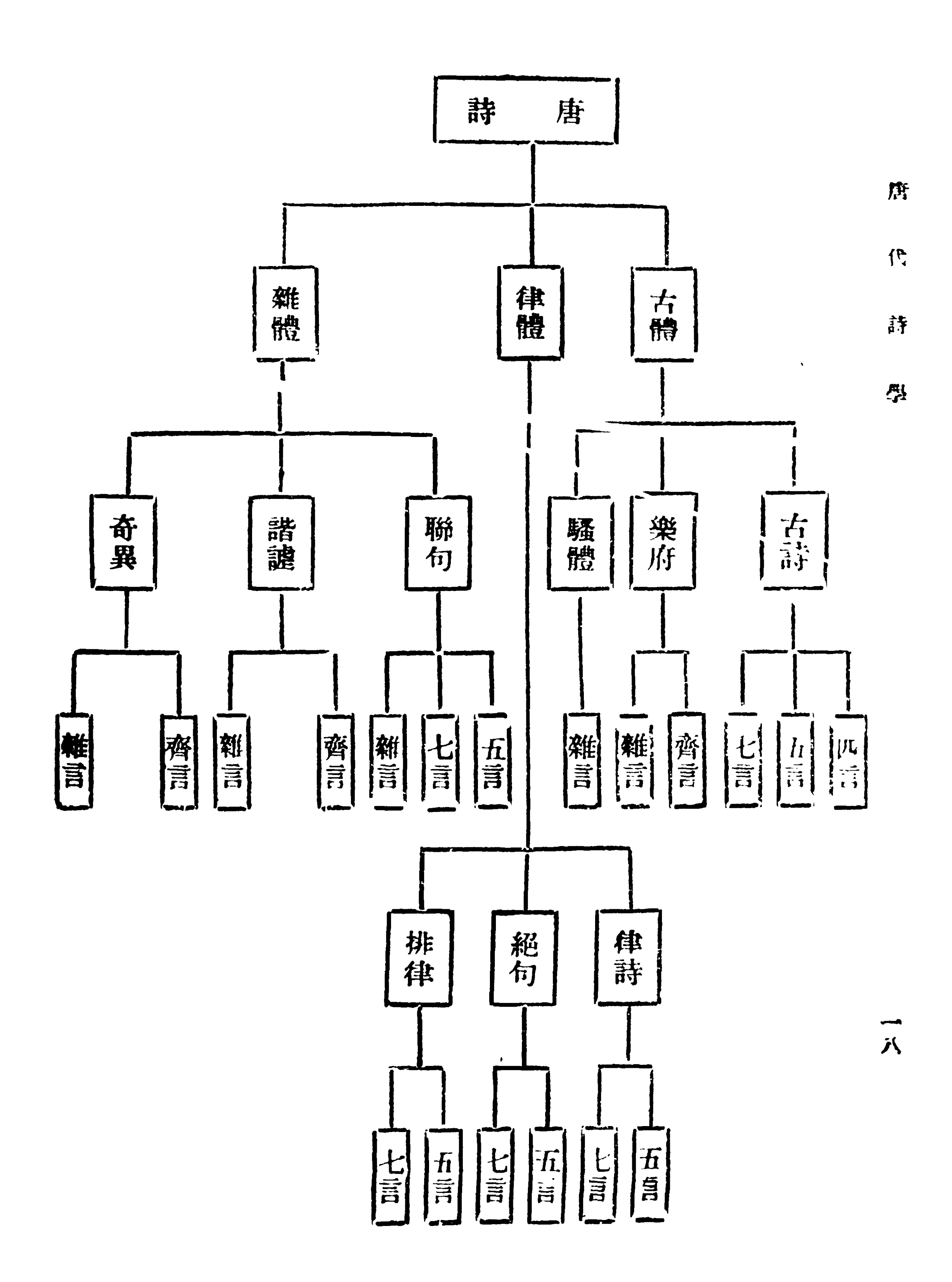
備。古體與律體俱備，肇繼往開來之盛。古體有古詩、騷體、樂府等。律體有律詩、絕詩、排律等。尙有雜體，則爲六言三五七言，聯句，迴文等詩。三曰風格顯著。六朝宮體作家，均表現共性。所寫宮闈之事，大都千篇一律。唐詩則個性甚顯，如李白、杜甫、孟郊、韓愈各大詩人之作品，均各有其個性。四曰思想豐富。中國詩人思想豐富，以唐爲最。儒家之韓愈，儒家兼道家之杜甫，佛家之王維，白居易等，皆邃於玄學與佛學思想者。道教思想之皮日休陸龜蒙，神仙家之李白等，則多富於宗教思想。故自六朝以後，以唐詩爲最偉大而有光輝。

唐詩體例

詩自周三百篇以後，一變爲楚騷，再變爲漢魏六朝樂府，三變爲漢魏六朝五七言古詩，皆名古體。至唐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變前代詩風，逞其縱橫之筆，而用力於雄深豪宏之長篇，亦稱古體。別有沈佺期宋之問，於初唐改進齊梁永

明體，諧聲約句，始號律體。復有太宗肅宗與詞臣倣柏梁體，及孟韓元白等聯句，歐陽詢長孫無忌等諧謔，慕容垂渾家門客等鬼怪，統稱雜體。舉凡後代詩體，於唐均可得其淵源。惟詩體之分，可別內外。內有二種：一曰風格，如雄健與雅爲壯美，綺豔閒適爲優美；二曰興趣，亦稱興會。如悲觀憤激爲悲痛，樂觀詼諧爲喜悅。外亦有二種：一曰指趣，如抒情、寫景、紀事、談玄、爲作詩指趣；二曰言語，如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爲言語特徵。隨舉一隅以爲綱，均可逐一分析其全體。恆視習慣爲轉移，固無一定之標的。惟是國人習慣，以言語特徵爲重。無論古律兩體，同有四言五言雜言等分。玆仍從其例，別唐詩古律雜三體，列系統圖如左：

唐詩體例系統圖


唐詩
雜體
律體
古體
奇異
諧讔
聯句
騷體
樂府
古詩
雜言
齊言
雜言
齊言
雜言
七言
五言
雜言
雜言
齊言
七言
五言
四言
排律
絕句
律詩
七言
五言
七言
五言
七言
五言

古體　唐詩古體三種，均與前代不同。

古詩　唐古詩以七言爲中心，五言亦不弱。惟四言甚少耳。

四言古詩　肅宗延英殿玉靈芝之詩三章，章八句，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上生玉靈芝，一莖三花。肅宗御製詩曰：

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耿光。

元氣產芝，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蕣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扆旒。效此靈質，貢其王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五言古詩　兩句換韵，自漢至今均守此典型。唐初沿六朝體裁，自不變更。如魏徵述懷曰：

中原初逐鹿，　投筆事戎軒。

縱橫計不就，慷慨志尤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
請纓繫南越，憑軾下車藩。
鬱紆陟高岫，出沒望中原。
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復誰能？

七。言。古。詩。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州曰：「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

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樂府　樂府卽樂章。文心雕龍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此與舜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如渾括言之，則樂。府。爲。詩。歌。詞。曲。之。總。名。周三百篇與漢魏六朝樂府，宋詞元曲，能合樂，皆爲明證。惟自漢魏五七言詩起後，則詩與歌別。詩有合樂舞以歌者，亦有僅供吟詠者。而唐代承隋制於太常掌雅樂外，則有玄宗於蓬萊宮側設內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善舞，是爲俗樂。此與漢武帝之嫌雅樂，愛新聲，有同一風度。是以唐代樂府有樂章與樂府歌詩之別。樂章多爲四言，樂府歌詩則四五六七八均有，是以有齊言與雜言。然樂府與古詩之別，有二點：一爲意專而不溥者，不能入樂；二爲辭繁而難節者不能入樂。

樂章。

郊廟樂章，明堂樂章等，大多爲四言。如魏徵褚亮武后盧照鄰等，均有著作。且多在十章左右，徒以典制所關，少情趣爾。如武后享先廟樂章一章曰：

「先聽謙撝，冠昔嚴規，節素超今。奉國忠誠，每竭承家，至孝純深。追崇

懼乖，尊意顯號，恐玷徽音。旣廹王公屢請，方乃俯遂羣心。有限無由，展敬奠酺。每闕親斟，大禮虔申。典册蘋藻，敬薦翹襟。』

至於樂歌，此以音樂而異其名稱。如李白橫吹曲辭關山月云：『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則情趣醲郁，較郊廟樂章爲佳也。

又李賀清商曲辭大堤曲云：『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楓樹老。』

又盧照鄰琴歌曲辭明月引曰：

洞庭波起兮鴻雁翔，風瑟瑟兮野蒼蒼。

浮雲卷靄，明月流光。

荊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
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
橫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
高樓思婦，飛蓋君王。
文姬絕域，侍子他鄉。
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
試登高而極目，莫不變而迴腸。

又李白當開元中，禁中木芍藥繁開，玄宗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遂命白作清平調三章，是爲近代曲辭。調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見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他若杜甫哀江頭、白居易新豐折臂翁等，皆唐世新歌。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名爲新樂府。辭。王建擣衣曲、劉禹錫秦娘歌、元稹苦樂相倚曲、皮日休橡媼嘆等，不爲不多。茲舉溫庭筠鷄鳴埭曲以爲殿。曲曰：『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宮沼，濛濛柳御懸棲鳥。紅妝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十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雉塡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集江

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綿平綠臺城基，暖色春望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得野棠如雪枝。」

騷體　唐詩騷體，王勃盧照鄰韓愈皮日休等均有著作。王勃倬彼我系四言九章，其辭曰：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衞仕宋，臣嬴相劉。迺文迺武，或公或侯。……伊予小子，信慚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屏人事，克終前烈。于嗟代網，卒余來紲。……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參卿事。名存實爽，負信愆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

又若盧照鄰獄中學騷體曰：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圜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

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至於皮日休九諷之一，正俗曰：

『粵何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摳其邪心兮，皆騁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論仰兮下俯。咸爲吾之儇爲愚兮，並以吾之懇爲傴。羌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職而爲輔。奈其臣之狺狺兮，乃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宜人物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臣而退姦豎。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圓而反規矩。念臺覆之在位兮，苦梟羊之當路。內灼怛兮以知傳兮，復何知其所覩。乃指王而鬱悠兮，將奪之乎國祜。永寂寂以何言兮，將求其吾祖。』

律體　律體有兩義：一曰聲調和諧，二曰偶對整齊。此與古體雜體之最大

識別也。

律詩　唐代律詩爲沈佺期宋之問等，改進齊梁詩體而成。與律賦、駢儷、四六、聯語、連珠等美文，同爲中國文章之特殊體製。外國文章，均不能與媲美。故雖至今新詩勃興之日，彼因音樂思想等幫助，仍不能損其毫末。由古體至律體之過渡，其變化甚繁，容於專論沈宋律詩與李白杜甫時詳敍。茲所言者，爲五七言八句之定式。

五言律詩。沈佺期詩曰：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
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七言律詩。韋莊謁巫山廟曰：

亂猿啼處訪高唐，路入煙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似哭襄王。
朝朝暮暮陽臺下，爲雨爲雲楚國亡。
惆悵廟前無限柳，春來空鬬畫眉長！

絕句　絕句乃按着律詩法則之一種五七言短詩。文體明辨曰：『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絕之爲言截也，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二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此就圖式言，雖尙不謬，惟與歷史事實不符。蓋唐律詩未成立以前已有五七言四句短詩。且不言玉臺新詠載古絕句，卽齊謝朓玉階怨，梁簡文帝夜夜曲，梁范雲別詩，陳何遜相送等，有名之作。其格調雖與唐絕句無異。惟平仄未調，黏法未定，究非唐絕句可比。唐絕句平仄之細密，待敘李白高適等再論及之。茲舉一般五七言之

例。

五言絕句　陳子昂贈喬侍御曰：

漢庭榮巧宦，　靈閣薄遼功。

可憐驄馬使，　白首爲誰雄！

此乃五言絕句正格。尙有拗體，如駱賓王易水送別用平聲寒韻曰：

此地別燕丹，　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　今日水猶寒。

又若孟浩然春曉曰：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七言絕句　從六朝樂府出。梁沈約春日白紵曲，陳江總怨詩，北齊魏收挾瑟歌，自是近於絕句格調，而齊湯惠休落思引，梁蕭子顯春別，則爲三句押韻，更

似絕句，然在七言未發達之時，尙不能多見。至隋則有無名氏作品曰：

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人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此詩黏法嚴整，宛然唐調。王維『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乃完全脫胎於此。至唐聲律調整，平仄穩順，始確立七言絕句法則。其正格如李白早發白帝城曰：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其偏格如高適別董大云：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七言絕句押仄韻極少。惟第一句不押韻名蹈落，乃一般所許可。例如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證之，詩曰：

獨在異鄉爲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徧插茱萸少一人。

此句中第一句客字名蹈落。此外尙有拗體，如王維送元二使西安曰：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七言絕句爲唐詩精華，所以合管絃歌唱。前引李白清平調三首，自是有名。此外旗亭畫壁故事，紀載歌妓所唱王昌齡高適王之煥詩，皆七言絕句。亦稱傑作。集異記碧鷄漫志均載：「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煥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之煥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之煥詩。之煥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昌

齡出塞曰：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渡陰山。

又長信秋詞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

高適詩已引在前，王之渙涼州詞曰：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排律　排律亦稱長律。是律詩引申一種體裁。以整對偶，粘平仄，布置有序，首尾貫通爲要。平仄是四句一粘，雖排至百韻亦可。但大抵是十六韻二句，或八韻十六句。

五言排律是唐代科場取進士之制。以一、二爲起聯，三、四爲頜聯五、六爲頸聯，七、八爲腹聯，九、十爲後聯。如尚有意思，可以此聯補足二句或四句。末二句名尾聯。無論六韵、八韵、十二韵，其法則皆同。用情、景、事，將起結、鋪敍、轉折、展拓、精心結構，總以無頭重尾大之病爲妙。茲舉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一詩爲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水紅。
鄉國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七言排律唐作家甚多。如杜甫王維李頎白居易等是也。白居易且有百韵長篇。茲舉狂吟七言十四韵爲例。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
但恐人間爲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
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愛四鄰。
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漾抑淨無塵。
香山閣客一千夜，梓澤連遊十六春。
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
藥停有喜閒銷疾，金盡無憂醉亡貧。
補綻衣裳媿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
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
洛堰魚鱗供取定，游邨早熟饋爭新。
詞章一人傳千古，壽命天教過七旬。
檢點一生僥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雜體　雜體詩既非如古體法則，亦不如律體格調。即有同者，亦非詩之正統。蓋詩以言情爲主，注重作者一人之個性表現。有獨立超逸之概，可以振天地而感人神。而雜體則大都爲聯句、諧謔、鬼怪等，已失詩之本性。在歷史上有此，固不能不敍。且其體甚繁，以作者考察，中國雜體詩有五十餘種之多，且皆富詩心與詩形者。若口訣與學術韵語且不計。玆舉數體爲例。

聯句　聯句有謂起自漢武帝柏梁臺與羣臣唱和者。此爲僞作，固不值一哂。然而唐之太宗與高宗等與羣臣聯句，及詩人互相聯句。均有每人一句或數句，尙有言志與辭采之風。如韓孟元白聯句，實不能斷其非詩。而女道士魚玄機集亦載聯句，且多婉縟旖旎之句。聯句在詩人唱和，彼此藝術精者；可以增進技能，且能驗才思之遲速。故此體終不能廢。惟無詩才而强聯句，則自尋苦悶。聯句有五言七言之別，間亦有雜言者。

五言聯句。　五言聯句，如李白與高霽秦權輿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曰：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白 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舜 積雪曜陰壑，飛流歎陽崖。權輿 青瑩玉樹色，縹緲羽人家。白

又杜甫李之芳崔彧夏夜李尙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曰：

愛客尙書貴，之官宅相賢。甫 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 翟表郎官瑞，鳧香令宰仙。彧 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 數語攲紗帽，高文擲彩箋。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彧 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 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悽然。之芳

七言聯句。 七言聯句比五言爲少。茲以顏眞卿皇甫曾李萼陸羽晝七言重聯句爲例。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
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眞卿
詩書宛似陪康樂，步長還同宴永和。

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甫曾
萬井更深空寂寞，千方霧起隱嵯峨。
熒熒遠火分漁浦，歷歷寒枝露鳥窠。尊
漢朝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
只自傾心慙煦濡，何曾將口恨蹉跎？羽
獨賞謝吟山照耀，共知殷歎樹婆娑。
業觳苦嫌雲路隔，袖衣長向雪峯何？晝

雜言聯句。 嚴維與鮑防等二字至九字詩聯句云：

東西。鮑防 步月尋溪。嚴維 鳥已宿，猿又啼。鄭槩 狂流礙石，迸筍穿溪。成用
望望人煙遠，行行蘿徑迷。探題只應盡墨，持贈更欲封泥。陳元初 松下
流時何歲月？雲中出處屢攀躋。張叔政 乘輿不知山路遠近，緣情莫問
日過高低。賈弇 靜聽林下潺潺足湍瀨，厭問城中喧喧多鼓鼙。周頌

諧謔　諧謔本出於文藝之樂觀興會，各代皆有。而唐代詩中，尤爲繁多。茲舉數則，以見一斑。如睿宗戲題畫雖有認爲詩者，實則韵語爾。然亦頗具詩之形式分五言七言雜言。

五言諧謔　此體可觀長孫無忌與歐陽詢互嘲。相傳無忌見詢姿形麼陋嘲之。詢答以詩，太宗聞之，笑曰：『詢此嘲曾不畏皇后耶？』無忌皇后兄也。

聳膊成山字，　埋肩不出頭。
誰家麟角上，　畫此一獼猴。無忌
索頭連背暖！　漫襠畏肚寒。
只因心渾渾，　所以面團團。詢

七言諧謔　賀知章答朝士爲七言。朝士以賀知章吳越人，戲云：『南金復生中土。』知章賦詩云；

鈒鏤銀盤盛蛤蜊，　鏡湖蓴菜乳如絲，

鄉思曲近來佳此味，　遮渠不道是吳兒。

雜言諸諢　唐代詩雜言頗多。中宗朝優人迴波詞曰：

迴波爾時栲栳，　怕婦也是大好。
外邊只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

相傳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互唱迴波詞，有優人唱此。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奇異　奇異詩統神仙鬼怪等言。大都爲文人寄託言情之作，亦可見其風尙。五·七言均有，例如。

五言　吳興神女贈謝府君云：

玉釵空中墮，　金釧色已歇。
獨泣謝春風，　秋陽傷明月。

七言　吳彩鸞歌曰：

若能相伴陳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
自有繡襦并甲帳，瑤臺不怕雪霜寒。

貳　初唐

凡一代開國詩風，莫不與前代末葉相因。漢魏六朝如是，唐初亦不外此。由高祖至睿宗約百餘年，以齊梁爲向背。可別爲貞觀詩學與武后詩學。

貞觀詩學

貞觀詩學，有二特點：一，太宗提倡風雅；二，上官儀六對說。

太宗提倡風雅

太宗爲秦王，即開文學館，召虞世南房玄齡等十八人爲學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論典籍，雜以文詠。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詩、文、草、隸，卓越前古。至於天才秀發，沈麗高朗，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況其對於齊梁文學，有絕對愛好。故在當時齊梁宮體極盛。虞世南諫諍太宗不作宮體，太宗自未聽納。而世南本人作品，亦

不脫宮體之風。太宗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其提倡風雅，可於帝京篇見之。雖云『用咸英之曲，變爛熳之音。』實則宮體氣味仍醲。以蓋世英武之人有此詩藝，得非風氣使然？

帝京篇　帝京篇十首五言古體，其自序曰：『予以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至於秦皇周穆漢武魏明，峻宇雕牆，窮侈極麗。徵稅殫於宇宙，轍迹徧於天下；九州無以稱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覆亡顛沛，不亦宜乎？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熳之音；求之人情，不爲難矣。故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於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溼，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於中和，不係之於淫放。故溝洫可悅，何必江海之濱乎？麟閣可翫，何必兩陵之間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豐鎬可遊，何必瑤池之上乎？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恥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爾。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遙接漢，飛觀

迴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啟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仍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岸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於茲乃忘倦。

鳴笳臨樂館，眺聽歡芳節。急管韻朱絃，清歌凝白雪。彩鳳肅來儀，玄鶴紛成列。去茲鄭衛聲，雅音方可悅。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橋形通漢上，峯勢接雲危。煙霞交隱映，花鳥自參差。何如肆轍跡，萬里賞瑤池。

飛蓋去芳園，蘭橈遊翠渚。萍間日彩亂，荷處香風舉。桂楫滿中川，弦歌振長嶼。豈必汾河曲，方爲歡宴所。

落日雙闕昏，回輿九重暮。長煙散初碧，皎月澄輕素。搴幌翫琴書，開軒

引雲霧。斜漢耿層閣，淸風搖玉樹。

歡樂難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雲罍，蘭殽陳綺席。千鍾合堯禹，百獸諧金石。得志重寸陰，忘懷輕尺璧。

建章歡賞夕，二八盡妖妍。羅綺昭陽殿，芬芳玳瑁筵。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無勞上懸圃，即此對神仙。

以茲遊觀極，悠然獨長想。披卷覽前蹤，撫躬尋旣往。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愼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

他若春日玄武門宴羣臣，亦重聲律偶對，自是齊梁餘風，搖蕩詩壇。其詩曰：

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駐輦華林側，高宴柏梁前。紫庭文珮滿，丹墀袞紱連。九夷簉瑤席，五狄列瓊筵。娛賓歌湛露，廣樂奏鈞天。淸尊浮綠醑，雅曲韵朱弦。粵余君萬國，還慙撫八埏。庶幾保貞固，虛己厲求賢。

至於芳蘭詠燭春池柳賦簾等，皆富麗纖綿。而且當時匪僅太宗如是，即其后亦然。觀文德皇后春遊曲可知也。

春遊曲　太宗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隨左驍衛將軍晟之女。武德九年，立爲皇后。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尙禮法，常采古婦人事作女則一篇，今存詩春遊曲一首曰：

上苑桃花朝日明，蘭閨豔妾動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
花中來去看舞蝶，樹上長短聽啼鶯。
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

虞世南怨歌行　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文章婉縟，見稱於僕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祕書郎，十年不徙。入唐爲秦府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太宗踐祚，歷弘文館學士，祕書監。太宗稱其德行，忠眞，博學，文詞，書翰爲五絕，有詩一卷，其

怨歌行曰：紫殿秋風冷，雕甍落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疎恨轉深。香銷翠羽帳，弦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

世南尙有在隋所作奉和至壽春應令及應詔嘲司花女，皆不外宮體流風。他若楊師道闕題，初宵看婚，亦此流亞。

上官儀六對說、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貞觀初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私宴未嘗不預，高宗即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郎中，同東西臺三品。其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名「上官體。」其所以至此，蓋精六對之說。溯自永明講聲偶，惟聲未必盡諧，偶未必全工。雖講雕琢，猶有天機。至唐初作詩尙律體，聲偶較齊梁爲精。此可就上官儀六對與劉勰文心麗辭四對見之。

六對與四對比較　文心四對爲：

一　言對爲易，——雙比空辭；如

修容乎禮園，
翱翔乎書圃。

二　事對爲難，——並舉人驗；如

毛嬙障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三　反對爲上，——理殊趣合；如

鍾儀出而楚奏，
莊舄顯而越吟。

四　正對爲劣，——事異義同；如

高祖想枌榆，

光武思白水。

至於六對說則見李淑詩苑類格。有正名對，同類對等，如：

一 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

二 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

三 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

四 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

五 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

六 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因此。知。六。對。較。四。對。齊。梁。詞。位。爲。精。即較齊梁爲進步。律詩之成，與有力焉。

昭儀尚有八對較六對更精。

上官體詩 此體可以上官儀及婉兒詩爲代表。官儀安德山池宴集曰：

上路抵平津，後堂羅薦陳。綺交開泖賞，麗席展芳辰。密樹風煙積，迴塘

荷芰新，雨霽虹橋晚，花落鳳臺春。翠鈒低舞席，文杏散歌塵。方惜流觴滿，文鳥已城闉。

又王昭君曰：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緘書待還使，淚盡白雲天。

又詠畫障曰：

芳晨麗日桃花浦，珠簾翠帳鳳凰樓。蔡女菱歌移錦纜，燕姬春望上瓊鈎。新妝漏影浮輕扇，冶袖飄香入淺流。未減行雨荊臺下，自比凌波洛浦遊。

婉兒乃昭儀之孫，惟至武后時始有名。然其詩，與乃祖同壹風格。存詩三十二篇。其綵書怨曰：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

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

又駕幸三會寺應制曰：

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臺遺老識，殘簡聖皇求。駐蹕懷千古，開襟望九州。四山緣塞合，二水夾城流。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獻酬。太平詞藻盛，長願紀鴻休。

武后詩學

武后時之詩學，有保守與革新二派：保守派以王楊盧駱四傑爲主；革新派以陳子昂爲主。武后原爲高宗后，幷州文水人，荊州都督士彠之女，永徽六年立爲皇后。中宗卽位，稱皇太后，臨朝，尋自稱皇帝，改國號周，自名曰曌。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諡則天順聖皇后。亦好文學，存詩四十六篇，頗多樂章。然亦有謂后之詩文，多元萬頃崔融等爲之。然代作者，諒必以后之情志爲主，如早春夜宴曰：

『九春開上節，千門敞夜扉。蘭燈吐新燄，桂魄朗圓輝。送酒惟須滿，流杯不用稀。務使霞漿興，方乘汎洛歸。』又從駕幸少林寺曰：『覩先妃營建之所，倍切煢衿，逾悽遠慕，聊題卽事，用述悲懷：『陪鑾遊禁苑，侍賞出蘭闈。雲偃攢峯蓋，霞低插浪旂，日宮疏澗戶，月殿啟巖扉。金輻轉金地，香閣曳香衣。鐸吟輕吹發，幡搖薄霧霏。昔遇焚芝火，山紅連野飛。花臺無半影，蓮塔有全輝。實賴能仁力，攸資善世威。慈緣興福緒，於此罄歸依。風枝不可靜，泣血竟何追。』又樂苑謂如意娘商調曲，唐則天皇后所作，其詞曰：『看朱成碧思紛紛，鳥鷦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是武后確又能詩，惟不及太宗規模之大耳。

保守派　此派以王楊盧駱四傑。化五言小詩成七言長篇最有名。惟保守齊梁風格，人多詬病。然其獨到之處，杜甫能知之。其論詩絕句曰：『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次則沈宋律詩亦最有名。其次則以張若虛與劉希夷化舊樂府五言爲七言有名。茲先述四傑。

四傑　四傑之名，蓋起於是時。爲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武后時人。楊炯聞時人以四傑稱之，乃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之孫。勃好讀書，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有詩二卷。其五言詩如三月曲水宴得煙字云：

彭澤官初去，河陽賦始傳。因園歸舊國，詩酒間長筵。列室窺丹洞，分樓瞰紫煙。縈回亘津渡，出沒控郊鄽。鳳琴調上客，龍轡儼羣仙。松石偏宜古，藤羅不記年。重簷交密樹，複磴擁危泉。扶石晞南嶺，乘沙眇北川。傳巖來築處，磻溪入釣前。日斜眞趣遠，幽思夢涼蟬。

此詩自是有五言長篇之趨勢。又如臨高臺云：

臨高臺，高臺迢遞絕浮埃。瑤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佳氣鬱葱葱。

紫閣丹樓紛照耀，璧房錦殿相玲瓏。東彌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隧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窗雕綺龍。錦衾夜不襞，羅帳晝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爲君安寶髻，蛾眉罷花叢。塵間狹路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飛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娼家少婦不須嚬，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此則人多視爲七言長篇。又採蓮曲云：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鳧雁飛。桂櫂蘭橈下長浦，羅裙玉腕輕搖櫓。葉嶼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今已暮，採蓮花，今渠那必盡娼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重疊？葉翠本羞眉，花

紅強如頰。佳人不在茲，悵望別離時。牽花憐共蒂，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物從華滋。不惜西津交佩解，還羞北海雁書遲。採蓮歌有節，採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値裴回江上月。裴回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豐茸？共問寒江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

是爲長篇雜言。他若秋夜長，江南弄，落花落等篇，皆有名之作。

楊炯　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善屬文。有盈川集三十卷詩一卷。其奉和上元酺宴應詔曰：

『甲乙遇災年，周隋送上弦。妖星六丈出，沴氣七重懸。赤縣空無主，蒼生欲問天。龜龍開寶命，雲火昭靈慶。萬物覩眞人，千秋逢聖政。祖宗玄澤遠，文武休光盛。大號域中平，皇威天下驚。參辰昭文物，宇宙浹聲名。漢后三章令，周王五伐兵。匈奴窮地角，本自遠正朔。驕子起天街，由來虧禮樂。一衣掃風雨，再戰夷屯剝。清明日月旦，蕭索煙雲渙，寒暑旣平

分，陰陽復貞觀。惟神諧妙物，乃聖符幽贊。下武發禎祥，平階慶會昌。金泥封日觀，璧水匝明堂。業盛勳華德，興包天地皇。孝思義罔極，易禮光前式。天煥三辰輝，靈書五雲色。敬時窮發斂，卜代盈千億。五緯聚華軒，重光入望園。公卿論至道，天子拜昌言。雷解初開本，星空即便元。瑤臺涼景薦，銀闕秋陰遍。百戲騁魚龍，千門壯宮殿。深仁洽蠻貊，愷樂同賓縣。宣室召羣臣，明庭禮百神。仰德還符日，霑恩更似春。襄城非牧豎，楚國有巴人。」

是五言之最長篇。又巫峽一篇云：

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重巖窅不極，疊障凌蒼蒼。絕壁橫天險，莓苔爛鏽享。人夜分明見，無風波浪狂。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傷？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呂梁。美人今何在？靈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

其他西陵峽和旻上人傷果禪師和劉長史答十九兄亦長扁。惟有附言者：

四傑雖長於古體長篇，而於律詩亦間作。特不及古體之長，如楊有所思曰：

賤妾留南楚， 征夫向北燕。
三秋方一日， 少別比千年。
不掩嚬紅縷， 無能數綠錢。
想思明月夜， 迢遞白雲天。

其餘如梅花落，戰城南途小等，皆可見楊之才思。

盧照鄰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有詩二卷。其五言詩多長篇如結客少年場行曰：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財雄。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鬪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

馬上翁？

至詠史，失羣雁，赤谷安禪師塔，三月曲水宴得尊字，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等亦然。若夫七言長篇，以長安古意爲佳。詩曰：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栖。隱隱朱城

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淸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衢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卽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駱賓王　駱乃義烏人，七歲能文，有詩三卷。妙於五言詩。如贈王子問，疇昔篇皆五言長篇。其七言長篇如從軍中行路難代女道士王雲妃贈道士李榮，皆極結構之能事！而且最深於神仙家思想。與其他三傑不同者也。而最爲人稱者，

則爲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曰：

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關恨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雁應過洛水瀍。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堪道，此日空牀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艸。流風回雪儻便娟，驥子魚文實可憐。擲果河南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前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誡勗。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沈沈落日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棲。抱膝當窗看夕兔，側耳空房聽曉鷄。舞蝶臨

階祇自舞，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蛾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回文欲贈君，劍壁層峯自糺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間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疎棠，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四傑外若武三思仙鶴篇，薛曜舞馬篇，喬知之定情篇，蘇味道贈封御史入臺，李嶠早發苦竹館及汾陰行，均有名長篇。

沈宋律詩　新唐書文苑傳謂沈宋浮切不差，而號律詩。蓋指沈佺期宋之問而言也。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建安訖永明，詩體屢變，至徐庾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漸近律體，及沈宋更加闡揚，如錦繡成文。語云：『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宋

之問虢州弘農人。弱冠知名。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俄授雒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預修三教珠英。後坐附張易之，左遷瀧州參軍。武三思用事，起爲鴻臚丞景龍中再拜考功員外郎中。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首膺其選。轉越州長史。睿宗卽位，徙欽州，尋賜死。敍沈宋律詩。不能不求古詩與律詩之比較。求古詩與律詩之比較，不能不求古詩與律詩之過渡。此何爲而然耶，蓋文章變遷，由舊體至新體，中間必有過渡。如周四言詩之前，必有遠古謳謠。楚騷之前，必有楚狂接輿歌及孺子滄浪歌。五言古詩之前，必有戚夫人春歌，李延年歌，楊惲田歌，漢武郊祀歌。七言古詩之前，必有項羽垓下歌，漢高大風歌，張衡四愁詩。然此各體皆古詩，其變遷尚不大。若古體至律體，其間變遷繁雜，究以何體爲過渡耶，自然是永明體。夫自陸機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以後詩遂有聲律采藻之修潤，而以永明爲最重聲。故自陸機經永明徐庾至沈宋間，皆爲古律過渡，茲析述之。

古體與律體過渡　古體在律體未成之前期，不講平仄偶對。至律體以後之古體，則有平仄偶對，特不如律體嚴格爾。其中心，在音部變化。溯古律詩，自三言至七言，其變化頗雜。

古詩　古詩只重句調與韵協，不重平仄。

三言　三言多變化，有二部音。譬如：

㈠春欲盡

㈡日遲遲

㈢壯丹畫

四言　四言少變化，僅二部音，譬如：

㈠關關雎鳩

㈡在河之洲

五言　五言多變化，有三部音。譬如：

㈠青青河畔草
㈡綿綿思遠道

六言　六言亦少變化，有三部音。譬如：

㈠寘之河之干兮
㈡河水清且漣漪

七言　七言更多變化，有四部音。譬如：

㈠力拔山兮氣蓋世
㈡時不利兮騅不逝

律詩　律詩既重句調與韵協，復重平仄。

五言　五言律有平起與仄起兩式。茲舉平起式爲例。

仄平仄仄平——協　巫山十二峯，
平仄仄平平——協　皆在碧雲中。

平仄平平仄——句　迴合雲藏月，

平平仄仄平——協　霜微雨帶風。

仄平平仄仄——句　猿聲寒過澗，

平仄仄平平——協　樹色暮連空。

平仄平平仄——句　愁向高唐去，

平平仄仄平——協　清秋見楚宮。

七言　七言律有平起與仄起兩式。茲舉仄起式爲例。

平仄仄平仄仄平——協　明到衡山與洞庭，

仄平平仄仄平平——協　若爲秋月聽猿聲。

仄平平仄平平仄——句　愁看北渚三湘遠，

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惡說南風五雨輕。

平仄仄平平仄仄——句　青草瘴時過夏口，

仄平平仄仄平平——協　白頭浪裏出溢城。

仄平平仄平平仄——何　長沙不久留才子，

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賈誼何須弔屈平。

此可以古駢與四六作比證。古駢不甚重格律，如晉陸士衡連珠五十首皆一格式。張平子四愁詩亦然。而四六則有後之格律。例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六	四四	六六	四六	六四
	四	六	四四	六六	四六	六四
	短排		長排			

他若唐人律賦為極高美文藝。八韻四平四仄，用法一平一仄，次序不俱定。明清變為五平三仄，而且必拘定次序。然則古詩不論平仄偶對，與古賦古駢同也。

由此再回顧永明體之詮釋為何？則可以明古律之過渡也。南史陸厥傳曰：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數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又南史陸厥傳『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永明所流行者，有『四聲』『雙疊』之說。

（四聲）　四聲在古已有。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伐者爲客之伐是長言，伐者爲主之伐是短言。』顧氏音論以長言卽平上去，短言卽入。惟此不淸，在秦以前如此。段玉裁謂古音無去。但韓信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其次衣食二字皆去聲。南京讀肉爲月，北平亦然，又學讀爲效。是先

上　去
平　入

秦以上有長短言，惟不如後世平上去入之嚴別。四聲之分，結果成爲韻書。韻書最早，在晉魏時，李登作聲類。隋書經籍志謂有十卷。淸代馬國翰玉函

山房輯逸書，輯六朝三唐人引用之言，以成本。惟不能得其系統。隋書文學傳潘徽傳：『李登聲類，始判清濁，才分宮商。』魏晉以來以五聲命字爲宮、商、角、徵、羽，卽後稱平上去入。五音自永明時起。沈約答陸厥書『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纍萬。』徐景安樂書謂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此說非是。因上下平分爲二部，是由於字多。非內有分別。五音卽陰陽之說，亦卽清濁之說。如范慰宗分清濁。沈約分陰陽。其證如後：

（一）陰

（二）陽

清——張　方　道　書

濁——長　房　銅　殳

（雙疊）　雙疊名雖後起，事實早有。蓋發音部位相同爲雙聲，收聲部位相同爲疊韻。卽子音相同者爲雙聲，母音相同者爲疊韻。如參差爲雙聲，窈窕

爲疊韻。

又南史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答「玄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蓋玄護同爲匣紐，磝碻同爲曉韻也。

夫聲起於陸機文賦。其言曰：『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辭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顚。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其次范蔚宗後漢書自敍『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雖有會此者，不從根本中來也。』世說新語亦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其次則謝朓王融沈約之聲律說大昌，謝王早死，沈年至七十餘。故沈最有名，其結果分二種：一爲分別平側，二爲雙疊定律。宋書謝靈運傳及文心雕龍聲律篇，皆有『浮聲』『切響』之說。宋人詩話謂浮切即清濁，此說全非。鍾嶸詩品敍反對曰：『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

濁通流，口吻調和，斯爲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鄒叔子五音論，阮芸臺擘經詩集文韻說，謂一、清濁。沈約五言詩不能證。二、古陰陽胡爲陰讀，洪爲陽讀，平常陰陽是淸濁之代語。三、浮卽平聲，切卽側聲。至此知新唐書文苑傳謂『沈宋浮切不差，而號律詩，』卽平側不差之意也。宋書謝靈運論謂：

㈠子建函京之作，——

從軍度函谷　驅馬過西京

㈡仲宣霸岸之篇；——

南登霸陵岸　回首望長安

㈢子荆零雨之章，——

晨風飄岐路　零雨被秋草

㈣正長朔風之句；——

朔風動秋艸　邊馬有歸心

皆重平側。江文通尙古調，不重平側。可以雜擬詩三十首證之。梁武帝問周捨『何謂四聲？』捨答『天子聖哲。』鍾嶸極反對四聲八病之說，謂『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其作詩品列沈約於中品，以其不重聲調也。劉勰文心雕龍有聲律篇。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亦重音韻。北魏常景四聲讚：則稱『四聲發彩八體含章。』蓋沈約答北魏甄琛書稱八病爲八體。

（八病）　八病之說，指聲病而言。日本人遍照金剛於唐代留學中國。作有文鏡祕府論釋八病最詳。其書有唐鈔本。淸揚守敬留日，得此鈔還。所謂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是也。前四者關於四聲，此從消極說。如改正則爲平側相應，卽成律詩。後四者則關於雙疊。文鏡秘府論所引有沈約王斌劉滔元兢等說，蓋梁時有力之證。

八病均以五言詩說明。

一　平頭　第一字與第六字，第二字與第七不得用同聲字，（不拘平上去入，尤以第二字與第七字同聲是最大之病。）例如：

芳時淑氣清

提壺臺上傾

二　上尾　第五字與第十字不得同聲。例如：

西北有高樓

上與浮雲齊

三　蜂腰　同一句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例如：

開君愛我甘

竊獨自雕飾

四　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例如：

新裂齊紈素（去聲）　皎潔如霜雪

裁爲合歡扇（去聲）　團團似明月

五　大韻　凡在第十字押韻時，在前九字中，不得用與押韻同韻字。例如：

紫翮拂花樹　黃鸝（與枝同韻）開六枝

誰知遲暮節　悲吟（與心同韻）傷寸心

六　小韻　此爲不犯韻脚之韻，乃言在字中兩次用其他同韻之字。但原來疊字使用爲例外。如：

褰簾出戶望（與漾同韻）　霜花朝漾（韻脚）日

夜中（與躬同韻）無與語　獨寤撫躬（韻脚）難

七　旁紐　凡在一句中不得用與某字爲雙聲之其他字。例如：

一　魚游見風月　獸走畏傷蹄

二　元生愛皓月　阮氏願淸風

三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此中魚與月，獸與傷，元與月，阮與願，佳與殊，皆互相隔字而爲雙聲。

八　正紐　在一句或十字中不得用異聲同音字。例如：

一　我本漢家子　來嫁單于庭

二　心中肝如割　腸裏氣便燋

三　曠野莽茫茫

此中家與嫁是同音之平去聲。莽與茫是同音之上平聲。

由上所述，對於文心雕龍聲律篇之上列各句可以解釋：

「㈠夫聲有飛沈，響有雙疊。㈡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隔句而必睽。㈢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若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速，此其爲病，亦文家之遲也。」

㈠聲有飛沈——雙聲隔字而每舛

田父亦知禮　寓賓延上坐——雙聲

㈡響有雙疊——疊韻雜句而必睽——疊韻

薄帷見明月　淸風吹我襟

㈢沈則響發而斷　飛則聲颺不還——平側定律

（詩歌）平平平側側

側側側平平

（麗辭）平平側側

側側平平

轆轤交往——平側周期

逆鱗相比——排列次序

卽陸機文賦「達變識次」，一變卽轆轤交往，次卽逆鱗相比。如詩一週

期。

爲：

（詩歌）平平平側側
側側側平平
側側平平側
平平側側平

（麗辭）南都石黛，最發雙蛾；
北地燕脂，偏開兩靨。

又周弘讓

江南煌熱，橘柚冬青；
渭北沍寒，楊榆晚葉。

自齊梁至隋，雖講四聲，惟格律不嚴。如庾信山詠懷曰：

「蕭條亭障遠，　悽愴風塵多。

關門臨白狄， 城影入黃河。』

又如：

『搖落秋爲氣， 悽涼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 哭壞杞梁城。』

至於隋薛道衡昔昔鹽曰：

垂柳覆金堤， 蘼蕪葉復齊。
水溢芙蓉沼， 花飛桃李蹊。

以上所舉詩皆爲古律過渡作品，而眞正律體，至沈宋始成立。新唐書杜甫傳論：『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揚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如沈佺期雜詩曰：

聞道黃龍戍， 頻年不解兵。
可憐閨裏月， 長在漢家營。

少婦今春意，　良人昨夜情。
誰能將旗鼓？　一爲取龍城！

律詩格調成立後，與當時絕句及考試律詩均有密切關係。絕句以四句爲一週期，五七律詩增至八句，分爲二週期。至於當時試律更增至十二句，則成爲三週期矣。然而律詩函義有二：一爲聲調諧和，二爲偶對整齊。至於沈宋律詩，多可觀者。今略舉數首，以見創格。

沈佺期律詩　沈詩較宋爲多，如長門怨曰：

月皎風泠泠，　長門次掖庭。
玉階聞墜葉，　羅幌見飛螢。
清露凝珠綴，　流塵下翠屏。
妾心君未察，　愁歎劇繁星。

又七夕曰：

秋近雁行稀，天高鵲夜飛。
妝成應懶織，今夕渡河歸。
月皎宜穿線，風輕得曝衣。
來時不可覺，神驗有光輝。

又隴頭水曰：

隴水飛落葉，隴雁度寒天。
愁見三秋水，分爲四地泉。
西流入羌郡，東下向秦川。
征客重回首，肝腸空自憐。

又關山月云：

漢月生遼海，朣朧出半暉。
合昏玄菟郡，中夜自登圍。

暈落關山迥，　光含霜霰微。
將軍聽曉角，　戰馬欲南歸。

以上皆五言律，又其七言律，則有古意呈補闕喬知之曰：

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謂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黃。

又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曰：

天長地闊嶺頭分，　去國離家見白雲。
洛浦風光何所似，　崇山瘴癘不堪聞。
南浮漲海人何處？　北望衡陽雁幾羣。
兩地江山萬餘里，　何時重謁聖明君！

又守歲應制曰：

南渡輕水解渭橋，東方樹色超招搖。
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獻詩用明朝。
殿上燈人爭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
宜將歲酒調神藥，聖祚千春萬國朝。

宋之問律詩

之問有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言絕等。五言律如江南曲曰：

妾在越城南，離居不自堪。
採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
懶結茱萸帶，愁安玳瑁簪。
待君消瘦盡，日暮碧江潭。

又送杜審言曰：

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
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別路追孫楚，維舟弔屈平。
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

七言律如三陽宮傳宴應制得幽字曰：

離宮祕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
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
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
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

又餞中書侍郎來濟曰：

曖曖去塵昏灞岸，飛飛輕蓋指河梁。
雲峯衣結千重葉，雪岫花開幾樹粧。

深悲黃鶴孤舟遠，獨對青山別路長。
卻將分手霑襟淚，還用持添離席觴。

又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曰：

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
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粧本姓秦。
妬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
蕩舟為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寂頻。

至其五言律，如謁二妃廟曰

還以金屋貴，留茲寶席尊。
江鳧嘯風雨，山鬼泣朝昏。

又在荊州重赴嶺南云：

夢澤三秋日，蒼梧一片雲。

還將鵷鷺羽，　重入鷫鸘羣。

若其七言絕，則如送司馬道士遊天台曰：

羽客笙歌此地違，　離筵數處白雲飛。
蓬萊閣下長相憶，　桐柏山頭去不歸。

又奉和春日玩雪應制曰：

北闕彤雲掩曙霞，　東風吹雪舞山家。
瓊章定少千人和，　銀樹長芳六出花。

張劉樂府　張若虛與劉希夷皆在四傑沈宋之後，講究聲律翰藻。而其作品。樂府，多有律句。此與古樂府不同。且皆化五言爲七言者。張若虛僅存春江花月夜一首，平常多不述及。春江花月夜本出於陳後主，陳有三調傳於唐有名，一爲春江花月夜，二爲玉樹後庭花，三爲堂堂，隋煬帝有二首春江花月夜，皆五言。如「莫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出，潮水帶星來。」而張若虛春江花月

夜則爲七言。詩曰：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裴回，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劉希夷七言樂府名白頭吟，亦名白頭詠，又名代悲白頭翁。相傳希夷善琵

琶，嘗爲白頭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改作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復似向讖矣！」詩未成週歲，爲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希夷，而以白頭翁之篇爲己作、至今有載此篇在之問集中者。其詩云：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去飛來落誰家？
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
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
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鵲悲。

總之此時詩風，遠追太康，近步齊梁，以聲響為貴，妍藻為工。且以小詩變為長篇，益增閎肆。由太宗至劉希夷一百五十餘家，多按轡並行於詩衢。縟繡綺靡，榮綴朝華。條垂文秀，盛極而衰。而革新一派，遂若春花放艷，滋榮長養，應運而起，以光詩壇。

革新派　此所謂革新派，亦卽復古派。蓋當武周之時，四傑沈宋偏重縟辭；無論長篇小詩，均少勁氣。陳子昂以復古為改進方法，直由四傑徐庾永明以恢復正始重風骨為止，古律皆然。

陳子昂　子昂革新以復正始之音爲方法，可於其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幷書見之。書曰：「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悲邐逶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繼，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曰：『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爲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修竹詩一首。當有知音，以傳示之。」詩曰：

龍種生南嶽，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崒，煙雨下微冥。夜聞鼯鼠叫，晝聒泉壑聲。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冷。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榮歇，此節無凋零。始願與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遂偶雲和瑟，張樂奏天庭。妙曲方千變，簫韶亦九成。信蒙雕斲美，常願事仙靈。驅馳翠虬拏，

伊鬱紫鸞笙。結交嬴臺女，唫弄昇天行。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續彩雲生。永隨衆仙逝，三山遊玉京。

子昂詩篇長者，爲感遇詩三十八首。盧臧用爲作文集敍，謂其吐棄齊梁，恢復建安。實則此詩出於阮嗣宗與劉公幹，乃正始派之流音。惟是子昂之先已有恢復正始之萌芽。山西王績（王通之弟）東皋子集與薛道衡反對，極似陶詩。惟不大盛，僅古調獨彈而已！

子昂出則詩體筆風，均有大變。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即今四川射洪縣。四川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絕大關係，無論詩歌、辭賦、詞曲、麗辭、散文，均有大家主持。如改楚辭抒情寫景之風，而爲漢賦詠物議論，則有成都司馬相如。詞則花間集多蜀人，曲則揚升菴亦擅場。麗辭、散文、則變者甚多。即子昂文集賀表用四六文，上書論議用散體，無有塗澤，可謂差知文體之用！而其詩多近體，固一古律轉關之人。子昂少以富家子，尚氣決，好弋博。後遊鄉校，乃感悔修飭。初舉進士入京，

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索價百萬。子昂顧左右，輦千緡市之，衆驚問，子昂曰：『余善此。』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入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奉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爲人知。此賤工之技，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百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名滿都下。擢進士第，武后朝爲靈臺正字，數上書言事，遷右拾遺。武攸宜北討，表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然而子昂當唐初文章承徐庾流風，駢麗穠縟，而橫制頹波，始歸雅正。盛唐李白更光大其業，後世樸茂派詩多崇之。其古詩以感遇詩修竹篇鴛鴦篇爲有名。感遇詩前五首云：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幕南起，白日隱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下孤？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市人矜智巧，於道若童蒙。傾奪相奢侈，不知身所終。曷見玄眞子？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鴛鴦篇曰：

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霜霰遶寒池。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遊翫，歲歲來追隨。鳳凰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雁來紫塞，空憶稻粱肥。烏啼倦依托，鶴鳴厭別離。豈若比雙禽，飛翻不異林。刷尾青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持爲美人贈，

勗此故交心。

子昂作古詩，固然是恢復到正始。然而作律詩雖用沈宋等所研格律，特其風骨亦高。如度荆門望楚曰：

遙遙去巫峽，　望望下章臺。
巴國山川盡，　荆門煙霧開。
城離蒼野外，　樹斷白雲隈。
今日狂歌客，　誰知入楚來。

又同王員外雨後登開元寺南樓因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曰：

梵鐘經行罷，　香林坐人禪。
巖庭交雜樹，　石瀨寫鳴泉。
水月心方寂，　雲霞思獨玄。
寧知人世裏，　疲病得攀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官中書舍人。出爲洪州都督，後以張說薦爲集賢院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淸王士禎謂「唐五古詩凡數變自陳拾遺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而張曲江實爲之繼。」其感遇曰：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幽林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沈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魚游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羽，薨薨亦何爲？有生豈不化，所敢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歧。

總觀子昂，自是有意復到正始之風，與四傑對壘。是以在當時自成一派，莊嚴詩壇。而發揚光大，則有待於盛唐李白矣。

叁　盛唐

盛唐可得言者有四：一爲盛唐特色，二爲開元詩人，三爲李杜比較，四爲天寶詩人。

盛唐特色

盛唐不惟文學最盛，而國力亦以此時爲極盛。然亦可說此時極衰。從貞觀以後，天下休兵，民間豐富，各國來朝，故爲極盛。惟至開元天寶時，安史之亂，正炎熾薰天，已兆衰象。文學發達，非極盛時，卽極衰時。盛時可以漢武帝時辭賦證之，衰時可以五代令詞證之。由極盛到極衰時，令詩人悲詠難堪，開元天寶卽其明驗。是以此時特色，約有四端：一曰律體大盛，二曰各極所長，三曰題材繁富，四曰學古涂廣。

律體大盛　自初唐沈宋成律詩以來，於詩衢上與古體並轡。自然已開詩國康莊，可以任人馳騁。然而至盛唐，則有以律詩試進士，使促成之機緣更多，自然光焰萬丈矣！唐試進士，在高宗永隆三年初試策雜文（銘、箴、表）武周二年始試律賦。直至開元七年，遂試律詩。蓋文苑英華載王維清如玉臺冰乃律詩，全唐詩載王維十九歲應京兆試作。維生於武后長安元年至十九歲爲開元七年。惟初試無定，後則有十二韻。可以開元十二年試祖詠終南山望餘雪詩證之。此爲以聲偶文試進士之標準。而詩人發達之原因，亦以此爲最。此雖以利祿動機，應試者有所爲而爲，不及宋人作詩動機之純淨。惟律詩昌盛原因，未有較此更重要者。且觀開元天寶兩榜進士名單，即可究其緜來矣。

開元中進士兼詩人　此時計有：

張子容　李　昂　王冷然　劉慎虛　王　灣　崔　顥　祖　詠

儲光羲　崔國輔　盧　象　綦毋潛　王昌齡　常　建　陶　翰

王維　賀蘭進明　薛據　劉長卿　閻防　梁肅　李華

蕭穎士　鄒象先　李頎　張謂　薛維翰　萬楚　葛萬

丁仙芝　顏眞卿　諸人

天寶中進士兼詩人　此時計有：

岑參　張謂　楊貴　包何　包佶　李嘉佑　錢起

鮑防　張繼　元結　郎士元　皇甫冉　皇甫曾　劉灣

諸人

由上表可看出二點：一、進士中固多大詩人，如王維李頎儲光羲崔顥錢起等。各人之律詩均多作者，與沈宋較爲高明。二、從表外去思索，則與王維齊名而又爲王所佩服之孟浩然，幷未見之。至世人共盛稱之詩仙李白與詩聖杜甫，均榜上無名。李白雖功名心淡，超然不羣。而杜甫則屢試不第，而律詩絕倫。於此可見科舉雖可以開通風氣，亦只能舉庸才。凡傑出之士，決不舍其個性而自找獨

立之興趣。是以可斷定考試能得庸才，而不能得儁才。然無考試以促成，則庸才亦不可得。是以二者，固未可偏廢。而盛唐之盛。亦藉此益形發達。

各極所長　各極所長，於何證之？此可以兩點，而得其底蘊：一曰發展個性，如王維李白杜甫各人之個性不同。造就不同；而其表現之風格，亦各異。王之綺麗，李之遠粵，杜之典雅，均各標其長。故作詩品藻者無從一一總評。二曰詩體不同。在初唐時，多重五古七律。前者如陳子昂，後者如沈宋。至此時則各體發皇，論五古，李白爲當時大家。儲光羲亦堪匹敵。

五古　李白繼陳子昂而起，學建安曹劉與阮嗣宗作五言古風五十餘首，可謂偉大矣！茲錄四首以概其餘。古風曰：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起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徵。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羣

才屬休朋，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淸，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螮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皆陰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沈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羣才。收兵金鑄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藥物祕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

山，舉首望仙眞。羽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尙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至於儲光羲五古，如雜詩二首曰：

渾朴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採薇。虎豹對我蹲，鸑鷟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爲君駕，雲霓爲君衣。西游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秋風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寞掩圭蓽，夢寐遊蓬萊。琪樹遠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吹簫管，素女飄颻來。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好雲陽臺。

又野田黃雀行曰：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蒿裏，爭食復爭飛。窮老一穎舍，衆多

桑樹稀。無棗猶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斜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

又樵父詞曰：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採薪，爨室私自知。詰朝礪斧尋，視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迎暄臥茅茨。清澗日濯足，喬木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又漁父詞曰：

澤魚好鳴水，溪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鉤。亂荇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沈浮。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州。非爲徇形役，所樂在行休。

至於王維五古亦多佳篇，如隴西行曰：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

斷無煙。

又從軍行曰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盡繫名王頸，歸來獻天子。

又贈祖三詠曰：

蟰蛸掛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闃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穎，去年歸舊山。結友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日長想思。

又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曰：

夜靜羣動息，時聞隔林犬。卻憶山中時，人家澗西遠。羨君明發去，采蕨輕軒冕。

其他五言名家頗多，茲不縷述。

七古　七古與歌行，仍以太白爲第一。李頎岑參高適輩，亦此中能手。白於七古中多雜言，然皆風骨遒邁。如將進酒曰：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鼎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如遠別離云：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

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再如蜀道難曰: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囘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囘川。萬鶴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冰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又如春日行曰：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盈。佳人當窗弄白日，弦將手語彈鳴爭。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蹙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飄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其次李頎七言，近代王壬秋亦極稱讚。佳者頗多，茲取三篇。行路難曰：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賓客塡街復滿坐，片言出口生輝光。世人逐勢爭奔走，瀝膽隳肝惟恐後。當時一顧登靑雲，自謂生死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苔絕知己。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爲鄰。魯連所以蹈東海，古往今來稱達人。

又放歌行答從弟墨卿曰：

小來好文恥學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沾寸祿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賦詩不及宴，長楸走馬誰相數？斂迹俛眉心自甘，高歌擊節聲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空歌漢代蕭相國，肯事霍家馮子都。徒爾當年聲籍籍，濫作詞林兩京客。故人斗酒安陵橋，黃鳥春風洛陽陌。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

長江歸海時。別離短景何蕭索？佳句相思能閒作。舉頭遙望魯陽山，木葉紛紛向人落。

又綬歌行曰：

小來記身攀貴游，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沈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强，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淸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寮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狂俠非。

其次岑參七古，如白雪歌送判官歸京曰：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

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又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曰：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遙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又敷水歌送竇漸入京曰：

羅敷昔時秦氏女，千載無人空處所。昔時流水至今流，萬事皆逐東流去。此水東流無盡期，水聲還似舊來時。岸花仍自羞紅臉，隄柳猶能學

翠眉。春去秋來不相待，水中月色長不改。羅敷養蠶空耳聞，使君五馬今何在？九月霜天水正寒，故人西去度征鞍。水底鯉魚幸無數，願君別後垂尺素。

又喜韓樽相過曰：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桃花點地紅斑斑，有酒留君且莫還。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

此外如燉煌太守後庭歌，太白胡僧歌，衞節度赤驃馬歌，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鋋歌，裴將軍宅蘆管歌，均頗富盛名。

五律　盛唐除五七古外，近體擅長者更多。如孟浩然王維之五律，均其特色。孟浩然五律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曰：

八月湖水平，　涵虛混太淸。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
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

又與諸子登峴山曰：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又歲暮歸南山曰：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　松月夜窗虛。

又過故人莊曰：

故人具雞黍，　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　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　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月，　還來就菊花。

其次王維五律，如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讌應制曰：

侍從有鄒枚，　瓊筵就水開。
言陪陌梁宴，　新從建章來。
對酒山河滿，　移舟草樹迴。
天文同麗日，　駐景惜行杯。

又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曰：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
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
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
嚴城時未啟，前路擁笙歌。

又早朝曰：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
城烏睥睨曉，宮井轆轤聲。
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
仍聞遺方士，東海訪蓬瀛。

至於岑參五律，如寄左省杜拾遺曰：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者稀。
又酬崔十三侍御登玉疊山思故園見寄曰：
玉疊天晴望，諸峯盡覺低。
故園江樹北，斜日嶺雲西。
曠野看人小，長空共鳥齊。
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躋。
至儲光羲五律，亦多可觀者。如洛陽東門送別曰：
東城別故人，臘月遲芳辰。
不惜孤舟去，其如兩地春。
花明洛陽苑，水綠小平津。
是日不相見，鶯鶯徒自新。

又泊江潭貽馬校書曰：

明月掛靑天，遙遙如目前。
故人舊書閣，卻望似雲邊。
水宿倚漁父，歌聲好采蓮。
采蓮江上曲，今夕為君傳。

其他如漢陽即事，題虬上人房均佳。

七律　七律以李頎王維崔顥為最著，李頎七律，如送魏萬之京曰：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
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
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又宿瑩公禪房聞梵曰：

花容仙梵遠微微，　月隱高城鐘漏稀。
夜動霜林驚落葉，　曉聞天籟發清機。
蕭條已入寒空靜，　颯沓仍隨秋雨飛。
始覺浮生無住著，　頓令心地欲皈依。

其次王維七律，如輞川積雨曰：

積雨空林煙火遲，　蒸藜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囀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　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　海鷗何事更相疑。

又敕賜百官櫻桃曰：

芙蓉闕下會千官，　紫禁朱櫻出上闌。
纔是寢園春薦後，　非關御苑鳥銜殘。

歸鞍競帶靑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又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曰：

絳幘雞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

又出塞曰：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山野火燒。
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其次如王昌齡萬歲樓曰：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
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
猿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
誰堪登望雲煙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他若九日登高，夏月花萼樓，酺宴應制，皆其名篇。

五絕　五絕以王維裴迪等爲最著名。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恰，於五絕尤易見之。如送別云：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又臨高臺送黎拾遺曰：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

日暮飛鳥還，　行人去不息。

又崔興宗寫眞詠曰：

畫估年少時，　如今君已老。
今時新識人，　知君舊時好。

其次裴迪五絕以輞川集二十首爲最佳。如孟城坳曰：

結廬古城下，　時登古城上。
古城非疇昔，　今人自來往。

又華子岡曰：

落月松風起，　還家草露晞。
雲光侵履跡，　山翠拂人衣。

七絕　七絕以李白王昌齡王之渙高適等爲著。李白七絕多可歌者。如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皆七絕。上皇西巡南京歌一二兩首

曰：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
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爲樓閣九天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
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王昌齡七絕最有名。前言體製時已引及一首。茲別取殿前曲二首曰：

貴人妝梳殿前催，香風吹入殿後來。
仗引笙歌大宛馬，白蓮花發照池臺。

胡郭笙歌西殿頭，梨園弟子和涼州。
新聲一段高樓月，聖主千秋樂未休。

又春宮曲，唐人絕句作殿前曲曰：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又西宮秋怨曰：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又青樓曲二首曰：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
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囘初拜侯。

至高適七絕如九曲詞曰：

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爲在疆場。
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
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
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又玉眞公主歌曰：

常言龍德本天仙，誰謂仙人每學仙？
更道元元指李日，多於王母種桃年。

仙宮仙府有眞仙，　天寶天仙秘莫傳。
爲問貢皇三百歲，　何如大道一千年。

題材繁富　初唐詩人，承齊梁陳隋餘風；所取題材，大都爲閨情怨什。到盛唐則極爲廣闊，情景與事理備具，山水、田園、玄理、時事，莫不藻耀於詩國矣。

山水詩　王楊沈宋以五律言情，孟浩然則以描寫山水景緻。如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曰：「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又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曰：「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予意在耕鑿，因君問土宜。」皆描寫入微。而王維亦長於此體，如冬日遊覽曰：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靑山橫蒼林，赤日團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雞鳴咸陽市，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又青谿曰: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暎葭葦。我心素已閑,淸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田園詩 田園詩以儲光羲爲大家。如田家卽事曰: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又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茲錄其一首曰: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燋。田家惜功力,把鋤來東皐。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譊。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又行次田家澳梁作曰：

田家俯長道，邀我避炎氛。當暑日方晝，高天無片雲。桑間禾黍氣，柳下牛羊羣。野雀棲空屋，晨昏不復聞。前登澳梁坂，極望溫泉分。逆旅方三舍，西山猶未曛。

玄理詩　李白李頎之歌行，每多參入玄理。且有夾雜神仙家言，而不用律調。如李白笑歌行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弦，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一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几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寧武子，朱買臣，扣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其他悲歌行東

山吟等，均含玄理。李頎詩如謁張果先生送王道士還山，亦談玄理者。

邊塞詩　邊塞詩以高適岑參等爲最。高適詩如送渾將軍出塞曰：

將軍族貴兵且强，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衞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千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盡軍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明。意氣能取萬里去，辛勤制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朝望旌旄夕刁斗。塞下應少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借問所從誰？擊劍酣歌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又塞下曲曰：

結束浮雲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倚將軍雄。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青海陣雲匝，黑山兵氣衝。戰酣太白

高，戰罷旌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又塞上曰：

東出盧龍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萬里，漢兵猶備胡。邊塵漲北溟，虜騎正南驅。轉鬥豈長策，和親非遠圖。惟惜李將軍，按節出皇都。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倚劍欲誰語，關河空鬱紆。

至岑參邊塞詩，如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曰：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峯萬嶺雪崔嵬。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交河城邊飛鳥絕，輪臺路上馬蹄滑。晻靄寒氛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雪中何以贈君別？惟有青青松竹枝。

又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曰：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又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曰：

火山六月應更熱，赤亭道口行人絕。

知君慣度祈連城，豈能愁見輪臺月。

脫鞍暫入酒家壚，送君萬里西擊胡。

功成祇向馬上取，眞是英雄一丈夫！

其他如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與獨孤漸道別長句，等篇，皆極有名。

時事詩　時事詩以杜甫爲最精。杜與李白在天寶間齊名，時稱李杜。自元

稹白居易即讚其詩，元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有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白曰：『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雖未知李集復古大成之功，與杜開革新局面不同。然而知杜實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爲。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如兵車行曰：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闌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從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其他若麗人行潼關吏新婚別等，均可見當時史事。

學古塗廣　初唐時詩人，多學永明體，而以謝朓沈約任昉爲其理想。此固由學文最後之目的，固重創造。而最初總不能離模仿，尤以重視師承之古詩人爲多。其詩出於各家，每有淵源可尋。如九流之出於六藝，固秩然不紊者也。故由初唐至盛唐，如李白古風出於建安曹劉與阮籍。至其山水詩，則學謝朓。若夫蜀道難遠別離，則學鮑照行路難。

陶詩在齊梁位置不高，至盛唐儲光羲極推重之。陶詩入文選僅八首，自是不合太康派之興趣耳。盛唐詩人受陶之影響者甚多，而以儲爲最顯著。

鮑照在永嘉時不甚著名，故有人惜其「才秀人微，取湮當代。」然其行路難至盛唐時，無人不學矣。

至於杜工部則於古大詩人，無所不學。其摹雅製以定習，課精思以馭篇；眞能學超古人，得詩之奧妙者矣！其古詩北征寫喪亂，乃學蔡文姬悲憤。而詠懷與三吏三別，多得力於曹操薤露歌與苦寒行。其五律秦州雜詩，則從庾子山感懷

詩出。此外對於曹王劉阮，陶謝陰何，徐庾沈宋，王楊盧駱，均有關係。

總觀盛唐，自建安正始太康永嘉永明初唐以來，皆有私淑。劉勰文心通變篇所謂：『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以攝契。然後憑情以會道，負氣以適變。』盛唐人，可謂已到此境，所謂唐詩至此始算正式成立。與漢賦宋詞元曲等，同發光華於文苑。

開元詩人

開元詩人甚多，大小無慮數百。名家如儲光羲、王維、李頎、崔顥、孟浩然、王昌齡、裴迪等，前已論及外。李杜二大家，爲開元天寶間傑出之才，當別立專節比較，以見復古與開新之極致。玆所敍述者有十二：一曰明皇帝詩，二曰燕許二公，三曰吳中四士，四曰李昂，五曰常迪，六曰蕭穎士，七曰顏眞卿，八曰王翰，九曰丁仙芝，十曰盧象，十一曰開元宮人，十二曰開元道士。

明皇帝詩　帝乃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景雲元年，進封平王，立爲皇太子。英武多能。開元之際，勵精圖治，海內殷盛，旁求宏碩，講求藝文，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詩一卷。過晉陽宮曰：

緬想封唐處，實惟建國初。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虛。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沛澤，臺榭宛舊居。運革祚中否，時遷命茲符。顧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尙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豈徒勞轍迹，所期訓戎車。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長懷經綸日，歎息履庭隅。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

又行次成皐途經先聖擒建德之所緬想功業感而賦詩曰：

有隋政昏虐，羣雄已交爭。先聖按劍起，叱咤風雲生。飲馬河洛竭，作氣嵩華驚。克敵睿圖就，擒俘帝道亨。顧慚嗣寶曆，恭承天下平。幸過翦鯨地，感慕神且英。

又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曰：

眷言思共理，鑑古想維良。猗歟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既俟進，黎獻實佇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强。勉哉各祇命，知予眷萬方。

其愛民情殷，固宜爲明君矣！

燕許二公　開元中稱張說蘇頲爲『燕許大手筆。』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爲第一，授左補闕。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後爲集賢院學士，尙書左丞相，卒諡文貞。說爲人敦氣義，重然諾。喜延納後進。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謫岳州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其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應制以題坐右曰：

文明遍禹跡，鰥寡達堯心。正在親人守，能令王澤深。朝廷多秀士，鏘鍊

比精金。犀節同分命，熊軒各外臨。聖主賦新詩，穆若聽薰琴。先言教爲本，次言則是欽。三時農不奪，午夜犬無侵。願使天寓內，品物遂浮沈。寄情羣飛鶴，千里一揚音。共躡華胥夢，龔黃安足尋。

又遊洞庭湖湘云：

緬邈洞庭岫，葱蒙水霧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卽。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自縈籠，纓緌爲徽纆。靡日不思往，經時始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攀陟。銜篠入雲步，崎嶇依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滴石香乳溜，垂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詩思忘囂逼。寒沙際水平，霜樹籠煙直。空宮聞莫覩，地道窺難測。此處學金丹，何人生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職。紫氣徒想像，淸潭長眇默。霓裳若有來，覯我雲峰側。

又岳州別子均曰：

離筵非燕喜，　別酒正銷魂。

念汝猶童孺，嗟吁隔遠藩。
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
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其辭雄健，故姚鉉多稱之。與其同風格者，自然是蘇頲之宏麗。

頲字廷碩，瓌之子。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擢進士第，調烏程尉。明皇愛其文，由工部侍郎進紫微侍郎，知政事。與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襲父爵，號小許公。後罷爲益州長史，復入知吏部選事，諡文憲。頲以文章顯，與說聲望略等。其詩與說均多樂章及應制詩。如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曰：

仙蹕御層氛，高高積翠分。巖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小橫汾。

其次九月九日望蜀臺曰：

蜀王望蜀舊臺前，九月分明見一川。北料鄉關方自此，南辭城郭復依然。青松繫馬攢巖畔，黃菊留人籍道邊。自昔登臨湮滅盡，獨聞忠孝兩能傳。

其次慈恩寺二月半寓言云：

二月韶春半，三空霽景初。獻來應有受，滅盡竟無餘。化迹傳官寺，歸誠謁梵宮。殿堂花覆席，觀閣柳垂疏。共命枝間鳥，長生水上魚。問津窺彼岸，迷路得眞車。行密幽關靜，談精俗態祛。稻麻欣所遇，蓬篳愴焉如。不駐秦京陌，還題蜀郡輿。愛離方至此，迴望獨躊躇。

其次汾上驚秋曰：

北風吹北雲，萬里渡河汾。
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此外若餞尙書攝御史大夫赴朔方軍及山鷓鴣詞等篇，皆聲調響亮，情景

雙融。

吳中四士　吳中四士爲賀知章張旭張若虛包融。知章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開元中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後，轉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改授工部侍郎。俄遷祕書監。知章性放曠。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卷軸。又善草隸，人共傳寶。其古體如望人家桃李花曰：

山源夜雨度仙家，朝發東園桃李花。桃花紅兮李花白，照灼城隅復南陌。南陌青樓十二重，春風桃李爲誰容？棄置千金輕不顧，踟躕五馬謝相逢。徒言南國容華晚，遂歎西家飄落遠。的皪長奉明光殿，氛氳半入披香苑。苑中珍木元自奇，黃金作葉白銀枝。千年萬歲不凋落，還將桃李更相宜。桃李從來露井傍，成蹊結影矜豔陽。莫道春花不可樹，會持仙實薦君王。

其律詩如曉發曰：

江皋聞曙鐘，輕拽理還舸。
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
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故鄉杳無際，明發懷朋從。

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爲張顚。初仕爲常熟尉。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器，乃盡其神。時以李白歌詩，旭草書，及裴旻劍舞爲三絕。其詩多寫山水，如清溪泛舟春夜值雨是，茲取桃花谿曰：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谿何處邊？

張若虛揚州人，充州兵曹。其詩存二首，一爲春江花月夜，前已見。其二爲代

答閨夢還曰：

關塞年華早，樓臺別望違。試衫著煖氣，開鏡覓春暉。燕入窺羅幕，蜂來上畫衣。情催桃李豔，心寄管弦飛。妝洗朝相待，風花暝不歸。夢魂何處入！寂寂掩重扉。

包融　湖州人，張九齡引爲懷州司馬，遷集賢直學士，大理司直。子何佶，世稱二包，各有集，融詩今存八首。其賦得岸花臨水發曰：「笑笑傍溪花，叢叢逐岸敍。朝開川上日，夜發浦中霞。照灼如臨鏡，茅茸勝浣紗。春來武陵道，幾樹落仙家？」

李昂　昂爲開元中考功員外郎，其從軍行與賦戚夫人楚舞歌皆古體。從軍行曰：

漢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間。塞下長飄汗血馬，雲中恒閉玉門關。陰山瀚海千萬里，此日桑河凍流水。稽洛川邊胡騎來，漁陽戍裏烽煙起。長途羽檄何相望，天子按劍思北方。羽林練士拭金甲，將軍校戰

出玉堂。幽陵異域風煙改，亭障連連古今在。夜聞鴻雁南渡河，曉望旌旗北臨海。塞沙飛淅瀝，遙裔連窮磧。玄漠雲平初合陣，西山月出聞鳴鏑。城南百戰多苦辛，路傍死臥黃沙人。戎衣不脫隨霜雪，汗馬趁邅長被鐵。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劍上空流血。匈奴未滅不言家，驅逐行行邊徼賒。歸心海外見明月，別思天邊夢落花。天邊迴望何悠悠？芳樹無人渡隴頭。春雲不變陽關雪，桑葉先知胡地秋。田疇不賣盧龍策，竇憲思勒燕然石。麾兵靜北垂，此日交河湄。欲令塞上無干戚，會待單于繫頸時。

是亦善寫邊塞情景者，蓋與岑參等有同風焉。

常建　建開元中進士第。大歷中爲盱眙尉。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淪於一尉，士論悲之。其古詩如江上琴興曰：

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又湖中晚霽曰：

湖廣舟自輕，江天欲澄霽。是時清楚望，氣色猶霾曀。踟躕金霞白，波上日初麗。煙虹落鏡中，樹木生天際。杳杳涯欲辨，蒙蒙雲復閉。言乘星漢明，又覩寰瀛勢。微興從此愜，悠然不知歲。試歌滄浪清，遂覺乾坤細。豈念客衣薄，將期永投袂。遲回漁父間，一鴈聲嘹唳。

又張山人彈琴曰：

君去芳草綠，西峰彈玉琴。豈惟邱中賞，兼得清煩襟。朝從山口還，出嶺聞清音。了然雲霞氣，照見天地心。元鶴下澄空，翩翩舞松林。改弦叩商聲，又聽飛龍吟。稍覺此身妄，漸知仙事深。其將鍊金鼎，永矣投吾簪。

又夢太白西峰曰：

夢寐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峰，寥寥辭拒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閑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畫仍曛。松峰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日緩舟趣，霽心投鳥群。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又春詞二首曰：

菀菀黃柳絲，濛濛雜花垂。日高紅妝臥，倚對春光遲。寧知傍淇水，驟褭黃金羈。

翳翳陌上桑，南枝交北堂。美人金梯出，素手自提筐。非但畏蠶飢，盈盈嬌路傍。

又塞下曲四首曰：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

灰。

龍鬬雌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黃河直北千餘里，冤氣蒼茫成黑雲。

因嫁單于怨在邊，蛾眉萬古葬胡天。漢家此去三千里，青塚常無草木煙。

又西山曰：

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物象歸餘淸，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入孤霞繼。渚日連陰映，湖雲尙明霽。林昏楚色來，岸遠荆門閉。至夜轉淸迫，蕭蕭北風厲。沙邊雁鷺泊，宿處蒹葭蔽。圓月逼前浦，孤琴又搖曳。泠然夜遂深，白露霑人袂。

又張公子行曰：

日出乘釣舟，嫋嫋持釣竿。涉淇傍荷花，驄馬閑金鞍。俠客白雲中，腰間

懸轆轤。出門事嫖姚，爲君西擊胡。胡兵漢騎相馳逐，轉戰孤軍西海北。

百尺旌旗沈黑雲，邊笳落日不堪聞。

蕭穎士　穎士字茂廷，開元中對策第一，補祕書正字。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所獎目皆爲名士。其爲文與李華等喜用單筆，蓋效陳伯玉之復古。而作詩亦喜效詩經四言，如江有楓、涼雨有竹、江有歸舟、菊榮是。茲錄菊榮一篇五章之一曰：

采采者菊，芬其榮斯。紫英黃蕚，照灼丹墀。愷悌君子，佩服攸宜。王國是維，大君是毗。貽爾子孫，百祿萃之。

其餘多五言古詩，如過河濱和文學張志尹，及蒙山作，皆風骨勁爽。蓋與其文同矣。

顏眞卿　眞卿字淸臣，京兆長安人。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累官至太子太師，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

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陶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其詩有正始派風骨，最服陶淵明。有詠詩曰：

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不肯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

其餘贈裴將軍、贈釋皎然、登平望橋下作等，皆此風力。

王翰　翰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復舉超拔羣類，召爲秘書正字。其詩多古體，且以七言寫之。如飛燕篇、飲馬長城窟行、春女行、古蛾眉怨等是。春女行云：

紫臺穹跨連綠波，紅軒鈴匝垂纖羅。中有一人金作面，隔幌玲瓏遙可見。忽聞黃鳥鳴且悲，鏡邊含笑著春衣。羅袖嬋娟似無力，行指落花比容色。落花一度無再春，人生作樂須及辰。君不見楚王臺上紅顏子，今

日皆成狐兔塵，

丁仙芝　仙芝曲阿人。登開元進士第，爲餘杭尉。其詩頗綺麗，如餘杭醉歌贈吳山人曰：

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風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囘。

又江南曲五首曰：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發向橫塘口，船開値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攏船頭。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汝？
未晚已成妝，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始下芙蓉樓，言發瑯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外若長寧公主舊山池、戲贈姚侍御、京中守歲等篇，皆同一風格。

陸象　象字緯卿，汶水人。開元中由前進士補祕書郎。其雜詩二首曰：

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下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

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尊。死生在片議，窮達由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狐白溫。

又鄉試後自鞏還田家因謝鄰友見過之作曰：

雞鳴出東邑，馬倦登南巒。落日見桑柘，翳然丘中寒。鄰家多舊識，投暝來相看。且問春稅苦，兼陳行路難。園場近陰壑，草木易凋殘。峯晴雪猶積，澗深水已團。浮名知何用？歲晏不成歡。置酒共君飲，當歌聊自寬。

又駕幸溫泉曰：

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繞行

宮？干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日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重揚雄？

統觀其詩，頗多感慨。而懷念生民，實有風人之旨。

開元宮人　唐代宮人詩，自武后宮人有離別難後。開元、天寶、德宗、宣宗、僖宗、寶曆宮人均傳有作品。開元宮人袍中詩，爲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自宮人。有兵士於袍中得詩，白於帥，帥上之朝。明皇以詩徧示六宮，一宮人自稱萬死。明皇憫之，以賜得詩者曰：『朕與爾結今生緣也。』其詩曰：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

開元道士　開元中道士能詩者頗多。如司馬承禎、張氳、司馬退之、裴倏然、吳筠等是。尤以吳筠爲代表。然道士多由於不得志；或進士不第，或性喜藝術；或惡世溷濁，或遭變故。若張氳雖武后明皇，屢召不赴。外似厭世，實有不得已之苦

衷。其醉吟三首，可以見之。第二首曰：

下調無人睬，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苦爲人！

若司馬承禎、裴脩然，則忱於書畫者。若魚玄機，則遭變故者。而吳筠呂巖等，則由進士不第者。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去入嵩山爲道士。明皇聞其名，遣使徵至，待詔翰林。天寶中堅求還山。尋入會稽隱剡中，其仙遊二十四首，高士詠五十首，覽古十四首，步虛詞十首，皆偉大之作。仙遊曰：

『啟册觀往載，揺懷考今情。終古已寂寂，舉世何營營？悟彼衆仙妙，超然含至精。凝神契冲玄，化服凌太清。心同宇宙廣，體合雲霞輕。翔風吹羽蓋，慶霄拂霓旌。龍駕朝紫微，後矢保令名。豈知寰中士？軒冕矜暫榮。鸞鳳棲瑤林，鵰鶚集平楚。飲啄本殊好，翱翔終異所。吾方遺諠囂，立節慕高舉。解茲區中戀，結彼霄外侶。誰謂天路遐？感通自無阻。……』

覽古曰：

「聖人重周濟，明道欲救時。孔席不暇暖，墨突何嘗緇？興言振頹綱，將以有所維。君臣恣淫惑，風俗日凋衰。三代業遽隕，七雄遂交馳。遮物墜塗炭，區中若棼絲。秦皇燎儒術，方册靡孑遺。大漢歷五葉，斯文復崇推。乃驗經籍道，與世同屯夷。弛張固天意，設教安能持！

興亡道之運，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風，既往不復旋。三皇已散樸，五帝初尚賢。王業與霸功，浮僞日以宣。忠誠及狙詐，殽混安可甄？餘智入九霄，守愚淪重泉。永懷巢居時，感涕徒泫然。……」

步虛詞曰：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曜，逶迤升太空。七玄已高飛，火鍊生珠宮。餘慶逮天壤，平和王道融。八威清遊氣，十絕舞祥風。使我躋陽源，其來自陰功。逍遙太霞上，眞鑒靡不通。……」

高士詠楚狂接輿夫妻曰：

「接輿耽冲玄，伉儷亦眞逸。傲然辭徵聘，耕績代祿秩。鳳歌戒文宣，龍德遂隱密。一遊峨嵋上，千載保靈術。」

至其短篇若舟中夜行曰：

榜人識江路，掛席從宵征。莫辨洲渚狀，但聞風波驚。陰雲正飄颻，落月無光晶。豈不畏艱險？所憑在忠誠。何時達遙夜？佇見初月明。

若夫過大門山懷友及登北固山望海等皆有淸新風格。

李杜比較

敍李杜比較，別爲四端；一曰總敍，二曰李白，三曰杜甫，四曰綜括。

總敍　唐代爲中國文學之黃金時代，唐詩爲中國文章精華，李杜復爲唐詩之代表作家，固宜詳爲比論。惟李杜之詩，精深博大，欲比較而識其眞相，談何

容易，甚以自來講文學史乘與文學品藻者，均難免有出入，約有下述二點：一爲根據地理環境，一爲根據思想。

其據地理者：以杜生河南鞏縣，住長安甚久。其詩富於寫實，乃黃河流域特色，以之代表北方。而以李代表南方，因其生於四川，流連湖北，詩富浪漫色彩，此乃長江流域特質。此爲外國人根據日本或歐洲已往文學情形而談。尤以日人爲最甚，如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極主此說。吾國文學史林中，頗多受其影響。夫以東西地理環境之不同，不能全適於中國。而以地域關係區分文學派別。祇能適於交通不便，政局不定之時。如周代詩騷，固有南北之不同。詩以代表北方，騷以代表南方。鄒魯與荊楚異風，雅樂與俗樂殊制。誠爲恰當。至秦卽不然，漢更無論矣！蓋秦漢統一，南北之觀念已滅，至於南北朝與五代亦誠有此畛域。然唐爲統一之時代，烏可以南北分哉？唐代詩人，普遍國中。江表河嶽，一例相同。其謬誤彰彰矣！

至於據思想者：平常多言李爲道家思想，杜爲儒家思想。然自周以後，謂某人思想專屬一家，不能成立。因人之生活有變動，思想即隨之而變動。如漢代賈誼鼂錯兼通儒法，南北朝及隋時庾子山由南而北，隋煬帝由北而南，皆爲明證。若謂李近於道家，不如謂李近於仙家。且其少年豪俠，有縱橫之氣。若夫杜則中年思想近於儒家。入蜀以後則贊美自然，偏於道家。故就思想言，亦難以簡單之詞斷定之。欲比較其不同，不如就其個人歷史與作品加以研究方爲適當。

李杜均不媿爲千古大詩人！不受時代及地理之影響，雖同在詩國分道揚鑣，然均不得意於當時科舉。進士榜上無兩大詩人之名。友誼雖隆，然均能去齊梁及當時風氣，而別蹊徑。出全副智力，以成至高之藝術。因其所走之路不同，故有比較之必要。大約言之：

李集復古之大成。

杜開革新之局面。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初隱岷山。益州長史蘇頲見而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飲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立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蓋即宮中行樂詞也。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永王璘都督江陵，辟爲僚佐，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會赦得還，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統觀白個人生活，知其遭遇轗軻，不能『兼善天下。』被逼至有出世思想，乃由於不忘世間苦痛所致，此與古之屈原阮籍，有相同者。

常人以李才高，可以摧毀前人體裁。惟李以天才發揮於古人形體中，格外求新路。而別具其天才之特點，爲常人所不及。自武后以來，復古之風甚熾。陳子昂張九齡孟浩然輩，均爲健將。李當此風氣之下，仍極端擁護。其所得於齊梁甚深。故杜甫贈詩曰：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凡是反對某學派有力者，必其對於某學派有精深之研討。如李白亦其一也。孟棨本事詩載李謂：『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惟李七言最勝，而四言反淺。此可以其存詩形體看之。古詩居十分之九以上，律詩不及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僅十首，而內中且有一首只六句，鳳皇臺鸚鵡洲二詩，乃學崔顥黃鶴樓詩，惟非律詩；而收古詩之唐文粹，曾收入此詩。自沈約發明聲病以後，作詩偏重外表，太白不滿意於此種趨向，而復建安古體。故曰：『自從建安來，綺麗

不足徵。』白古體之來源甚多，恐自來學古體無出其右。此固由白天才偉大，分別學古人同時，復能還古人本來面目。明代李滄溟清代王湘綺學古均宗李之風。

李學古人，可得言者有三：一曰五古，二曰七古，三曰樂府。

五古　白五古來源有二：其慷慨悲歌者出於劉楨阮籍。除前引古風五十餘首之四首爲例外，如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曰：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接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鐘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

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騄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弦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二十萬，開門納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僕臥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

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山恤交道。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臺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媿君，青鳥明丹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歎，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

連雞不得通，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剪落旄頭。

又白描寫山水者，則出於謝朓。朓詩善用綠字。而白宿白鷺洲寄物江寧，與新林浦阻風寄友人，均精於綠字之用。前首如「綠水解人意，爲余西北流。」後首如「海月破圓影，菰蔣生綠池。」能不謂爲善寫景乎？

七古　白七古學鮑照，如前引蜀道難等學行路難。茲不重贅。

樂府　樂府多學魏晉，惟魏晉人作詩，多不能變化，如陶淵明阮籍祇精單筆，顏謝頗長於複筆。然不如太白之能變化。太白七古多用單筆，而五古則喜用複筆。前引贈韋太守詩，可以見一斑。其他如南都行曰：

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眞人居，萬商羅鄽闤。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統覽白詩復古，以建安爲主。自來知其最深者，以李陽冰爲獨到。其辭曰：『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倂盡。』

杜甫　甫字子美，其先襄陽人。曾祖依藝爲鞏令，因居鞏。甫天寶初進士不第。後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安祿山陷京師，肅宗卽位靈武。甫自賊中遯赴行在，拜左拾遺。以論救房琯，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亂，寓居同州同谷縣，身自負薪采梠，餔糒不給。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起。嚴武鎭成都，奏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厚。乃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縱洒嘯歌其中。武卒，甫無所依。乃之東蜀，就高適。旣至而適卒。是歲蜀帥相攻殺，蜀大擾。甫攜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亦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居耒陽，卒年五十九。其生平所經亂離，較白尤苦。然其詩與白完全不同。白以沈約庾子山初唐四傑均不佳，而推崇建安至永明之詩人。自顯有軒輊之分。而甫則以各代有各代之勝，不必拘定何代。凡爲名家，皆

推崇而無鄙視，此其論詩之態度也。惟其作詩，則重時代觀念，旣不模擬齊梁，亦不摹仿建安。由杜集中可以見其取各代之勝者。曹王劉阮，陶謝鮑顏，陰何徐庾，王揚盧駱，皆不非薄。自作詩有偶題曰：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
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淸規。』

故杜不輕詆古人，以存其勝，而自作詩，復以求新爲貴。是以又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淸辭綺麗必爲鄰，』然則杜並非全不學古人，徒以彼視之，則從來雖有名家。作品不必盡佳。故學許多名家，同時又不拘泥各家。其眞爲詩國革命家，寧有疑歟？凡成文章家，有三程序：初則學古，中則伴古，終則超古。不學古人，不能

入文境。不伴古人，不能備體制。不超古人，不能表個性。若杜之學詩，蓋深明此意者！後人學杜者雖不能完全超出，如李義山得其藩籬，黃山谷陳后山均學杜，而所得不同。山谷得其大，后山得其精。蓋自杜以後有規矩法律，由之則成文。而遺辭捶字宅句安章之變，各人不同爾。故杜詩無人不學，由於彼開革新局面也。其革新塗徑，可從後述各點見之：

（一）用字　古詩最重情景，而略於鍊字。如漢代始有名篇，魏晉始有名句，齊梁始有名字。即太白詩多爲一氣貫注，鮮事錘鍊，至子美則極重鍛鍊，有自知之明。嘗自評曰：『爲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新詩改罷自長吟。』溯詩自周漢經唐宋至現代，已成定型，非四言即五七言，尤以五七言爲甚。在此短而不易伸縮之文體上，實甚艱難。因而用字必求經濟，少字涵多誼。杜極佩服陰鏗何遜，故有『頗學陰何苦用心』之句。如何遜詩

一　薄雲巖際宿，　初月波中上。

二　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

杜則改為：

一　孤月浪中翻。

二　風急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又如別有：

一　爽攜卑溼地，聲拔洞庭闊。

二　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

三　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

四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凡字為名詞，極少變化。而形容詞與動詞，則變化頗多。杜鍊字最留心於動詞，前所舉翻、亂、懸、拔、得、傳、垂、逐、來、等字，皆用得恰當而生動。後學杜者，如賈島五言詩，「僧推月下門」與「僧敲月下門」自不能決，至衝韓愈儀仗，而韓決以

『敲』字爲多』層意。又王荊公七言詩曰：『春風又過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後決爲『春風又綠江南岸』則綠字兼包動作與色彩，兩者俱備矣。

(二)聲調　詩之聲調，本極難言。凡大詩家，皆各有聲調；如陶謝各不同，多讀自明。從齊梁聲病之說盛行後，古詩卽變爲律調。開元天寶間詩人，又生反響。惟太白尙愛作樂府詩，有三卷之多。子美不作樂府，將詩與樂府完全分離。於是古詩與律詩，各有定調。古詩有謂由周至唐之作品爲前期，而唐至現今不同律詩者爲後期。茲卽以杜前後作品及杜作品，而比較古詩與律詩。由此可以更瞭然李杜之不同，而古體與律體之分亦明矣。

甲　古體　唐古詩與律體法則不同有五點：一、句數不定；二、避去律格，三、押韻式多；四、允許換韻；五、允許通韻。研究古詩聲調者，始自王漁洋古詩平仄論及趙秋谷聲調譜。五古未定，七古結論爲：凡七古用平韻，末後三字必爲平聲，尤以第五字爲最要。如李白山中答人詩曰：

問余何事棲碧山　（孤平）
笑而不答心自閒　（孤平）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平三連）

此詩第四字均用仄聲，將押韻句第五字用平聲，仄字句第五字用仄聲。又將第四句作爲接連用三平聲。惟古詩聲調從何來？此乃初唐四傑於古詩作成平仄。開元以後有二種：一爲用平韻，如白此韻是也；二爲用仄韻，如甫哀江頭是也。至甫用平韻者，則爲丹青引。並錄以示其例。

一　用仄韻　　哀江頭曰：

少陵野老吞聲哭，　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往城北。

二 用平韻 丹青引曰：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青門。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
學書初學衞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
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先帝天馬御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

將軍晝妙蓋有神　偶逢佳士亦寫眞。
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此二調影響於韓詩及北宋諸家極大。如韓詩『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鎭嵩當中。』蘇軾詩『春江綠漲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若改第五字平聲爲仄，便成律調。是以杜雖開律體新局面，然其作詩仍多拗體。後人仍名古詩。如七言詩，李白山中答人爲例外，其餘作七絕律皆鏗鏘悅耳。而杜之絕詩。拗體居十分之九。如江南逢李龜年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聲調利諧，反爲例外，杜生平蓋以拗體爲正格，如：

黃四孃家花滿谿，　千朵萬朵壓枝低。
流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又如：

江山被花惱不徹，　無處告訴空顛狂。
走覓南鄰愛酒伴，　經旬出飲獨空牀。

又燕子曰：

孰知茅齋絕低小，　江上燕子故來頻。
啣泥點污琴書內，　更接飛蟲打著人。

又夔州曰：

「中巴之東巴東山，　江水開闢流其間。
白帝高爲三峽鎭，　瞿塘險過百牢關。」

北宋黃山谷，金元遺山，明李夢陽，均學此調。既明其古調，則律調易明瞭矣。

乙、律調　杜律可以見古體與律體變遷者，爲秦州雜詩二十首。秦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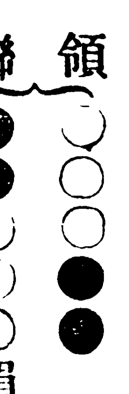
在甘肅陝西交界地，卽唐時鞏昌，杜於四十八歲時作。此爲於永明宮體，庾信詠懷，孟浩然寫山水外，別起寫時事之詩。肅宗至德二三年間，兵亂歲饑，杜由華州秦州同谷至成都之詩。如第一首曰：「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第二十首曰：「唐堯眞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幸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惟是欲見其聲調，仍以平仄譜與詩對照爲佳。先言五律，次言七律。

五律　五律雖沈宋時已盛，惟至杜時始有定式。有正格與偏格之分，仄起爲正格，平起爲偏格。其式如後：

正格

春望

起	●●○○●	國•破•山。河。在•
聯	○○●●○ 韻	城。春。草•本•深。



領聯
○○○●●
●●○○○韻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頸聯
●●○○●
○○●●○韻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尾聯
○○○●●
●●●○○韻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平聲侵韻）

此式第一句第二字用仄聲，故名仄起。第二字用平聲，名爲平起。在五言仄起爲正格，平起爲偏格；然七言與此相反，平起爲正格。仄起爲偏格。分別甚微。

偏格

起聯
○○○●●
●●●○○韻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
今上岳陽樓

頷聯 ●●○○●
　　 ○○●●○韻

頸聯 ○○○●●
　　 ●●●○○韻

尾聯 ●●○○●
　　 ○○●●○韻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平聲尤韻）

七律　七律乃唐人創體，與五言不同。第一句以押韻爲通則，此與七言絕句相同。若初唐王勃滕王閣序附詩曰：『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上聲麌韻）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平聲尤韻）』於粘法、押韻、對句等，均不合律詩規則。仍爲七言古詩。而眞正律詩，以杜詩平起及仄起兩式爲準。律詩規則，約有七條，於杜詩中均可見。一爲二四不同

二六對，二二爲粘法，三爲押韻法，四爲前聯與後聯，五爲不用相同字，六爲孤平，七爲下三連。若杜野望及蜀相，均可見其法。

正格

起聯
○○●●●○● 韻
●●○○●●○ 韻

頷聯
●●○○○●●
○○●●●○○ 韻

頸聯
○○●●○○●
●●○●●○○ 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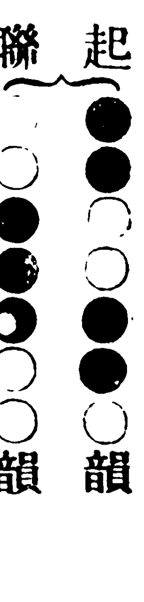
尾聯
●●○○○●●
○○●●●○○ 韻

野望

西○山○白•雪•三•年○戍•
南•浦•清○江○萬•里•橋○
海•内•風○塵○諸•弟•隔•
天○涯○涕•淚•一•身○遙○
唯○將○遲○暮•供○多○病•
未•有•涓○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
不○堪○人○事•日•蕭○條○（平聲蕭韻）

偏格

蜀相



起 ●●○○●●○韻　丞相祠堂何處尋

聯 ○○●●●○○韻　錦官城外柏森森

頷 ○○●●○○●　映階碧艸自春色

聯 ●●○○●●○韻　隔葉黃鸝空好音

頸 ●●○○○●●　三顧頻煩天下計

聯 ○○●●●○○韻　兩朝開濟老臣心

尾 ○○●●○○●　出師未捷身先死

聯 ●●○○●●○韻　長使英雄淚滿襟（平聲侵韻）

五絕　杜以絕句拗體見長與李白之以律調見長不同前已言及，取李及高適詩調，以與杜較。後言七絕亦然，惟正格取李，偏格取高。

正格　秋浦歌

起 ●●○○●　白髮三千丈

承 ○○●●○韻　緣○愁○似•個•長●

轉 ○○○●●　不○知○明○鏡•裏•

結 ●●●○○韻　何•處、得•秋○霜●（平聲陽韻）

偏格　田家春望

起 ○○○●●　出○門○無○所•見•

承 ●●●○○韻　春•色•滿•平○蕪●

轉 ●●○○●　可•歎•無○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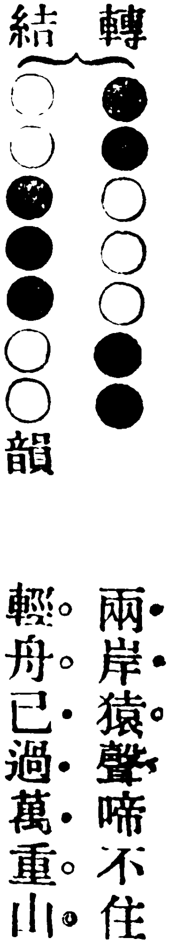
結 ○○●●○韻　高○陽○一•酒•徒●（平聲虞韻）

七絕　七絕聲調與律同，蓋僅一週期爾。茲揭正格及偏格如左：

正格　早發白帝城

起 ○○●●●○○韻　朝○辭○白•帝•彩•雲○間●

承 ●●○○●●○韻　千•里•江○陵○一•日•還●



轉　兩岸猿聲啼不住

結　輕舟已過萬重山（平聲刪韻）

偏格　別董大

起 ●●○○●●○韻　千里黃雲白日曛

承 ○○●●●○○韻　北風吹雁雪紛紛

轉 ○○●●○○●　莫愁前路無知己

結 ●●○○●●○韻　天下誰人不識君（平聲文韻）

排律　排律聲調，乃引伸律詩者，茲不贅。統觀杜律，自以週期二轉八韻爲長。惟此體一連可作多首，如秋興八首與諸將五首是也。然二轉八韻有不合律者，名爲吳體，亦卽拗體。故杜律有二種：

一　正體　茲舉秋興八首前後兩首爲例。

前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後首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綵筆昔遊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二　拗體　拗體以愁及豔顏可為代表。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冷冷非世情。

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經疲病虎縱橫。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
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
舟人漁子歌迴首，估客胡商淚滿襟。
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擲黃金。

（三）內容　杜擴大詩之內容，無論何種題材，均可入詩。平時以詩抒情寫景，杜則以敘事論理。以詩敘時事，則俾詩歷史化；以詩論義理，則俾詩散文化。前者如北征曰：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

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痛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隨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韈。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惜波濤，舊緯移曲折。天

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祅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

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後者如詠懷曰：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結語　由前以觀，可知李杜不同。爲古體詩自周至盛唐，至李結束。律體詩自盛唐至現代，以杜爲開端。蓋唐以後學李者少，學杜者多。此可於五代宋金元明清各大家作品徵之。是以謂『李集復古之大成，杜開革新之局面。』

天寶詩人

天寶詩人，以岑參高適張謂二包爲有名。而女子作詩者，如楊太眞江采蘋及天寶宮人均有可觀。釋道中能詩者亦不少，茲別叙爲十一：岑參，二高適，三二包，四張謂，五沈千運，六陶翰，七天寶宮人，八天寶名媛，九仙家詩，十釋子詩。

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少孤貧篤學。天寶三載進士第。由率府參軍，累官右補闕。論斥權佞，改起居郎。尋出爲虢州長史，復入爲太子中允。代宗總戎陝

服委以書奏之任。由庫部郎，出刺嘉州。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使罷，流寓不還，遂終於蜀。參詩辭意清切，迴拔孤秀，多出佳境。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比之吳均何遜焉。其詩除前引外，茲錄數首，以見其風格。如青山陜口泊舟懷狄侍御曰：

峽口秋水壯，沙邊且停橈。奔濤振石壁，峯勢如動搖。九月蘆花新，彌令客心焦。誰念在江島，故人滿天朝。無處豁心胸，憂來醉能銷。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彫。狄生新相知，才調凌雲霄。賦詩析造化，入幕生風飈。把筆判甲兵，戰士不敢驕。皆云梁公後，遇鼎還能調。離別倏經時，意塵殊寂寥。何當見夫子，不歎鄉關遙。

又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並爲杜元帥判官曰：

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開坼？雙崖倚天山，萬仞從地劈。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速駕畏巖傾，單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暫赤。凜凜三伏

寒，巉巉五丁迹。與時忽開關，作固或順逆。磅礴跨岷峨，巍蟠限蠻貊。星當觜參分，地處西南僻。陡覺煙景殊，杳將華夏隔。劉氏昔顚覆，公孫曾敗績。始知德不修，恃此險何益。相公總師旅，遠近罷金革。杜母來何遲，蜀人應更惜。暫回丹青慮，少用開濟策。二友華百郎，俱爲幕中客。良籌佐戎律，精理皆碩畫。高文出詩騷，奧學窮討賾。聖朝無外戶，寰宇被德澤。四海今一家，徒然劍門石。

高適

適字達夫，渤海蓚人，舉有道科，釋褐封邱尉，不得志去。遊河右，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掌書記。進左拾遺。封監察御史。潼關失守，適奔赴行在，擢諫議大夫，節度淮南李輔國譖之，左授太子少詹事。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進成都君，劍南西川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勃海縣侯，永泰二年卒，贈禮部尙書，賜曰忠。適喜功名，尙節義，年過五十，始學爲詩。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傳。開寶以來詩人之達者，惟適一人。其詩除前引外，如酬裴員外以詩代

書，及答侯少府，皆長篇。茲引行路難二首曰：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安知鷦鷯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卻笑傍人獨愁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其餘秋胡行古大梁行，均有名之作。

二包　二包乃融子，佶何是也。均天寶中進士，佶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劉宴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監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其長詩如酬于侍郎湖南見寄十四韻曰：

桂嶺千崖斷，湘流一派通。長沙今賈傳，東海舊于公。章甫經殊俗，離騷繼雅風。金閨又作字，玉匣氣成虹。翰墨時招侶，丹風夙在公。主恩留左掖，人望積南宮。巧拙偕名異，浮沈顧位同。九遷歸上略，三已契愚衷。責謝庭中吏，悲寬塞上翁。楚材欣有適，燕石愧無功。山曉重嵐外，林春苦霧中。雪花翻海鶴，波影倒江楓。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掛空。避賢方有日，非敢愛微躬。

他若觀壁畫九想圖曰：

一世榮枯無異同，百年哀樂又歸空。
夜闌鳥鵲相爭處，林下眞僧在定中。

皆聲調諧和，辭采秀發。

何字幼嗣佶兒。登天寶進士第。同閻伯均宿道士觀有述曰：

南國佳人去不迴，洛陽才子更須媒。綺琴白雪無心弄，羅幌淸風到曉

開。冉冉修篁依戶牖，迢迢列宿映樓臺。縱令奔月成仙去，且作行雲如夢來。

又江上田家曰：

『近海川原薄，人家本自稀。黍苗期臘酒，霜葉是寒衣。市井誰相識，漁樵夜始歸。不須騎馬問，恐畏狎鷗飛。

其風格幾與佶相同。

張謂　謂字正言，河南人，天寶二年登進士第。乾元中爲尙書郎。大曆間官至禮部侍郎，三典貢舉。其詩如登金陵臨江驛樓曰：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王梁。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然江浦上，憶作捕魚郎。

餘如別韋郎中，春園家宴，西亭子言懷，同諸公遊雲公禪寺，均同一風格。

沈千運　元結選篋中集，以沈千運爲冠。千運吳興人，家於汝北。爲詩力矯

時習，一歸雅正。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徵明元季川，皆其同調也。篋中集編於乾元三年，而于運諸人多已先卒。蓋其詩並作於開元天寶之間矣。杜甫詩嘗稱豐城客子王季友。又曰：『孟子論文更不疑。』──指孟雲卿。又有贈張十山人彪。李白亦有詩贈于逖。蓋篋中集諸人，多與李杜往還，其詩格尤卓然不同。杜甫於李白猶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而獨推服雲卿。蓋開元天寶間，篋中集詩，別爲一派。不爲風氣所囿。惜所傳詩不甚多耳。故特舉沈千運詩，以見一斑。

感懷弟妹

今日春氣暖，東風杏花折。筋力久不如，卻羨澗中石。神仙杳難準，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迹。豈知林園主，卻是林園客。兄弟可存半，空爲亡者惜。冥冥無再期，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疏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惟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平生茲已矣，此外盡非適。

贈史修文

故人阻千里，會面非別期。握手於此地，當歡反成悲。念離宛猶昨，俄已經數期。疇昔皆少年，別來鬢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曩游盡騫翥，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別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洟。

陶翰

陶翰以冰壺賦詩得名，官禮部員外郎。其燕歌行曰：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氣多。出身爲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灞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劍委塵匣，空門垂雀羅。玉簪還趙女，寶瑟付齊娥。昔日不爲樂，時哉今奈何？

又南楚懷古曰：

南國久蕪漫，我來空鬱陶。君看章華宮，處處生黃蒿。但見陵與谷，豈知賢與豪？精魂托古木，寶玉捐江皐。倚棹下晴景，迴舟隨晚濤。碧雲暮寥

落，湖上秋天高。往事那堪問，此心徒自勞。獨餘湘水上，千載聞離騷。

天寶宮人　天寶宮人有題洛苑梧葉上詩曰：

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

蓋天寶末，洛苑宮娥題詩梧葉，隨御溝流出。顧況見之，亦題詩葉上，汎於波中。後十餘日，於葉上又得詩一首，後聞於朝，遂得遺出。又題曰：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天寶名媛，天寶名媛以林氏爲首。林氏濟南人，隰城丞薛元暖妻也。元暖早卒。林博涉五經，有母儀令德。訓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姪據摠播，竝登進士第，衣冠榮之。詩一首，爲送男彥輔左貶曰：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相仍。謫宦今何在？衡寃猶未勝。天涯分越徼，驛騎速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

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仙家詩　此時仙人詩，以趙惠宗有名。惠宗硤州人，通曉法籙，天寶末忽積薪自焚，坐火中誦度人經。火既燼，其下草猶綠。得遺簡，有詩二首曰：

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爲神，元氣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爲灰土，神爲仙居。衆垢將畢，萬事永除。

吾駕時馬，日月爲衞。洞耀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僞道養形，眞道養神。懋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釋子詩　此時釋子以靈一爲首。靈一姓吳氏，廣陵人，居餘杭直豐寺，禪誦之暇，輒賦詩歌，與朱放、張繼、皇甫曾諸人爲塵外友，酬皇甫冉西陵見寄曰：

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州。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又項王廟曰：

細想咸陽事可嗟，楚歌哀怨思無涯。八千子弟歸何處，萬里鴻溝屬漢家。弓斷陣前爭日月，血流垓下定龍蛇。拔山力盡烏江水，今日悠悠空浪花。

綜覽盛唐詩人，各色俱備。宜乎文藝家讚美矣！

肆　中唐

開元天寶之際，爲唐詩極盛時代。極盛以後，頗難爲繼。此時詩之境界氣象，漸由闊大變爲纖細，漸由雄壯變爲秀麗。惟變化雖甚複雜，大指可別爲四：一曰大歷詩風。二曰元和詩學，三曰長慶詩學，四曰韓白綜敍。

大歷詩風

大歷時爲盛唐中唐之分水界。此時杜甫未死，而錢起劉長卿亦爲開元時人。然錢劉不入盛唐，杜甫不入中唐，均因從錢劉以後詩風，與前不同。既由偉大變爲高秀，而所學不出於王維諸人。再上至小謝而止。矧此時律體較前更發達，如錢劉律詩，與李益七絕，均負盛名。惟細別之，仍應分韋劉與十子。

韋劉　韋應物與劉長卿詩皆長於五言，在當時及後代多稱賞者。茲先述

韋應物。

韋應物　應物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衞郎事明皇。晚更折節讀書。永泰中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大歷十四年自鄠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久之調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應物性高潔，所至焚香掃地而坐。唯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客。與之酬唱。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潛，稱陶韋。實則其辭采秀發出於謝。四庫提要謂其出於諸謝，實則出於小謝。只就用字言，小謝喜常用綠字。如『春草秋更綠。』『霜剪江南綠。』韋亦善用綠字。韋詩二百餘首，用綠字至四五十。

五古　韋五古極爲當時劉太眞所推重。宋葛立方，蘇東坡亦稱之。如擬古曰：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

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柱徒貞白。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游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蘊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又雜體五首曰：

沈沈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嘆息。

古宅集袄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鸇，飽肉不肯飛。既乘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負肉食

恩，何異城上鴟。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豔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旣昭亭，鳳鳥亦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豈存？

又慈恩伽藍淸會曰：

素爻俱薄世，屢招淸景賞。鳴鐘悟音聞，宿昔心已往。重門相洞達，高宇亦遐朗。嵐嶺曉城分，淸陰夏條長。氤氛芳臺馥，蕭散竹池廣。平荷隨波泛，迴飈激林響。蔬食遵道侶，泊懷遺滯想。何彼塵昏人，區區在天壤。

又扈亭西陂燕賞曰

杲杲朝陽時，悠悠清陂望。嘉樹始氤氳，春遊方浩蕩。況逢文翰侶，愛此孤舟漾。綠野際遙波，橫雲分疊嶂。公堂日爲倦，幽禁自茲曠。有酒今滿盈，願君盡宏量。

又京師叛亂寄諸弟曰：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總之：韋詩秀發，蓋有如此。

劉長卿　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南鄂兵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邑尉。會有爲之辯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以詩馳聲。上元寶應

間，權得輿常謂爲五言長城。皇甫湜亦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其見重如此。如聽彈琴曰：

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又江中對月曰：

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裏。
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

又喜李翰自越至曰：

南浮滄海上，萬里到吳臺。
久別長相憶，孤舟何處來。
春風吹客醉，江月向人開。
羨爾無羈束，沙鷗獨不猜。

又獄中見壁畫佛曰：

不謂銜寃處，而能覿大悲。
獨棲叢棘下，還見雨花時。
地狹青蓮小，城高白日遲。
幸親方便力，猶畏毒龍欺。

又陪元侍御遊支硎山寺曰：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閑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羣峰爭向背。峰峰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此皆其五言也。至其七言，如送盧侍御赴河北曰：

謫居爲別信傷情，何事從戎獨遠行。千里按圖收故地，三春罷戰及春耕。江天渺渺鴻初去，漳水悠悠草欲生。莫學仲連逃海上，田單空愧叔

聊城。

又送靈澈上人還越中曰：

禪客無心錫杖還，沃州深處草堂閑。身隨敝屨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那堪別後長相憶，雲木蒼蒼但閉關。

至送耿拾遺歸上都、尋龍井楊老、長沙過賈誼宅、獄中聞收東京有赦、溫湯客舍等篇，均七言佳篇。

十子　大歷十子有四說：一、新唐書文藝傳盧傳，爲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二、江鄰幾雜志爲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則有十一人；三、嚴羽滄浪詩話不列十子姓名，別舉冷朝陽一人；四、管世銘讀雪山房詩鈔，則爲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司空曙韓翃盧綸李端李益。此四說中，前三說自是憑其主觀以

舉。或以詩風相同而言。然如崔峒苗發耿湋之詩，今存者少。後說則以尙有詩存者而言。其所舉十子中詩，各個均頗可觀。蓋其個性表現雖不强烈，而風格大同小異。不能如盛唐李杜各有千古不拔之風。然俱聲調鏗鏘，顏色鮮美。除劉長卿已別敍外，茲略舉各家詩，以見概要。

錢起　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登進士第，官祕書省校書郎。終尙書考功郎中。大歷中與韓翃李端輩號十才子。詩格新奇，理致淸贍。如鋤藥詠曰：

蒔藥穿林復在巘，濃香秀色深能淺。雲氣垂來裛露偏，松陰占處知春晚。拂曙殘鶯百囀催，縈泉帶石幾花開。不隨飛鳥緣枝去，如笑幽人出谷來。對之不覺忘疎嬾，廢卷荷鋤嫌日短。豈無萱草樹堦墀，惜爾幽芳世所遺。但使芝蘭出蕭艾，不辭手足皆胼胝。寧學陶潛空嗜酒，頹齡捨此事東菑。

又歸義寺題震上人壁曰：

入谷逢雨化，香緣引幽步。招提饒泉石，萬轉同一趣。向背森碧峯，淺深羅古樹。堯皇未登極，此地曾隱霧。祕讖得神謀，因高思虎踞。太陽忽臨照，物象俄光煦。梵王宮始開，長者金先布。白水入禪境，碭山道覺路。往往無心雲，猶起潛龍處。仍開七祖後，佛子繼調御。溪鳥投慧燈，山蟬抱甘露。不作解纓客，寧知捨筏喻。身世已悟空，歸途復何去？

是其五古，頗富出世思想。又寄謝舍人昆季曰：

萬點瑤臺雪，飛來錦帳前。
瓊枝應比淨，鶴髮敢爭先。
散影成花月，流光透竹煙。
今朝謝家興，幾處郢歌傳。

又秋夕與梁鍠文宴云：

客到衡門下，林香芳蕙時。

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
秋日翻荷影，晴光脆柳絲。
留歡美清夜，寧覺曉鐘遲。

其五律之秀發，往往如此。故在當時，極有聲譽。再舉一首，以見其五律幾可與劉長卿比。送陸贄擢第還蘇州曰：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
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
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
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

題蕭丞小池曰：

鶯鳴蕙草綠，朝與情人期。
林沼忘言處，鴛鴻養翮時。

春泉滋藥暖， 晴日度花遲。
此會無辭醉， 良辰難再追。

至其七律，則以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爲佳，詩曰：

西日橫山含碧空， 東方吐月滿禪宮。
朝瞻雙頂青冥上， 夜宿諸天色界中。
石潭倒映蓮花水， 塔院空聞松栢風。
萬里故人能尙爾， 知君觀聽我心同。

又同王銷起居程浩侍郎韓翃舍人題安國寺用上人院曰：

慧眼沙門眞遠公， 經行宴坐有儒風。
香緣不絕簪裾會， 禪想寧妨藻思通。
曙後罏煙生不滅， 晴來堦色並歸空。
狂夫入室無餘事， 唯與天花一笑同。

外傳有江行無題一百首。或作錢珝詩，茲不錄。取梨花曰：

豔靜如籠月，香寒未逐風。
桃花徒照地，終被笑妖紅。

又傷秋曰：

歲去人頭白，秋來樹葉黃。
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

此五絕也。至於七絕有送張參及第還家曰：

太學三年聞琢玉，東堂一舉早成名。
借問還家何處好？玉人含笑下機迎。

統觀起詩以律體爲精，實可爲十子之領袖。此時一般人皆趨向於小詩，於錢亦可見矣。

郎士元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擢進士第。寶應初選畿縣官，詔

試中書。補渭南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錢起齊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君無詩祖餞時論鄙之，故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題劉相公三湘圖曰：

昔別醉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稍辨郢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飛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涔陽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皇甫冉　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晉高士謐之後。十歲能屬文，張九齡深器重之。天寶十五載舉進士第一，授無錫尉，歷左金吾兵曹。王縉爲河南帥，表掌書記。大歷初，累遷左補闕，奉使江表。卒於家。冉詩天機獨得遠出情外。如巫山高曰：

巫峽見巴東，　迢迢出半空。
雲藏神女館，　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　寒晴樹色同。
淸猿不可聽，　偏在九秋中。

其他同李蘇州傷美人寄劉方平等，皆同此風格。

李嘉祐　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大歷中爲兗州刺史，與劉長卿冷朝陽嚴維諸人友善。爲詩麗婉，有齊梁風。高仲武云：「李嘉祐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也。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美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至於「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露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華之冠冕也。又「禪心起忍辱，梵語問多羅。」『設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出，窮思極筆，未到此也。』」韋劉所善者，顧況、皎然、嚴維、秦系、李嘉祐，在新唐書所謂十子之外，別出一派。錢郎劉李齊稱，長卿若有不屑。但其詩實劉之亞，非郎所能匹也。

司空曙　空曙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從韋皐於劍南。貞元中爲水部郎中，終虞部郎中。詩格清華，如雲陽館與韓升卿宿別曰：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
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孤燈寒照雨，溼竹晴浮煙。
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又詠古寺花曰：

共愛芳菲此樹中，千跗萬萼裏枝紅。
遲遲欲去猶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夷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翃詩多綺麗。如寒食曰：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盧綸　綸字允言。河中蒲人。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進。補闐鄉尉，累遷戶部郎中，貞元中舅韋渠表其才，驛召之會卒。其送惟良上人歸江南

曰：

落日映危檣，　歸僧向岳陽。
注瓶寒浪靜，　讀律衣船香。
苦霧沈山影，　陰霾發海光。
羣生一何負，　多病禮醫王。

至其長篇如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與送張郎中還蜀歌等，均甚綺麗。

李益　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歷四年進士，長於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如江南曲曰：

長樂花枝雨點消，　江城日暮好相邀。
春樓不閉葳蕤鎖，　綠水迴通宛轉橋。

李端　端字正己，趙郡人，大歷五年進士。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

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人詩。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賜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曰：「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夙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襞箋而獻曰：

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絃。
新開金勒教調馬，舊贈銅山許鑄錢。

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此時韋劉十子外，尙有出世詩人皎然。在當時亦有聲望，而詩風與韋劉等相上下。不能不注意也。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靈運十世孫也。居杼山文章儁麗，顏眞卿韋應物竝重之。與之酬倡，貞元中敕寫其文集，入於秘閣。如奉和顏使君眞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曰：

秋山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繕亭歷三癸，跣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

敢高致。誅榛養翹楚，鞭莫理芳穗。俯砌披水容，逼天掃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烟異。倚石忘世情，援雲得眞意。嘉林幸勿剪，禪侶欣可庇。衞沽大臣過，佐遊羣英萃。龍池護淸澈，虎節到深邃。徒想嵊頂期，於今沒遺記。

又迷夢曰：

夢中歸見西陵雪，渺渺茫茫行路絕。覺來還在剡東峰，鄉心繚繞愁夜鐘。寺北禪岡猶記得，夢歸長見山重重。

其他若戲題松樹、問鐘、送韋秀才、送廣通上人遊江西郭北尋徐主簿別業、建元寺集皇甫侍御書閣等篇，皆可見其雋麗。

元和詩學

元和詩學，是統元和略前略後一時期而言。此時詩風開前古未有局面，於

後來影響極大。分析言之如下：一孟郊、二韓愈、三柳宗元、四盧同與劉乂、五張籍與賈島、六李賀與劉棗强、七王建、九釋無可。

孟郊　孟郊乃純粹詩人，較韓愈早生十六歲。蓋孟生於天寶十載，當西元七五二年。韓生於大曆三年，當西紀七六八年。平常以韓孟並稱，此有兩點錯誤。一以年輩言，孟長於韓；二以詩風言孟較韓爲純正。而韓先於孟者。蓋孟之名聲，在當時不及韓。韓早年雖苦，惟晚景實佳。而孟則終身貧苦也。其詩有不可湮滅價値，與其窮有密切關係。由其詩中事蹟，可以見之。唐人對於中進士，非常重視。有許多詩已成名而不能中進士，往往遁入釋道。如吳筠皎然等是。孟則屢次下第，至五十歲始登金榜。然復以官位不高，僅爲溧陽尉。晚年喪子，實一窮苦孤獨之詩人！其性情與環境既如此，昂然不隨時俗作律詩。而專心於古詩之苦吟，故與當時以律詩取進士幾無關。因其窮苦而詩亦表現盡致。如移家曰：

「借車載家具，　家具少於車。」

又贈崔純亮詩曰：

『食薺腸亦苦，　強歌聲無歡。
出門卽有礙，　誰謂天地寬！』

又如秋懷詩曰：

『孤骨夜難臥，吟蟲相喞喞。老泫無涕洟，秋露爲滴瀝。去壯暫如剪，來歲紛似織。』

以上就其苦吟者而言。然其詩有時出語氣象，非常宏壯。如遊終南山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贈鄭夫子魴曰：

『天地入胸臆，　吁嗟生風雷。
文章得其微，　物象由我栽。
宋玉運大句，　李白飛狂才。
苟非聖賢心，　孰與造化賅。

勉矣鄭夫子，　驪珠今始胎。』

寫詩人之胸懷，寧有超於此者乎？此詩似與其窮愁不類，然元和詩人均有此現象。如李賀詩曰：『革補造化天無功』然則孟實創元和詩風之宗主歟？韓雖學杜，而與孟爲至友，即秋懷詩與城南聯句皆彼此驚奇鬥異，其受孟之影響實大。

惟孟詩淵源何自？後世影響何如？不可不研究也。溯孟詩內容，蓋從漢酈炎趙壹而來。在魏則有程曉爲其先路。而其辭采則從大謝來。雜以開元天寶以後之氣象。此其所以傳也。故韓作貞曜先生墓志極稱讚之。至其對於後世影響，則毀譽參半。如宋蘇東坡則詆毀之曰：

『……初如食小魚，　所得不償勞。
又似煑彭蠘，　竟日嚼空螯。
何苦將雨了？　聽此寒蟲叫！……』

金元遺山曰：「高天厚地一詩囚。」實則蘇亢雖詆毀，而孟之精神仍在。如宋宋令廣陵集五言詩學東野。謝翱晞髮集五言亦學孟。清代鄭子尹莫友芝均學孟詩，於兩家集中可見之。然而學孟最早者，當爲韓。韓有讚語曰：「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韓自喻爲雲，其從孟昭然矣。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生於大歷三年。少孤，刻苦爲學，盡通六經百家，貞元八年擢進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貶。初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時事，貶陽山令。元和中再爲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討淮西，請爲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謫刺史潮洲，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國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湊歸，轉吏部爲時宰所搆，罷爲兵部侍郎。尋復吏部，於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謚曰文。愈自比孟軻，揚雄，闢佛老異端，篤舊卹孤，好誘進後學，以之成名者甚衆。愈詩步杜後塵，有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杜主詩之變格，韓更加倍變之。雖與孟郊同學杜，

有如陸機文賦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境界。然不及孟之純粹。蓋韓之作風，如其與韋中立書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故詩至韓，與前迥異。因韓主張以筆法。摧破歷來詩法之規律。故敘事議論均能暢所欲言。此可名有韻散文。乃詩中別調。惟其學問淵博，遂有從其風者。實則其以孟軻楊雄自比，未免得其皮相。誠以孟闢楊墨，畢生不改態度。而韓則時與釋大巔往還，晚年且從神仙家而服流黃死。焉可與孟比哉？況其闢佛，未能破佛深湛之理，實乃意氣所致。儒家大師，又焉能有其位置哉？惟其學揚雄，則於文苑實受揚影響。祇觀其詩句淵源，卽昭然矣。以韓詩應特敘者有四點：

（一）以議論入詩　杜以議論入詩，卽不免正統詩人之詬病。而韓乃變本加厲。例如歸彭城云：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去歲東郡水，士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福禍各有隨。我欲進短

策，無由至彫墀。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域，屢陪商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閑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爲誰？

又若古風曰：

今日何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乃尙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二)以散文入詩　前人五七言詩有定式。五言爲上二下三，七言爲上四下三。其式如：

五言　□□□□□

大謝　池塘生春草　園柳變鳴禽

杜詩　遲迴度隴情　浩蕩及關愁

而韓則偏將上三字與下二字分節，或上一字與下四字。分開，如：

有窮者孟郊　淮之水悠悠

千以高山遮　萬以遠水接

晚唐陸龜蒙及北宋諸子，均學此調。

七言　□□□□□□□

魏武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　草木搖落玉爲霜

王　維　雲裏帝城雙鳳闕　雨中春樹萬人家

杜甫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至韓送區弘南歸詩則爲：

子去矣時若發機，落以斧引以纆徽。

又陸渾山火曰：

溺厥邑囚之崑崙，雖欲悔舌不可捫。

七言中用上三下四拗句，極爲衆多。凡此皆不尊守詩句之成規者。

(三)以辭賦入詩　漢賦自司馬相如起，極重鋪陳排比，結構詭曲。如子虛上林歷敍東、西、南、北、草、木、鳥、獸，章法錯綜。而韓之南山詩歷敍山之大概，四時變態，方隅連亘，禽獸靈奇等，與子虛上林章法相類。雖謂南山詩爲

一篇每句五字之賦，亦無不可。其詩曰：

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囿，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欲休諒不能，粗敍所經構。嘗昇崇丘望，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海浴褰鵬噣(南山大概)。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嵂崒，軟弱類含酎(音宙)。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歊(音枵)歔，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磔卓立癯瘦。參善相疊重，剛耿凌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新曦照危峨，億丈恆高袤。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突起莫聞簉。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音茂)逍遙越坤位，詆訐陷乾竇。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昆明大池北，去覲偶晴晝。綿綿窮俯視，倒

側困清漚。微瀾動水面，踴躍跳猱狖。驚呼惜玻碎，俯喜呀不仆。（南山方隅連亙之形）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隅。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勃然思坼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娥，遠賈期必售。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堛塞生怐（音寇）愗（音茂）。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嘼。（音嗅）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神物靈奇）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旋歸道回睨，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蒼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杲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崢嶸躋冢頂，倏閃雜鼯鼬。前

低劃開闊爛漫堆衆皺。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炷灸；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强勢已出，後鈍嗔䛩（音豆）譳。（音耨）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甑豆（音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氣饙餾（音分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鬜，或燻若柴槱；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

斷若姤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墻垣，巘巘駕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茲橫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

（四）以字書入詩　字書自漢代起，有四言及七言韻語。此爲司馬相如楊雄史游等治小學，編爲口訣以便記憶。而馬楊皆文學家，韓又極崇楊，亦欲以文學家而兼小學家者。其對於字書，研治甚深。且謂「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此爲韓以字入詩之原因。惟漢代字書，倉頡篇用四言已忘，不能得其眞象。凡將篇七言亦亡，無從懸想。惟史游急就篇是七言，全用名詞成句。柏梁古詩，即有學凡將急就之意。而韓詩則是有意學急就篇何法，以炫

新奇。如陸渾山火有大段學此，其詩曰：

皇甫補官古賁（音陸字本公羊傳）渾，時玄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鵠鶤。燖炰煨爊孰飛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陣齊攻闘華園，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彤幢絳旃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褌。髹其肉皮通髀臀，頹胸垤腹車掀轅。緹顏靺股豹兩鞬（音堅）霞車虹靷日轂轓。丹蕤縓蓋緋繙紑，紅帷赤幕羅脈膰。衁（音荒）池波風肉陵屯，豁呀鉅壑頗黎盆。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釂酬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電光𥖀磹頳目暖，（音喧）頊冥收威避玄根。斥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

（音樫）焚其元，天闕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涕痕，又語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寃?火行於冬古所存，我欲禁之絕其殘。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愼藏蹕，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此中『鴉鴟鵰鷹雉鵠鶤』等，全句用名詞。『燖炰煨爊孰飛昇』等，幾全句用動詞。而『彤幢絳旃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褌』則又形容詞與名詞間用。是皆韓前所未有。

惟韓詩雖奇詭者多，然亦有雅正者。惟古體較多，如古體五言落齒曰：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卽死。每一將落

時，懍懍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等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七言短燈檠歌曰：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癡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若其近體，律詩如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曰：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
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
長令奴僕知飢渴，須着賢良待性情。
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絕句若贈賈島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從此風雲得暫閑。
天恐文章渾斷絕，更生賈島着人間。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行輩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感悲惻。韓柳齊名。

韓變古，柳則學孟，同出於大謝。孟學謝而能變，柳學謝至於像。柳之山水文章有韻文及散文。詩出於謝，散文出於酈道元水經注。謝詩善於製題。如南礀中欣曰：「秋氣集南礀，獨遊亭午時。微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六朝有陶序謝題之稱。蓋謝詩題有詩意，柳子厚學謝詩甚重題。如：

一　湘口館二水所會。

二　登蒲州石磯望橫口江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

三　中夜起望西園値月上。

後宋姜夔詞序，卽有學柳製題之意。柳詩如界圍巖水簾曰：

界圍滙湘曲，靑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住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遊。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采眞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又汨羅遇風曰：

南來不作楚臣悲，　重入修門自有期。
爲報春風汨羅道，　莫將波浪枉明時！

皆情景雙融，人所素欽。又跂烏詞曰：

城上日出羣烏飛，鵶鵶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爾令爾疾。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肎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首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則與籠鷹詞放鷓鴣詞等，均寫其被放欲回之幽情。

盧仝與劉叉　與韓同時而爲韓推崇者，有盧仝與劉叉。盧號玉川先生。最佳是月蝕詩，因元和五年冬月蝕，先生作詩。大意謂天有二眼，爲蝦蟆吞一。因之

悲憤而責天上各星。融洽漢書天文志於詩。最後以春秋大義，解決日月問題。長短參差句極多，高雅通俗，兼而有之。其來源由於謠諺。在詩中爲詭曲之風格。故元遺山論盧仝詩曰：『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眞詩不入今人眼，兒輩徒教畫鬼符。』蓋其所用爲雜言，異於當時作家。月蝕詩背影，乃諷宦官。以月象徵唐太宗。以蝦蟆象徵宦寺。故其死時，在甘露之變。宰相王涯欲滅宦官。仇大良因先知而投盧。盧於月蝕詩外，五七言詩亦多。

劉叉詩存冰柱雪車二首，體裁與盧同。韓爲人作碑志，而劉叉取其金。謂諛墓所得，去不復兒。觀劉之行徑，亦奇於恆人。其詩篇詭曲，殆亦性情使然。

張籍與賈島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祝。久次遷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最重之。籍性狷直，常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雲仙雜記：『張籍

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惟此改易。」』全唐詩話載白樂天讀張籍詩集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讀籍詩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又彥周詩話：『張籍王建樂府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歲寒堂詩話『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才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詩人未必能也。』如籍少年行曰：

少年從獵出長揚，禁中新拜羽林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鬬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仇夜出城，平明還在倡樓醉。遙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爲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賈島字閬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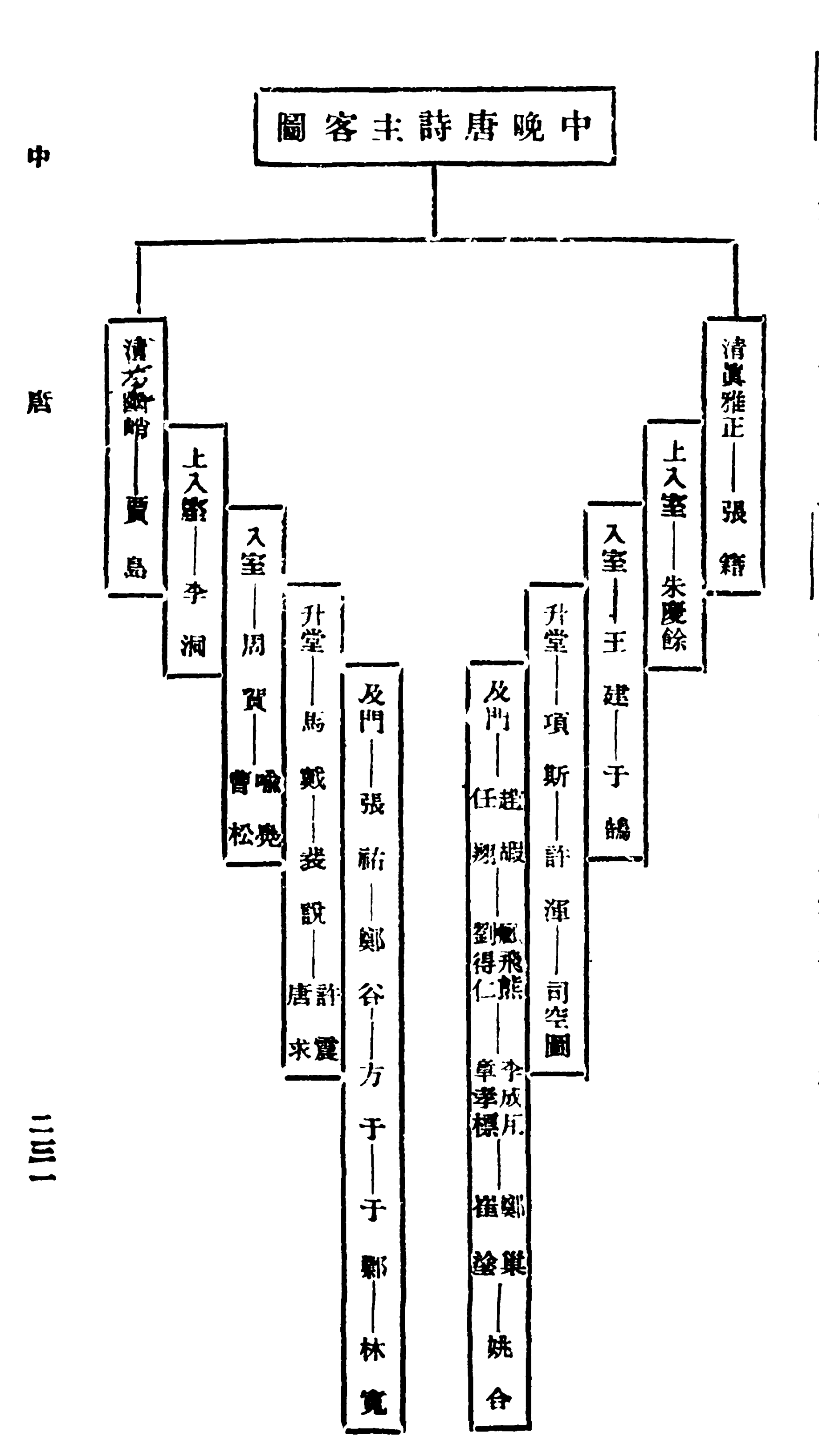
島爲詩自傷曰：『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以詩，即前所舉『孟郊死葬北邙山，……更生賈島在人間』一絕。野客叢談『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即題李凝幽居。其詩全文曰：

閑居少鄰竝，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臨漢隱居詩話載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或謂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實則島詩由於苦吟，誠知詩人練意修辭之術。

張賈皆工五律，爲當時大家。唐五律分二派：一爲孟浩然，二爲杜甫。張賈均

出于孟。取常見不能說出之題材爲詩，與杜取材不同。自明楊愼藝林伐山論中晚唐五律後，淸乾隆中有高密李懷民中晚唐詩主客圖。採楊說分爲二派：一爲主張籍之淸眞雅正。二爲主賈島之淸蒼幽峭。爰列其圖如後：



二派，在當時及北宋均少人效法。南宋永嘉四靈均學賈島。至清乾隆時，李懷民李養喬及光緒時釋寄禪始學之。李懷民詩曰：『思入如中病，吟成勝拜官。』『前生應有罪，天譴作詩人。』亦可見其重苦吟矣。

李賀與劉棗強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詩章。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日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嘗先立題然後爲詩者。及暮歸卒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公皆合之管絃。爲協律郎。其詩風悽豔。其寫景喜用白字。如『月午樹無影，一山惟白曉。』又『雄雞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此詩影響於宋人詞，如吳夢窗以賀詩入詞。杜牧論賀詩曰：『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淸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

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陵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現有李賀歌詩行世。中有高軒過一章，多言賀七歲作，實二十一歲所作。其詩曰：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當時爲歌詩樂府，名亞於賀者有劉言史。皮日休劉棗强碑文曰：『……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强焉。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有所歌樂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世莫得比。……王武俊奏請官先生，詔棗强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

之曰劉棗强。亦如范萊蕪之類焉。』」孟郊有哭劉言史詩。

王建　建字仲初，頴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初爲渭南尉，冠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陜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建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其樂府歌行，以涼州行寒食行北邙行溫泉宮行白紵歌鳴夜啼隴頭水鞦韆詞最有名。龍頭水曰：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嗚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麋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向水旁住，憶著來時磨劍處。向井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

鞦韆詞曰：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鞦韆，盤中結帶分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

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鬥自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其宮詞百首，乃以七絕描寫宮闈瑣事，後王涯又繼爲之。再有曹唐遊仙詩，胡曾詠史詩，均有百首，皆學王建者。建宮詞曰：

蓬萊正殿壓金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閑著五門遙北望，赭黃新帕御牀高。

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上得靑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

籠煙日暖紫曈曈，宣政門當玉殿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白玉窗前起草湛，櫻桃初出賜嘗新。殿頭傳語金階遠，只道詞來謝聖人。

內人對御疊花牋。繡坐移來玉案邊。紅蠟燭前呈草本，平明昇出閣門宣。……

後宮宮女無多少，盡向園中笑一團。舞蝶落花相覓著，春風共語亦應難。

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

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

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

統觀建詩雖與張籍齊名，然氣象與靈魂不同。

釋無可　中唐釋子能詩者，較初唐盛唐爲多。自靈一以後，靈徹皎然清江

護國法振法昭等均有名。而以皎然爲大家，且有論詩之詩式。此時可謂釋子詩之極盛時代。無可雖在諸家前後，然不能不師元和時代。無可范陽人，乃賈島從弟，居天仙寺。詩名亦與島齊，以淸奇僻苦爲主。如奉和裴舍人春日杜城舊事曰：

早晚辭綸綍，觀農下杜西。
草新池似鏡，麥暖土如泥。
鵁鶄依川宿，騂騮向野嘶。
春來詩更苦，松韻亦含悽。

其詩集一卷。如秋寄從兄島，寒夜過叡川師院，陪姚合遊金州南池，和賓客相國詠雪詩，哭張籍司業，寄題廬山二林寺均極精練，玆舉中秋夜君山腳下看月云：

洶湧吹蒼霧，朦朧吐玉盤。雨師淸滓穢，川后掃波瀾。氣射繁星滅，光籠人表寒。來馱雲漲晚，路上碧霄寬。燿燿遊何在？蟾蜍食漸難。掉飛銀電

碎，林映白虹攢。水魄連空合，霜輝壓樹乾。夜深高不動，天下仰頭看。

長慶詩學

長慶爲穆宗年號。此期詩人，多與韓柳同時。惟不入元和而入長慶，有兩大緣由：一則因代表作家，較元和諸公後卒；二則以有名文集在長慶時編成。所謂此期代表作家有三人，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是也。尤以白爲最有名，聲播外邦。與元酬詠號「元白」；與劉酬詠，號「劉白」。白元二家，在元和中名已大，然文集至長慶時自編，有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故有長慶體之稱，乃就其集以名。惟元早死。劉禹錫起與白同名，亦有詩集。茲分敍之。

白居易　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於大曆七年，當西紀七七二年。貞元中擢進士第，補校書郎。元和初對制策入等，調盩厔尉集賢校理。尋召爲翰林學士左拾遺，拜贊善大夫。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徵爲主客郎中，知制

誥。後乞外。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會昌六年卒，當西紀八四六年，已七十五歲矣。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

白與韓同時，關係文人，樊宗師張文昌皆爲韓友，時常往來，而韓白不往來。從韓論詩主見惟恐人解。香山則惟恐人不解，故有老嫗能解之傳說。白何以如此主張，此可以詩之原理解之，古人言作詩有二種：一曰爲己，如司馬遷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二曰爲人，如相傳子夏作詩大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及「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此一人蓋指風人。實則三百篇作者本意是否如此，尙屬疑問；特以漢代經師見解，此爲定案。夫以文士作詩，有爲安慰自己者。如鍾嶸詩品敍曰：『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歐陽

修云：『詩窮而後工。』自漢魏至元和詩人，多爲己而作。白出則主爲人作，此可從時代上推敲。白生於中唐開元以後，安史之亂，郭李收復兩京，而民生凋敝，民氣不易恢復。外則藩鎭節度，使天下大亂，此輩。內則宦官專政，憲宗以後，天子之權，由於宦官掌握，而天下大亂。況白本佛教徒悲智雙修。元和三年三十七歲時作左拾遺，負朝廷言責，其職務與常人異。誠以當時政治，不能直說。其詩有五千餘首，可與宋人陸游一萬餘首比論。主要部分在四十左右作，乃其作詩最盛時代。因三十七歲拜諫官後，見民間疾苦而特別說之。其論詩主指，在與元九論文書。舊唐書及白氏長慶集均收入，有『文章合爲時而作，詩歌合爲事而作』之說，並紀載平生作詩之經驗曰：『自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故其論詩，於三百篇外，不主曹王陶謝等詩。即杜詩亦只取三吏三別而已矣。是以白乃將經生論詩與文人論詩合

而爲一。政府腐敗人民疾苦，皆融合以入詩。然到宋蘇東坡謂長慶詩『元輕白俗』實則白詩之俗，卽其大用。蓋白作詩主旨可於與唐生詩見之。詩曰：『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但歌生民苦，願得天子知。』故其詩在當時流行全國，享名極盛。甚至雞林賈人，專至中國販買其詩。又白與杜可比論者，杜詩在四十八前後最好，香山在三十八九時最佳。可見詩與年齡環境之關係大矣。

白詩代表作品，可別四類：一爲諷諭，二爲閒適，三爲感傷，四爲格律。

(二)諷諭　白諷諭有兩種：一是五古，如秦中吟十首；二是五古與雜言，如新樂府。茲各取二首。

一　秦中吟　白自序曰：『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其第一首議婚曰：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

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珍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飮，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竟何如？

其第七首輕肥曰：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疾如雲。尊罍泣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二　新樂府　白於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新樂府。自序曰：「凡九千二百二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喩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

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一

其第一篇七德舞曰：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擧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其末篇采詩官曰：

采詩官　鑒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諷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皆自媚。文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二）閒適　白詩閒適多佳篇，茲舉兩篇。

一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

帝都名利場，鷄鳴無安居。獨有嬾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不同，進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三旬兩入省，因得養頑疎。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月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臺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讎校閑，解帶臥吾廬。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酤。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

二　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

長安千萬人，出門各有營。唯我與夫子，信馬悠悠行。行到曲江頭，反照草樹明。南山好顏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風荷嫋翠莖。何必滄浪去，即此可濯纓。時景不重來，賞心難再幷。坐愁紅塵裏，夕鼓鼕鼕聲。歸來經一宿，世慮稍復生。賴聞瑤草唱，再得塵襟清。

(三)感傷　其感傷有自感者與感時者。自感者如詠懷，感時者如自蜀江

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一　詠懷

昔爲鳳閣郎，今爲二千石。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疎遠，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事有得而失，物有損而益。所以見道人，觀心不觀跡。

二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千年不壅潰，萬姓無墊溺。不爾民爲魚，大哉禹之績！導岷旣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爲不訖功？餘水斯委積。洞庭與青草，大小兩相敵。混合萬丈深，淼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農人土地窄。我今尙嗟歎，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苗遺蹟。疑此苗人頑，恃險不終役。帝亦無奈何，

留患與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脈。滯則爲疽疣，治之在鍼方。安得禹復生，爲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河似剪紙，決壅同裂帛。滲作膏腴田，踏平魚鼈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四)律體　白詩律、律體之絕句、排律、均備。茲列律絕各二首。

一　正律　潯陽春三首之三春去曰：

一從澤畔爲遷客，兩度江頭送暮春。
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
百川未有迴流水，一老終無卻少人。
四十之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又遣懷曰：

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

遂使四時都似電，　爭教兩鬢不成霜。

榮銷枯去無非命，　壯盡衰來亦是常。

已共身心要約定，　窮通生死不驚忙。

二　絕句　別草堂三絕句之三曰：

三間茅舍向山開，　一帶山泉遶舍迴。

山色泉聲莫惆悵，　三年官滿卻歸來。

又長洲苑曰：

春入長洲草又生，　鷓鴣飛起少人行。

年深不辨娃宮處，　夜夜蘇臺空月明。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生於大曆十三年，當西紀七七八年。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自虢州長史，徵爲膳部員外郎，

拜祠郎中，知制誥，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爲尙書左丞，檢校戶部尙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於太和五年卒，當西紀八三一年，僅五十三歲。自少與白居易倡和，當時言詩者，號爲『元和體。』又因其集與白同名長慶，又號『長慶體。』

元與白唱和，關於諷諭類新樂府，白有五十篇，而元有十三篇與白同名。一上陽白髮人，二華原磬，三五絃彈，四西涼伎，五法曲，六馴犀，七立部伎，八驃國樂，九胡旋女，十蠻子朝，十一縛戎人，十二陰山道，十三八駿圖。由此可見白元以同一題材，而作同旨趣之詩。此派影響到後代力量甚大。如元代王冕竹齋集，清代金和秋蟪吟館集，又與金同時之楊後混江龍等詞，均爲有名之作。

元與白於諷諭詩外，則有最著名之紀事詩。凡世界最古流傳之詩，皆民族紀事詩。如印度希臘紀事詩，紀載古代英雄或神話。其體裁有二點特色：一則爲

中心聚集於一人；二則爲長篇達十幾萬頌。而白有長恨歌琵琶行二篇屬於此體。元則有連昌宮詞及望雲騅兩篇。惟紀事詩在唐以前不甚發達。自漢以來有名者，略有四期：一、漢有三篇，辛延年羽林郎，無名氏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是也；二、魏晉有二篇，魏左延年與晉傅玄同寫秦女休行是也；三隋有一篇，木蘭辭是也；四、唐有十餘篇，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與駱賓王帝京篇，詠懷，盛唐崔顥江畔老人愁與邯鄲宮人愁，杜甫三吏三別麗人行等。元白一出，則更發揚。白之長恨歌，紀楊太眞生前死後豔跡。琵琶行敍長安歌女轉徙悲感，均能見當時背影。惟元之連昌宮詞，由一座宮殿而感到滄桑之變。望雲騅從一馬而看出唐代興亡大事。此二詩文字淺易，篇幅甚長，從孔雀東南飛出，將史與詩合併。從此文人可以代替史家，而經師亦可合於文人。晚唐鄭嵎津陽門行，韋莊秦婦吟，及明清間吳偉業陳圓圓曲及永和宮詞，均學此者。爰列二篇於後，以見元之作風。

連昌宮詞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
宮邊老翁爲余泣，小年進食曾因入。
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凭闌干立。
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
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
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
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
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徧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

李謩壓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

百官隊仗辟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

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

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

莊園燒盡有林井，行宮門閉樹宛然。

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

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

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

舞榭攲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
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
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
蛇出燕巢盤鬬棋，菌生香上正當衙。
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眞梳洗樓上頭。
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鈎。
指向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
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
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
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
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

長官淸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裏養爲兒，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
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
官軍又取淮南賊，此賊亦除天下寧。
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望雲騅馬歌并序

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廄，臣稹作歌以記之。

憶昔先皇幸蜀時，八馬入谷七馬疲。
肉綻筋攣四蹄脫，七馬死盡無馬騎。
天子蒙塵天雨泣，巉嵒道路淋漓濕。
崢嶸白草眇難期，谽洞黃泉安可入。
朱泚圍兵抽未盡，懷光冠騎追行及。
嬪娥相顧倚樹啼，鵷鷺無聲仰天立。
圉人初進望雲騅，彩色縝頳衆馬欺。
上前噴吼如有意，耳尖卓立節踠奇。
君王試遣迴胸臆，撮骨鋸牙駢兩肋。
蹄懸四蹋腦顆方，胯聳三山尾株直。
圉人畏誚仍相惑，此馬無良空有力。
頻頻嚙掣轡難施，往往跳趫騎不得。

色沮聲悲仰天訴，天不遣言君未識。
啞身受取白玉鞍，開口銜將紫金勒。
君王自此方敢騎，似遇良臣久悽惻。
龍騰魚鱉啅然驚，驥肦驢騾少顏色。
七聖心迷運方厄，五丁力盡路猶窄。
橐駝山上斧刃堆，望秦嶺下錐頭石。
五六百里眞符縣，八十四盤青山驛。
掣開流電有輝光，突過浮雲無朕跡。
地平險盡施黃屋，九九屬車十二纛。
齊嘆前導引騅頭，嚴震迎號抱騅足。
路傍垂白天寶民，望騅禮拜見騅哭。
皆言玄宗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騾來幸蜀。

雄雄猛將李令公，收城殺賊豺狼空。
天旋地轉日再中，天子却坐明光宮。
朝廷無事忘征戰，校獵朝迴暮毬宴。
御馬齊登擬用槽，君王自試宣徽殿。
圉人還進望雲騅，惟强步闊無方便。
分騣擺杖頭太高，擘肘迴頭項難轉。
人人共惡難迴跋，潛遣飛龍減芻秣。
銀鞍繡韂不復施，空盡天年御槽活。
當時鄒諺已有言，莫倚功高浪開闔。
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
長安三月花垂草，果下翩翩紫騮好。
千官爍熱李令閑，百馬生獰望雲老。

望雲騅！爾之種類世世奇。
當時項王乘爾祖，分配英豪稱霸主。
爾身今日逢聖人，從幸巴渝歸入秦。
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何必隨羣逐隊，到死踏紅塵？
望雲騅！用與不用各有時，爾勿悲！

此外元尚有悼亡詩，情濃辭雋，別具風格，亦可見其溫柔敦厚矣。茲取遣悲懷三首，以示一斑。

遣悲懷

謝公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

開。尙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大曆七年生，當西紀七七二年。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爲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託幽遠。蠻俗好巫，嘗依騷人之旨，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谿洞間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不悅，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爲言，改連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徵入爲主客郎中。又以作重遊玄都觀詩，出分司東都。度仍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

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答頗多。居易嘗敍其詩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尙書，卒于會昌六年，當西紀八四六年，年已七十一矣。

劉詩可別兩類：一與白元同恉趣者，二自依民間謳謠聲樂創作者。

一 第一類可別爲四：一紀事詩，二諷諭詩，三感傷詩，四寫景詩。

紀事詩　白元皆以七言作紀事詩，如白長恨歌與元連昌宮詞題材幾相同。而劉則以五言作馬嵬行紀楊妃死事蹟。又白作琵琶行以贈長安歌女。而劉則作秦娘歌以續樂府。馬嵬行曰：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六軍誅戚族，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

目，風日爲無暉。貴人飮金屑，倏忽蕣英姿。平生服杏丹，顏色眞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秦娘歌并引

秦娘本韋尙書家主謳者。初尙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秦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尙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久之爲蘄州刺史張懸所得。其後懸坐事謫居武陵郡。懸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客聞之，爲歌其事，以續於樂府。

秦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

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香，歌傳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妝奩蟲網厚如璽，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鵬鳥座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猨風雨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諷諭詩　劉諷諭詩。如玄都觀看花詩曰：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其次則如聚蚊謠曰：

沈沈夏夜蘭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聽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爲爾設幄潛匡牀。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感傷詩　謫居悼往二首曰：

悒悒何邑邑！長沙地卑溼。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哀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如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鷦鷙顏。殷勤望歸路，無雨卽登山。

寫景詩　寫景詩自多於閒適中作。以遊桃源五言一百韻爲最偉。其次則華山歌。劉與元白之詩有一特點，大都在彼此唱和時。動輒一百韻或

幾十韻，而各人個性仍存。不似後人和韻者，將個性湮滅，而惟求聲律與藻飾。卽以寫景而言，可以劉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爲其代表。茲錄數首，以見一斑。

何處深春好？春深萬乘家。宮門皆映柳，輦路盡穿花。池色連天漢，城形象帝車。旌旗暖風裏，獵獵向西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阿母家。瑤池長不夜，珠樹正開花。礄峻通星渚，樓晴近日車。層城十二闕，相對日西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執政家。恩光貪椿日，貴重不看花。玉饌堂交印，沙隄柱礙車。多門一已開，直道更無斜。

他若西塞山懷古，則情景雙融矣。詩曰：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　一片降旛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
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二 第二類爲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濤沙等，通常稱爲雜體詩。蓋其多爲民間慰神與戀愛之作，影響後來甚大。擴充至于寫風俗民情，逕與民間文章成一片矣。如竹枝詞幷序曰：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爲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半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煙雨時，淸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至於楊柳枝詞與浪淘沙，皆同一體裁。有以列爲詞體者，實則非是。特其抒情之成分多，不過爲詞體過渡之微波而已。其成爲雜體詩中之一體，則碻切無疑。

魚玄機　自盛唐李杜至元和孟韓，聯句之風已甚，和詩之風亦熾。至白元劉三人，已登極峯。長篇小詩，各盡妍態。然盛唐女子尙少有聞者。中唐則有名媛光威裒姊妹三人聯句，魚玄機次韻。雖非百韻鴻篇；然綺麗之風，均有可欽者。亦可見此時女詩人之情形，而詩體之變化愈繁矣。光威裒聯句曰：

朱樓影直日當午，玉樹陰低月已三。光

膩粉暗銷銀鏤合，錯刀閑剪泥金衫。威
繡牀怕引烏龍吠，錦字愁教青鳥銜。眞
百味鍊來憐益母，千花開盡闘宜男。光
鴛鴦有伴誰能羨，鸚鵡無言我自慚。威
浪喜游蜂飛撲撲，佯驚孤燕語喃喃。眞
偏憐愛數蟏蛸掌，每憶光抽玳瑁簪。光
煙洞幾年悲尙在，星橋一夕帳空含。威
窗前時節羞虛擲，世上風流笑苦諳。眞
獨結香綃偷餉送，暗垂檀袖學通參。光
須知化石心難定，卻是爲雲分易甘。威
看見風光零落盡，弦聲猶逐望江南。眞

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喜讀書，有才思。補闕李億納爲妾。愛衰，遂從冠

帔於咸宜觀。以笞殺女童綠翹事，爲京兆溫璋所戮。其詩若贈李億員外，寄國香秋思，秋怨，遣懷，寓言均有名。次光威裒韻句曰：

光威裒姉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難儔；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因次其韻。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日東鄰姉妹三。
妝閣相看鸚鵡賦，碧窗應繡鳳凰衫。
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醑盈杯次第銜。
恐向瑤池曾作女，謫來塵世未爲男。
文姬有貌終堪比，西子無顏我更慚。
一曲豔歌琴查查，四弦輕撥語喃喃。
當臺競鬭青絲髮，對月爭誇白玉簪。
小有洞中松露滴，大羅天上柳煙含。

但能爲雨心長在，不怕吹簫事未諳。
阿母幾嗔花下語，潘郎曾向夢中參。
暫持淸句魂猶斷，若覩紅顏死亦甘。
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薛濤　薛濤與元稹同時。當微之使蜀，嚴司空遣濤往事。因事獲怒遠之。濤作十離詩以獻，遂復善。十離詩有筆離手，鏡離臺等，如筆離手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然此非其詩之佳者。其詩美者，多爲酬和。蕭濤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流落蜀中，遂入樂籍。辨慧工詩，有林下風致。韋皐鎭蜀，召令侍酒，賦詩，稱爲女校書。出入幕府，歷事十一鎭，皆以詩受知。暮年屛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有洪度集一卷。其酬文使君曰：

延英曉拜漢恩新，　五馬騰驤九陌塵。

今日謝庭飛白雪，巴歌不復舊陽春。

又和郭員外題萬里橋曰：

萬里橋頭獨越吟，知憑文字寫愁心。

細侯風流韻前事，不上爲舟也作霖。

至其春望詞、謁巫山廟、賦凌雲寺、江邊、海棠溪、秋泉、柳絮等，亦頗有名。可與玄機，媲美中唐。

韓白綜敍

唐爲中國文章變遷樞紐，而盛唐與中唐尤爲關鍵。盛唐有李杜，中唐有韓白。李集復古大成，杜開革新局面；於唐以後文藝，影響固大。然不如韓白之詩歌爲甚，是以有綜敍必要。韓白相同之點有四：一、同爲中唐文人；二、同開唐後文藝涂徑；三、同爲後世崇拜；四、同佔文藝史上重位。惟是茲所重者，在其異點。且以詩

為中心，約有六端：一曰淵源，二曰個性，三曰思想，四曰藝術，五曰文體，六曰影響。

淵源　韓白淵源最顯著者，為六經與杜集。此其大略，而細別則懸殊。韓於六經僅約取其旨，未分別一經之奧。故上宰相書曰：「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白則以詩為六經之首，而有深厚認識。故與元稹書曰：「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然韓生平喜博而誇。如上兵部李侍郎書曰：「性本好文學，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白則一生喜精而謹，其詩之來源不外詩經楚辭樂府。此可於白作秦中吟新樂府等見之，已引於前。至源於杜者，則韓白亦各不同。韓得杜之外形，白得杜之內容。即韓得杜之變，白得杜之正，又韓學李宗陶。此中繁複，俟敘思想及藝術中詳論之，茲揭韓白詩淵源簡表，以示一斑。

韓白詩淵源簡表

韓詩淵源：
- 一　六經
- 二　漢賦
- 三　字書
- 四　李白
- （五）杜甫

白詩淵源：
- （五）杜甫
- 四　陶潛
- 三　樂府
- 二　楚辭
- 一　詩經

個性　韓白雖同處中唐紊亂時代，律詩衰頹之下；然以個性不同，遂各現其人格。大概韓少年以儒家爲宗。老則傾向道家。於佛不甚明瞭。如原道與孟尚書書答張籍書，均可見闢佛斥老之意指，想繼孟軻而歸儒家正統。諫迎佛骨表，爲闢佛主要之文；毫未見破佛戒心慧三學之義。然推其諫迎佛骨，本爲政治活動之手段。此與後世平凡文人之遊逸泛說相等。獨以遭貶後，遂日益沈淪。故五

箴序曰：『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言箴曰：『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縣齊有懷詩云：『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此乃韓自悔之語，非有意誣罔其欲爲聖人之徒也。雖中年自悔，較少年孜孜求用爲優；然潮州刺史謝上表元和聖德詩等，亦可見其積習未怯。故其友張籍與書責曰：『比見執事多尚博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凡張所謂『博塞之好，』『無實之談，』『不容人短，』皆韓個性，亦即韓人格。

若夫白之爲人，胸懷廣闊，行爲瀟灑，儒佛並尊，各得其用。舊唐書本傳謂：『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都不以遷謫介意。』晚年與釋如滿往還，結香火社。臨死猶遺命葬於香山如滿塔旁。自編文集，錄存於各大寺。白氏洛中集記曰：『我有本願。願以今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況且白在政治上周旋，氣節縱橫，以爲民膜。作官以

諷諫爲指趣，不似韓氏以歌功、頌德、諛墓、逢迎，爲作官手段。作詩以『意在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及此類詩流傳禁中，皇帝卽拜爲左拾遺。在朝論政，必情辭切至。新唐書曰：『後對殿中，論執强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後雖被貶，仍『屢上書言事。』其精神壯健，自謂：『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

總之，韓胸懷狹隘，白胸懷廣闊；韓爲人軟輭，白爲人鯁直；韓喜順承意旨，白則直諫敢言；韓思爲聖人不成，白思爲風人卒成，韓爲儒者兼道徒，白爲儒家兼佛子，韓一遭黜卽悲觀，白無往不自得。

思想　韓白個性殊致，故對於文學思想不同。韓主『以文載道，』白主『以詩載道。』同名爲道，而內容大異。韓主以文載道說，如答侯繼書曰：『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答李秀才書曰：『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題

歐陽生哀辭曰：『愈之爲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攻其辭；通其辭者，志乎古道者也。』以既通古道之後，古辭亦能爲之。故答尉遲生書曰：『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韓既明道明文後，頗有自負。答張籍書曰：『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韓將文學視爲士大夫專有品，可以一人壟斷；救時之弊，乃自己在文苑中責任。因其思想如此錮蔽，故對於已往詩歌，具體批評。薦士詩曰：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淸奧。梁齊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由此可知韓於詩理無深見，以曾經聖人手而不敢議論。對於楚辭未加論斷。豈以其爲抒情寫景，而非載道之文乎？然於作南山詩時用漢賦，則又何爲者？此或以好炫人觀瞻，而故意作怪。於李杜獨推之，而連及數處。調張籍薦士石鼓歌醉留東野等篇是也。此豈以李號復古有同情，杜標新有同氣歟？

白主以詩載道，如與元稹書曰「自登朝以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古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陳力以出，時之不來……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耳。」觀此知白以詩載道，即前專敘中詩乃爲人而作之誼。人有自他之別，諷諭爲他，閒適爲己；兼濟獨善，均合於道。白以詩既爲人而作，則古人設采詩官極善。故又曰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因無採詩官，遂鮮救失之道；故極主設採詩官，採訪民情。策林曰：『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之；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不上知？上下交知，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白所謂道，實修齊治平之大道！是以白乃眞知詩歌與政治相通之人，故其評前人之具體意義，亦可於與元稹書見之。其書曰：

『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至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气同，形異

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洽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于是六義始刓矣。國風變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然去古詩未遠，梗概尙存，……猶得風人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尙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于此。……于時六義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稱李杜，李之作才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

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由斯可見白較韓認詩明瞭，而極重杜。白傷唐衢詩曰：『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是以韓白對於文學思想大概，韓主以文載道，白主以詩載道。特韓貴族化，以轉移風氣救濟世事，非己莫屬；故欲以一人文章作衆人典型；白則平民化，以歌謠爲治世方案參考，主設採詩官，採納民情以定行政方針。自所作詩僅秉國風之意，『補察時政，洩道人情，』供人借鑑。韓主六經之文，對詩認識較淺，特夸飾其辭，以希爲聖人；白主六經之文，以詩爲首，認識較深，而愼作風人。韓不及楚辭而注意漢賦，白潛心楚辭而不以漢賦爲重。韓服膺陳子昂，白欽佩陶潛。白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自序曰：『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是以簡言之：韓之思想守舊，白之思想趨新。

藝術　韓白最親近之師承，自然是杜甫。惟因個性思想等不同，故其藝術

表現亦殊致。清汪立名曰：『昔人謂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杜之正。蓋各得其體，而造乎其極者……』何爲杜之變正？大約杜之變正，不僅在詩歌形態；而在詩歌靈魂上更爲顯著。杜不作樂府詩，而三吏三別，楊西河謂『並是古樂府化境』，卽當時元稹樂府古題序亦言：『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南、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此等變體詩既採取樂府形式，內容復『諷興當時之事』。杜兵車行麗人行諸篇，實開『新樂府』門徑，與舊樂府脫離關係。蓋舊樂府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此則逕『諷興當時之事』，不事紆迴。顧欲明此，以從藝術觀察爲妙。茲別靈魂與形態言之。

(甲)靈魂　詩之靈魂可別爲想像與感情。

(一)想像　白由杜出，先引杜麗人行與白居易長恨歌較。杜麗人行曰：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闔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還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

白居易長恨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

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

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雲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裴回，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由斯可見杜白皆以楊太眞爲中心，而作長篇。特其題材一取生前，一取死後，杜之想像固深，而白則有超於杜之景。至於韓亦有『諷與當時之事』詩，如謝自然華山女，其想像則不深，因而諷諭亦不切。意在闢佛老，而不能與國風雅頌爲表裏。如華山女曰：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僊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座演眞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絕，驊騮塞

路連轀輬。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簪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遶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二）感情　韓白詩感情方面，各有不同。蓋韓時存功名理智，於情感難見熱烈。白則以慈悲爲懷，常具風人典型。如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者莫不泣下。故世稱唐衢善哭。韓白皆有贈詩，而韓詩不及白詩動人。並列二詩，以資比觀。

贈唐衢　韓愈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

處唐。

寄唐生　白居易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太尉以笏擊朱泚）尙書叱盜時。（顏尙書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陸大夫爲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諫議左遷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琴澹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羣盜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

三十章，與君爲哭詞。

(乙)形態　詩之形態可別聲調與藻采。

(一)聲調　韓白均學杜，以時事入詩，但韓復以議論字書入詩，致聲調不和諧，前已言之。然韓卽仿樂府歌行，亦不免散文化。如嗟哉董生行，則似樂府而非樂府矣。其詩曰：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抱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嗟哉董生，時之人夫妻相虛，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爲儔。

若夫白之新樂府五十篇中雖有散文化，然自敍，如前引曰：『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如法曲，言美列聖正華聲曰：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而詠。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與政通。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與哀樂。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是白於形式上無甚變更，以和樂爲準。至於作律體，韓多拗體，白則鮮有。

(二)辭藻　杜詩極講辭藻，綺麗纂組，五色相宣，自然由其『語不驚

人死不休』之鎔裁來。卽以麗人行論。字句章皆佳。字在句中，關係縝密；句在章中，首尾勻稱。此所以爲名作，而後人多效之。韓之作品亦有藻麗者，然以『惟陳言之務去』爲主，處處到『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之境地，如前引南山詩與送僧澄觀等，靡不如斯。若夫白詩，雖與元劉唱和至百韻以上長篇，均多藻麗恰切。而琵琶行與長恨歌亦顯篇章之美。白何爲而如此？蓋其詩『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由此觀之：所謂杜之正，則在內容與國風相表裏；所謂杜之變，則在形式與散文相出入。韓白之不同，卽在於斯。卽白用當代事實頗近於杜；韓用古人成意，頗近於李；此就精神談也。白詩聲調和諧，反近於李；韓詩奇字新句，反近於杜，此就形態談也。

文體　韓白文體，各有所長。韓雄於筆，白健於詩。王世貞云：『韓退之本於詩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力他語。』王雖未明韓詩七古頗長，而有此說。

惟韓在詩衢之成就，實不如在筆苑隆盛。就韓全集觀之，凡傳誌、碑銘、論說、告語、等體，實超出前人。當時劉乂謂其作諛墓誌銘，得錢甚多，淸顧亭林亦謂『若僅做平淮西碑張忠丞傳後序，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若夫告語體之送序，韓亦創作甚多。總之對於生人死人，韓均恭維。白則反對此種文體，其策林曰：『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眞僞將來。』

白長於詩，其間諷諭、感傷、閒適、格律等類至五千餘篇，宋祈謂『居易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白與元微之書，敍其志於詩之經驗，宏篇鉅製，固昭彰天壤。而於策林言爲文指趣曰：『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故白詩不恭維而諷諭，不虛美而紀實。若新樂府外，有長恨歌琵琶行等紀事詩，正與韓之墓誌送序相對。

統韓白全部作品言之，白於自然欣賞與社會認識，皆有極深湛之獨到處。韓則於人生中認識較深，而於自然欣賞較淺。是以繇兩家文體觀察，可得言者，白爲純文藝家，韓爲雜文藝家。

影響　韓白均同時人，韓生於白前，卒於白前。韓得名時，白亦得名。曾一度同服官於長安，與當世文學家往還。惟韓白友誼關係甚淺，且有反對之跡。如元稹爲白友，張籍孟郊爲韓友，彼等互相往還；而韓白則全不往還，此何故哉？此可以作文苑暗鬬最烈時代解之。蓋韓白個性與思想不同，藝術與文體殊致，是以同時，而各行其路。當時元稹倡李杜優劣論，於杜甫墓誌銘序暨敍詩寄樂天書，均推尊老杜，韓於調張籍詩中攻擊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其不相容，昭昭然矣。惟二人在當世與後代影響，則異常偉大，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序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韓自答馮宿書亦曰：「僕爲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爲

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韓固如斯，白亦同然。白與元稹書曰『已盈三百首，或出示交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邨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是以可知：韓因改革文體爲時人反對，所作旨高意遠，不能通俗；白因政擊時事爲時人反對，所作意激言直，不諛權貴。惟是當時反對者雖多，而後代崇拜者亦不少。

韓改革文體者：中國文章種類之分，自西漢至中唐有四：一、西漢時，詩大敍

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已將詩分爲靈魂與裝飾。靈魂是情志，裝飾爲語言。二、魏晉後以詩定誼爲文章定義；陸機文賦曰：「思涉樂其必笑，言方哀而已歎。」范曄後漢書文苑傳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則於文章原素，已漸具備。三、至齊梁之時，則有文筆之分甚精。所謂文章原素，遂完全美滿。蓋文章要素，可別內外：內爲情性、智慧，神思，外爲聲律、翰藻、篇章。昭明選文之例，已重集其精英，故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翰藻爲貴。然無文筆之別，僅混言爾。又范蔚宗與甥姪書分文筆，亦不精到。梁至元帝金樓子曰：「至如不便爲詩好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又曰：「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所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商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其源又異。」則是以文章而分。文筆之辨，可謂明矣。若詩經楚辭爲文，史記莊子爲筆。劉勰文心雕龍則文筆並重。因樹遠

久鴻模。然而事實上六朝重文，經初唐四傑，盛唐燕許，楚辭漢書文選盛行。此爲中國文章正統，無待思慮。及韓出則將此思想衝破，排斥東漢以下文章，揭竿號召名曰『古文』。其指趣非爲古文而作古文，乃借古文以維持儒家道統之工具，號稱『文則楊雄，道則孟軻。』將文之功能，囿於敍事、析理，結果將『筆』代『文』，殺亂區劃。中國典籍，自晉後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發表思想者屬子，鋪張翰藻者屬集，子部爲哲人著述，集部爲文人創作，至韓乃以『子』代『集』，將文章變爲哲學附庸。故可謂韓起而『子』『集』不分，『筆』以代『文』。惟當時人不承認韓作爲文，而仍稱爲筆，劉禹錫祭韓文公曰『子長在筆』，杜牧之絕詩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至五代劉昫則名『韓文』。北宋歐陽修記舊本韓文曰：『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徐斐然宋文偶見曰：『自韓

柳闢古文之一途，至北宋而盛。蓋宋初尚沿唐季之習，柳開鄭條穆修張景之徒，挽之而不足，歐公得昌黎文於破簏中，登高而呼，學者響影，曾王三蘇輔而翼之，徂徠涑水，河南盱江，二劉三孔，潤色其間，秦黃晁張后山方叔之流承其序，於是北宋之古文，冠絕古今。」故韓文至歐陽修時，始為人所重。至東坡則稱韓「文起八代之衰。」一直至明之歸唐，清之方姚，號稱「桐城派」，文實承韓之系統。由前文筆之分論之，蘇公所言，實得其反。至民元以來，神州陸沈，傑出者隱於文苑。始有辨正韓之影響。韓在散文上之影響，概要如斯。至其在韻文上，因其以筆代文，以子代集，將散文領域擴充到詩壇。宋沈括「謂韓詩乃押韻之文耳」，實甚正確。此因其以作筆之法作詩，實開宋人「作詩如說話」之風氣。歐陽修蘇軾詩均學韓，故彼輩詩文合色。此即因以「作詩如作文」為主旨，故致文筆紊亂。

白攻擊時事者，因其作詩多係為平民訴苦，欲求人人明瞭，故用白話作詩，

自然流傳極廣。白與元稹書言當時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均題其詩，士庶僧徒，孀婦處女倡妓，均唱其詩。元稹白氏長慶集敍亦曰：「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庶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反對白之杜牧之作李戡墓誌亦謂白詩「流于民間，疏于屏璧，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白自作白氏文集自記曰：「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足見其詩流傳之廣。雖爲少數士大夫如杜牧李戡等所反對，然不似韓文至北宋始有士大夫推崇。白詩流傳既廣，影響亦大。其諷諭詩是宣播人道主義，後元王冕竹齋集，清金亞匏秋蟪吟館集均從此出。現代有民族詩人，其作品或不及白之深刻。若夫白之紀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則影響更大。同時元稹連昌宮詞，晚唐鄭嵎津陽門詩，韋莊秦婦吟，乃至晚近王國維頤和園詞，均從此出。此外白詩尙影響於小說與戲劇。其影響於小說者，有二證：一爲中國傳奇小說名家，非白之弟，卽白之友。作李娃傳三夢記之白行簡乃白親弟，作鶯鶯

傳之元微之爲白友前已言；二爲白紀事詩長恨歌有陳鴻長恨歌傳，是取同一題材，李紳鶯鶯曲亦然。白紀事詩原富於文藝趣味，而唐後戲劇多以小說爲題材。如長恨歌傳，白仁甫變爲梧桐雨雜劇，屠長卿變爲綵毫記吳世美變爲驚鴻記，洪昉思變爲長生殿傳奇，元微之會眞記，董解元變爲西廂王實甫變爲西廂記，故戲劇間接受白敍事詩影響。

由上言之，可見有四點：一、韓改變文藝思想，白增加文藝體例；二、韓偏於藝術實用論，白偏於藝術獨立論；三、韓影響於詩歌與散文，白影響於小說與戲劇；四、韓封鎖文藝領域，支配士夫思想，白開放文藝門戶，支配民間智慧。

總觀韓白，在同時代環境淵源之下；因個性、思想、藝術等殊致，成就遂迥異。可得言者：

（韓愈）　韓於儒道思想最混雜，欲爲聖人仙人均不得；惟其性好士大夫，故成爲雜文藝家，作士大夫文藝領袖。

（白居易）白於儒佛思想最清楚，既爲風人，亦爲佛子，而其性愛民衆，故成爲純文藝家，爲民間文藝鼻祖，

伍　晚唐

晚唐詩以盛唐中唐爲向背，其可紀者有二：一爲大中詩風、二爲咸通後詩。

大中詩風

大中詩風，約可別爲兩派：一爲格律派，二爲詞華派。

格律派　此派大都爲李懷民所列主客圖中人。自其作詩之藝術言，固多效張籍賈島，講格律，而無特創。然而功利之心甚切，幾於無人不以作詩爲達到政治地位，或沽取名譽之手段。如項斯李頻劉得仁張祜等是也。故此等詩人亦可稱功利派，誠以當時風氣，以得進士爲無上榮譽。而未登第者，復喜求各人吹揚。

朱慶餘　雲溪友議：「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餘製

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抱而推贊之。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朱君尙爲謙退，作閨意以獻張公。公明其進退，尋亦和焉。詩曰：

洞房昨夜停紅燭，　待曉堂前拜舅姑。
粧罷低聲問夫壻，　畫眉深淺入時無？

張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至其極，雖上人室之詩人，亦必賴張推贊。然而即以朱此詩言，亦頗重格律。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極爲張籍所知。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後斯達長安，明年擢上第。斯寄石橋僧曰：

逢斯入山日，　道在石橋邊。

別後何人見？秋來幾處禪？
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
生有沃臺約，知無再世緣。

又落第後寄江南親友曰：

古巷槐陰合，愁多晝掩扉。
獨存退江馬，強拂看花衣。
送客心先醉，尋僧夜不歸。
龍鍾易惆悵，莫遣寄書稀！

又黃河暮愁曰：

凌澌衝淚眼，重疊自西來。
即夜寒應合，非春暖不開。
豈無登陸計，宜棄濟川材。

願寄浮天外，高風萬里回。

又贈金州姚合使君曰：

爲郎名更重，領郡是蹉跎。
官壁題詩盡，衙庭看鶴多。
城池連草塹，籬落帶椒坡。
未覺旗旙貴，閑行觸處過。

凡此皆以五律寫各種題材，而求其律對整齊。又其七律風格，亦頗相類。如宿山寺曰：

栗葉重重覆翠微，黃昏溪上語人稀。
月明有寺客初到，風度閑門僧未歸。
山果經霜多自落，水螢穿門不停飛。
中宵能復幾時睡，又被鐘聲催著衣。

又若古扇曰：

昨日裁衣奪夏威，忽逢秋節便相違。
寒塵妬盡秦王女，涼殿思隋漢主妃，
似月舊臨紅粉面，有風休動麝香衣。
千年蕭瑟關人事，莫語當時掩淚歸，

又舊宮人曰：

自出先皇玉殿中，衣裳不更染深紅。
宮釵折盡垂空鬢，內扇搖多滅半風。
桃熟亦曾君手賜，酒闌猶候妾歌終。
如今還向城邊住，御水東流意不通。

又長安退將曰：

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病住秦京。

上高樓閣看星坐，著有衣裳把劍行。
常說老身思鬪將，最悲無力制蕃營，
翠眉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

趙嘏　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登進士，大中間仕至渭南尉卒。嘏爲詩贍美多興味。杜牧嘗愛其「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歎不已，人因目爲趙倚樓，有詩二卷。如昔昔鹽二十首，以薛道衡詩每句爲題，今舉前四首爲例，以示一斑。

垂柳覆金堤

新年垂柳色，嫋嫋對空閨。不畏芳菲好，自緣離別啼。因風飄玉戶，向日映金堤。驛使何時度，還將贈隴西。

蘼蕪葉復齊

提筐紅葉下，度日採蘼蕪。掬翠香盈袖，看花憶故夫。葉齊誰復見，風暖

恨偏孤。一被春光累，容顏與昔殊。

水滋芙蓉沼

綠沼春光後，青青草色濃。綺羅驚翡翠，暗粉妬芙蓉。雲遍窗前見，荷翻鏡裏逢。將心託流水，終日渺無從。

花飛桃李蹊

遠期難可託，桃李自依依。花徑無容跡，戎裝未下機。隨風開又落，度日掃還飛。欲折一枝贈，那知歸不歸。

又贈越客曰：

故國波濤隔，明時心久留。
獻書雙闕晚，看月五陵秋。
南棹何嘗返，長江憶共遊。
定知釣魚伴，相望在汀州。

凡此皆五律之佳者。又長安晚秋曰：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
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
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又平戎曰：

邊聲一夜殷秋鼙，牙帳連烽擁萬蹄。
武帝未能忘塞北，董生纔足使膠西。
冰橫曉渡胡兵合，雲滿窮沙漢騎迷。
自古平戎有良策，將軍不用倚雲梯。

則為其七律之佳者。有謂其辭藻較項斯為精，此則亦主觀不同也。

馬戴　戴字虞臣。會昌四年進士第。宣宗大中初，太原李司空辟掌書記，以

正言被斥爲龍陽尉。懿宗咸通末佐大同軍幕，終太學博士。詩一卷，如春思曰：

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
啼春獨鳥思，望遠佳人心。
幽怨貯瑤瑟，韶光凝碧休。
所思曾不見，芳草意空深。

又過野叟居云：

野人閑種樹，樹老野人前。
居止白雲內，漁樵滄海邊。
呼兒採山藥，放犢飲溪泉。
自著養生論，無煩憂暮年。

又晚眺有懷曰：

點點抱離念，曠懷成怨歌。

高臺試延望，落照在寒波。
此地芳草歇，舊山喬木多。
悠然暮天際，但見鳥相過。

皆重格律，以抒情寫景，而且爲五律，乃詩之常體。其七律不多，然亦可觀。如失意書懷呈知己曰：

直道何由啟聖君？非才何敢議論文！
心存黃籙兼丹訣，家憶青山與白雲。
麋鹿幽棲閑可近，鴛鸞高舉勢宜分。
微生不學劉琨輩，劍刃相交擬立勳。

其他如題章野人山居，皆同一格調。

姚合　合陝州硤石人，宰相崇曾孫。淸四庫全書提要曰：「姚合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派亦稱「武功體」以其早作武功縣詩三十首爲世傳誦，故相

習而不能改也。』合選極玄集，錄王維等二十一人詩一百首，可見其崇奉所致。然自爲詩刻意苦吟，工於點綴景物，而刻畫太甚，或至流於纖仄。如武功縣中作曰：

縣去帝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遶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師稽叔夜，不擬作書題。

方拙天然性，爲官世事疏。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多收藥，緣滄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

李頻　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尤長於詩。時姚合有名詩壇。士多歸重。頻走千里，求其品題，合大獎挹，以女妻之。頻官至建州刺史。其湘口送友人曰：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天。
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
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

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去又新年。

劉得仁　得仁長慶中卽以詩名。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惟以詩有名於時。然薛許州譏其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可見格律派之少個性發表也。其題邵公禪院曰：

無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
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
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
終期天日老，擎錫逐雲回。

張祜　祜字承吉，淸河人。長慶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鎭天平；自草薦表，令以詩三百篇隨伏表進。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祜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有「孟浩然身更不疑」之句。其詩多宮體。如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
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又贈內人曰：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燕窠。
斜拔玉釵燈影橫，剔開紅焰救飛蛾。

由此可見格律派詩，不及中唐元白之偉大。

詞華派　詞華派以杜牧之溫飛卿李義山唐彥謙等爲代表。牧之豪縱，飛卿綺靡，義山隱僻，彥謙偶對；皆詞藻華麗，故有此名。

杜牧之　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擢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唐書稱其

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自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於杜甫。有樊川詩集行世。其感懷詩曰：

高文會隋季，提劍徇天意。扶持萬代人，步驟三皇地。聖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酣薰骨髓。旄頭騎箕尾，風塵薊門起。胡兵殺漢兵，屍滿咸陽市。宣皇走豪傑，談笑開中否。蟠聯兩河間，燼萌終不弭。號爲精兵處，齊楚燕趙魏。合環千里疆，爭爲一家事。送子嫁虜孫，西鄰聘東里。急熱同手足，唱和如宮徵。法制自作爲，禮文爭僭擬。壓階螭鬬角，畫屋龍交尾。署紙日替名，分財賞稱賜。剗隍歘萬尋，繚垣疊千雉。誓將付孱孫，血絕然方已。九廟仗神靈，四海爲輸委。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恥。韓彭不再生，英衛皆爲鬼。凶門爪牙輩，穰穰如兒戲。累聖但云吁，閫

外將誰寄？屯田數十萬，隄防常慴惴。急征赴軍須，厚賦資凶器。因隳畫一法，且逐隨時利。流品極蒙尨，綱羅漸離弛。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艱極泰循來，元和聖天子。元和聖天子，英明湯武上。茅茨覆宮殿，封章綻帷帳。伍旅拔雄兒，夢卜庸眞相。勃雲走轟霆，河南一平盪。繼于長慶初，燕趙終舁襁。攜妻負子來，北闕爭頓顙。故老扶兒孫，爾生今有望。茹鯁喉尙隘，負重力未壯。坐幄無奇兵，吞舟漏疎網。骨添薊垣沙，血漲嘑沲浪。祇云徒有征，安能問無狀。一日五諸侯，奔亡如鳥往。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蒼然太行路，翦翦還榛莽。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請數係虜事，誰其爲我聽？蕩蕩乾坤大，曈曈日月明。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內？長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嘗爭。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又江南春曰：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又泊秦淮曰：

煙籠寒月水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溫庭筠　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唐書溫大雅傳載彥博裔孫庭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數擧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受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人，授方山尉。又全唐詩話曰：『宣皇愛唱菩薩蠻詞。承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無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其詩如織錦詞曰：

丁東細漏侵瓊瑟，影轉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萬縷紅，鴛鴦豔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蘂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爲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熏爐未覺秋，碧池已有新蓮子。

又舞衣曲曰：

藕腸纖縷抽輕春，煙機漠漠嬌娥嚬。金梭淅瀝透空薄，剪落鮫綃吹斷雲。張家公子夜聞雨，夜向蘭堂思楚舞。蟬衫麟帶壓愁香，偷得鶯簧鏁金縷。管含蘭氣嬌語悲，胡槽雪腕鴛鴦絲。芙蓉力弱應難定，楊柳風多不自持。迴嚬笑語西牕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卷象牀，滿樓明月梨花白。

又張靜婉採蓮歌并序曰：

靜婉羊侃妓也。其容絕世，侃自爲採蓮二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採詩者。事載梁史。

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城邊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粼粼。麒麟公子朝天客，珮馬璫璫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剪斷鮫綃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嬌嬈。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瀰鶒交交塘水滿，綠萍如粟蓮莖短。一夜西風送雨來，粉痕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藕絲暗牽，藕根蓮子相留連。郎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圓。

又春江花月夜詞曰：

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靑蕪國。
秦淮有水水無情，還向金陵漾春色。
楊家二世安九重，不御華芝嫌六龍。

百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
珠翠丁星復明滅，龍頭劈浪哀笳發。
千里涵空澄水魂，萬枝破鼻飄香雪。
漏轉霞高滄海西，玻璃枕上聞天雞。
鸞弦代寫曲如語，一醉昏昏天下迷。
四方傾動煙風起，猶在濃香夢魂裏。
後主荒唐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

凡斯各篇，皆辭藻豔麗，聲律鏗鏘，短篇成章，可入樂府。其他贈人律體，亦情辭兼美。如贈蜀將曰：

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隨錦水流。
志氣已曾明漢節，功名猶自帶吳鈎。
鵰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

今日逢君倍惆悵，　灌嬰韓信盡封侯。

又西江寄友人鸞生曰：

晴江如鏡月如鈎，泛灩蒼茫送客愁。
夜淚潛生竹枝曲，春潮遙上木蘭舟。
事隨雲去身難到，夢逐煙銷水自流。
昨日歡娛竟何在，一枝梅謝楚江頭。

至其寫景，亦多佳篇。如利州南渡曰：

澹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
波上馬嘶看櫂去，柳邊人歇待船歸。
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
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又南湖曰：

湖山微風入檻涼，翩翩荷芰滿迴塘。
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
蘆葉有聲疑霧雨，浪花無際似瀟湘。
飄然篷艇東歸客，盡日相看憶楚鄉。

他若弔古之作，以律體極難見妍，而溫則運用自如，亦可覘其藝術能事。如過陳琳墓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古墳。
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
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
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餘如過五丈原，題翠微寺二十二韻，過孔北海墓二十韻，過華清宮二十二韻，皆詞采華麗。茲舉後篇，以覘其排律。

憶昔開元日，承平事勝遊。貴妃專寵幸，天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鬥雞花蔽膝，騎馬玉搔頭。繡轂千門妓，金鞍萬戶侯。薄雲欹雀扇，輕雪犯貂裘。過客聞韶濩，居人識冕旒。氣和春不覺，煙暖霽難收。澀浪和瓊甃，晴陽上彩斿。卷衣輕鬢嬾，窺鏡澹蛾羞。屏掩芙蓉帳，簾褰玳瑁鈎。重瞳分渭曲，纖手指神州。御案迷萱草，天袍妬石榴。深巖藏浴鳳，鮮隰媚潛虬。不料邯鄲蝨，俄成即墨牛。劍鋒揮太皞，旗煎拂蚩尤。內嬖陪行在，孤臣預坐籌。瑤簪遺翡翠，霜仗駐驊騮。豔笑雙飛斷，霜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樹隔昭丘。朱閣重霄近，蒼崖萬古愁。至今湯殿水，嗚咽縣前流！

最後不能不觀溫絕句，以覘詞華派詩人之並長律體與樂府。其絕句如洛陽曰：

鞏樹先春雪滿枝，上陽宮柳囀黃鸝。

桓譚未便忘西笑，豈爲長安有鳳池？

詞華派以溫爲最，故敍述特繁。倘有必敍者，則詞成專家，始於延筠。有金荃詞，見花間集。通常以詩詞無分別，並入文類。此就通性言爾，實則有大分別。蓋自盛唐玄宗以後，聲樂彌盛。始由絕句過渡爲詞，如楊柳枝浪濤沙諸調，唐人詩集與詞集均載。唐人以絕句爲歌，乃詩詞直接之轉關。凡絕句歌法所用和聲，散聲，偷聲等爲詞之所由起。絕句爲五七言四句之短章，整齊而少錯綜；於歌唱時極少變化，不能引起興趣。而詞則以在實際歌唱時，於一句之中偷去一字，或塡入一字，或於句間句尾，加以和聲或散聲，使成長句，以此調節抑揚緩急之調子。因此詞之聲律藻采章句等，均與詩不同。於古詩樂府散曲外，別成一體。世傳詞自李太白創始，以菩薩蠻憶秦娥爲例。實則不過假李名，以尊詞之起源而已。蓋二詞之複雜，究非原始詞體。此何然哉？蓋新興文體成立，常由舊體蛻化。茲列表說之如後：

詩詞比較表

（詩）陽關曲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詞）漁歌子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瀟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
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長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菩薩蠻　　　無名氏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由此各例觀之，漁歌子之第三第四句，及瀟湘神之第一第二句，如作爲絕句看，乃將七字句中一字偷去，而分爲每三字一句，成兩句。斯爲原始詞體。又長相思菩薩蠻，則漸次複雜。詞由十六字令至鶯啼序二百四十字，是爲最長之篇。而菩薩蠻憶秦娥等，恰爲成體之初期。溫詞已在令詞成立時代，故成專家有集行世。深美閎約，爲花間之冠。菩薩蠻十餘闋，張皋文以爲皆感士不遇之作。篇法彷彿長門賦，節節逆敍。然讀者正復不必泥定此說。惟飛卿詞佳處，在語重心長。神理超越，句句綺琢，而字字有脈絡。玆舉數闋，卽可知詞非始於太白。然至飛卿

已發皇，菩薩蠻曰：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墮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水晶簾裏玻璃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蕊黃無限當山額；宿妝隱笑紗牕隔。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翠釵金作股，釵上雙蝶舞。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

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令狐楚帥河南，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成宣武，皆表署巡官。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獎譽甚少，故登

進士第，調宏農尉，以忤觀察使罷去。尋復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鎭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茂元與亞皆李德裕所善，綯以商隱爲忘家恩，謝不道。京兆尹盧宏正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宏正鎭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有玉溪生詩三卷。其詩多律體，如錦瑟曰；

錦瑟無端五十絃，　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又贈劉司戶曰：

江風吹浪動雲根，重定危檣白日昏。
已斷燕鴻初起勢，更驚騷客後歸魂。
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此皆律詩也。如夢澤曰：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
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爲細腰。

又漢宮詞曰：

青雀西飛竟未迴，君王長在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又無題曰：

紫府仙人號寶燈，雲漿未飲結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此皆絕詩也。至其河內詩則爲古體，茲取其二首之一曰：

鼉鼓沈沈虬水咽，秦絲不上蠻絃絕。嫦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豔秋河月。碧城冷落空濛煙，簾輕幙重金鉤欄。靈香不下兩皐子，孤星直上相風竿。八桂林邊九芝艸，短襟小鬢相逢道。入門暗數一千春，願去閏年留月小。梔子交加香蓼繁，停辛停苦留待君。

唐彥謙　彥謙字茂業，幷州人。舊唐書文苑傳載彥謙博學多藝，文辭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溫庭筠。故文格類之。然石林詩話謂：『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是大年謂彥謙詩慕玉溪者，溫李體格本相近也。後山詩話又謂唐人多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而已。義山詩實是學杜。彥

謙既師溫李，則有時似杜，固無足異也。展轉相效，以至楊劉，成西崑派。彥謙詩如七夕曰：

露白風清夜向晨，小星垂佩月埋輪。
絳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尚作塵。
天外鳳凰何寂寞，世間烏鵲漫辛勤。
倚闌殿北斜樓上，多少通宵不寐人。

又無題十首曰；

細草鋪茵綠滿堤，燕飛晴日正遲遲。尋芳陌上花如錦，折得東風第一枝。
錦箏銀甲響鵾弦，句引春聲上綺筵。醉倚闌干花下月，犀梳斜嚲鬢雲邊。
楚雲湘雨會陽臺，錦帳芙蓉向夜開。吹罷玉簫春似海，一雙綵鳳忽飛

來。

春江新水促歸航，惜別花前酒漫觴。倒盡銀瓶渾不醉，卻憐和淚入愁腸。

誰知別易會應難，目斷青鸞信渺漫。情似藍橋橋下水，年來流恨幾時乾。

漏滴銅龍夜已深，柳梢斜月弄疎陰。滿園芳草年年恨，剔盡燈花夜夜心。

夜合庭前花正開，輕羅小扇爲誰裁。多情驚起雙蝴蝶，飛入巫山夢裏來。

憶別悠悠歲月長，酒興無計敵愁腸。柔絲漫折長亭柳，綰得同心欲寄將。

楊柳青青映畫樓，翠眉終日鎖離愁。杜鵑啼落枝頭月，多爲傷春恨不

休。

雲色鮫綃拭淚顏，一簾春雨杏花寒。幾時重會鴛鴦侶，月下吹笙和綵鸞。

又詠葡萄曰：

西園晚霽浮嫩涼，開尊漫摘葡萄嘗。
滿架高撐紫絡索，一枝斜嚲金琅璫。
天風颼颼葉栩栩，蝴蝶聲乾作晴雨。
神蛟淸夜蟄寒潭，萬片濕雲飛不起。
石家美人金谷遊，羅幃翠幕珊瑚鈎。
玉盤新薦入華屋，珠帳高懸夜不收。
勝遊記得當年景，淸氣逼人毛骨冷。
笑呼明鏡上遙天，醉倚銀牀弄秋影。

又贈念經僧曰：

巷前古折碑，夜靜念經時。
月皎海霞散，露濃山草垂。
鬼聞拋故塚，禽聽離寒枝。
想得天花墜，馨香拂白眉。

綜觀諸篇皆用事精巧，儷對整齊。而翰藻醲郁。又其特徵。

此外有韓偓香奩集，亦斯派名家。後世歌詠閨秀者，多宗韓。其詩如雨後月中玉堂閑坐曰：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皎月中。
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
綠香熨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
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又錫宴日作曰：

玉銜花馬蹋香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上去，外人知自日邊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瀲灩杯。終有異恩頒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迴向梨園降，妙妓新行峽雨迴。不敢通宵離禁直，晚乘殘醉入銀臺。

固皆其翰林集所載，而文彩如斯！至其香奩集所載者。如幽窗曰：

刺繡非無暇，幽窗自鮮歡。手香江橘嫩，齒冷越梅酸。密約臨行怯，私書欲報難。無憑諳鵲語，猶得暫心寬。

又宮詞曰：

繡屛斜立正銷魂，　侍女移燈掩殿門。

燕子不來花著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又鞦韆曰：

鞦韆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酒一尊。
見客入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門。

又復偶見三絕曰：

霧爲襟袖玉爲冠，半似美人半忍寒。
別易會難長自歎，轉身應取淚珠彈。

桃花臉薄難藏淚，桂葉眉長易覺愁。
形跡未成當面笑，幾迴擡眼又低頭。

半身映竹輕聞語，一手揭筆微轉頭。

此意別人應未覺，不勝情緒兩風流。

又無題四首，今取二首曰：

小檻移燈灺，空房鎖隙塵。額波風盡日，簾影月侵晨。香瓣更衣後，釵梁攏鬢新。古音聞詭計，醉語近天眞。妝好方長歎，歡餘卻淺顰。繡屏金作屋，絲幰玉爲輪。致意通縣竹，精誠託錦鱗。歌凝眉際恨，酒發臉邊春。溪紵殊傾越，樓簫豈羨秦。柳虛禳沴氣，梅實引芳津。樂府降淸唱，宮廚減食珍。防閑襟幷斂，忍妬淚休勻。宿飲愁縈夢，春寒瘦著人。手持雙荳蔻，的的爲東鄰。

碧瓦偏光日，紅簾不受塵。柳昏連綠野，花爛爍淸晨。書密偷看數，情通破體新。明言終未實，暗囑始應眞。枉道嫌偷藥，推誠鄙效顰。合成雲五色，宜作日中輪。爐獸金塗爪，釵魚玉鏤鱗。渺瀰三島浪，平遠一樓春。墮髻還名壽，修蛾本姓秦。櫂尋聞犬洞，槎入飲牛津。麟脯隋重釀，霜華閒

八珍。錦囊霞彩爛，羅襪研光勻。羞澀佯牽伴，嬌饒欲泥人。偷兒難捉搦，慎莫共比鄰。

又別緒曰：

別緒情愔愔，牽愁暗入心。已回花渚櫂，悔聽酒壚琴。菊露凄羅幕，梨霜惻錦衾。此生終獨宿，到死誓相尋。月好知何計？歌闌歎不禁。山巔更高處，憶上上頭唫。

又惆悵曰：

身情長在暗相隨，　生魂隨君君豈知？
被頭不煖空霑淚，　釵股欲分猶半疑。
朗月清風難愜意，　詞人絕已多傷離。
何如飲酒連年醉，　席地幕天無所知！

凡斯諸篇，均韓集所載。後人有專從斯體者。

咸通後詩

斯時詩人有兩派：一爲追慕元稹白居易者，可名元白派，二爲仰瞻王建者，可名王建派。

元白派　此派復有三系：一爲諷諫詩，二爲紀事詩，三爲通俗詩。

諷諫詩　諷諫詩作者頗多，茲舉高蟾秦韜玉爲例。亦可見當時詩人受元白之影響極大也。

高蟾　蟾河朔人，乾符三年登進士第。乾寧間爲御史中丞。其詩如感事曰：

濁河從北下，　清洛向東流。
清濁皆如此，　何人不白頭？

又長門怨曰：

天上何勞萬古春，君前誰是百年人？魂銷尙媿金爐燼，思起猶慚玉輦

塵。煙翠薄情攀不得，星茫浮豔採無因。可憐明鏡來相向，何似恩光朝夕新。

秦韜玉　韜玉字仲明，京兆人，中和二年得准敕及第。僖宗幸蜀以工部侍郎爲田令孜神策判官。其詩如貧女曰：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又寄懷曰：

總藏心劍事儒風，大道如今已渾同。會致名渾搜儁彥，是張愁網絆英雄。蘇公有國皆懸印，楚將無官可賞功。若使重生太平日，也應回首哭塗窮。

又織錦婦曰：

桃花日日覓新奇，有鏡何曾及畫眉？
祇恐輕梭難作匹，豈辭纖手遍生胝。
合蟬巧間雙盤帶，聯雁斜銜小折枝。
豪貴大醉酬曲徹，可憐辛苦一絲絲？

又豪家曰：

石甃通渠引御波，綠槐陰裏五侯家。
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
按徹清歌天未曉，飲回深院漏猶賒。
四鄰池館吞將盡，尚自堆金爲買花！

又貴公子行曰：

堦前莎毬綠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
亂花織錦柳撚線，妝點池臺畫屛展。

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
鬪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昔黃金魚。
卻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面忍飢面。

餘若隋堤紫騮馬問古等篇，類多寫社會不平。有風人之指。

紀事詩　晚唐學元白紀事諸者有司空圖鄭嵎韋莊等司空圖詩人多知，茲不具列，惟敍鄭韋二家。

鄭嵎　嵎字賓先，大中五年進士第。有津陽門詩，其序曰：『津陽門者，華清宮之外闕，南肩禁閉，北走京道。開成中嵎常得羣書，下帷於石甕僧院，而甚聞宮中陳迹焉。今年冬自號而來，暮及山下，因解鞍謀食，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闌酒餘，復爲嵎道承平故實。翌日於馬上輒裁刻偶叟之話，爲長句七言詩。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韻。上以門題，爲之目云耳。』其詩曰：

津陽門北臨通逵，雪風獵獵飄酒旗。泥寒款段蹶不進，疲童退問前何爲？遙

逢酒家頤解裝，案前羅列樽與巵。青錢瑣屑安足數，白醪軟美甘如飴。開爐飲滿相獻酬，枯腸渴肺忘朝饑。愁憂似見出門去，漸覺春色入四肢。主翁移客桃華燈，雙肩隱膝烏帽欹。笑云鮐老不爲禮，飄蕭雪鬢雙垂頤。問余何往凌寒曦，顧翁枯朽郎豈知？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爲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爲孤兒。射熊搏虎衆莫敵，彎弧出入隨佽飛。此時初創觀風樓，簷高百尺堆華榱。樓南更起鬭鷄殿，晨光山影相參差。其年十月移禁仗，山下櫛比羅百司。朝元閣成老君見，會昌縣以新豐移。幽州曉進供奉馬，玉珂寶勒黃金羈。五王扈駕夾城路，傳聲校獵渭水湄。羽林六軍各出射，籠山絡野張宜維。雕弓繡韣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人煩馬殆禽獸盡，百里腥膻禾黍稀。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迴煙浪深逶迤。犀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殘溜和纓緌。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

輝。繞床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謾欺。相君侈擬縱驕橫，日從秦虢多游嬉。朱衫馬前未滿足，更驅武章羅旌旗。晝輪寶軸縱天來，雲中笑語聲融怡。鳴鞭後騎何躞蹀？宮粧襟袖皆仙姿。青門紫陌多春風，風中數日殘春遺。驪駒吐沫一奮迅，路人擁簇爭珠璣。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鵾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肯去，矜能恃巧猶嗟咨。四方節剎傾附媚，窮奢極侈沽恩私。堂中特設夜明枕，銀燭不張光鑒帷。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窈窕，蠻兒舞帶金葳蕤。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禁庭術士多幻化，上前較勝紛相持。羅公如意奪顏色，三藏袈裟成散絲。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祕樂天半開，丁璫玉石和塤篪。宸聰聽覽未終曲，卻到人間迷是非。千秋御節在八月，會同萬國朝華夷。花萼樓南大合樂，八音九奏

鸞來儀。都盧尋橦誠齷齪，公孫劍伎方神奇。馬知舞徹下牀榻，人惜曲終更羽衣。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罘罳。繡𧛘衣褓日屓贔，甘言狡計愈嬌癡。詔令上路建甲第，樓通走馬如飛翬。大開內府恣供給，玉缶金筐銀簸箕。異謀潛熾促歸去，臨軒賜帶盈十圍。忠臣張公識逆狀，日日切諫上弗疑。湯成有浴果不至，潼關已溢漁陽師。御街一夕無禁鼓，玉輅順動西南馳。九門回望塵坌多，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頓，行宮徹屋屠雲螭。馬嵬驛前駕不發，宰相射殺冤者誰？長眉鬢髮作疑血，空有君王潸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邊止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辭。明年尚父上捷書，洗清觀闕收封畿。兩君相見望賢頓，君臣鼓舞皆歔欷。宮中親呼高驃騎，潛令改葬楊貴妃。花膚雪豔不復見，空有香囊和淚滋。鑾輿卻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月悄悄，迎春臺下風颸颸。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罨颯被，畫檐蟲網頗梨碑。碧菱花覆雲母陵，風篁

兩菊低離披。眞人影帳偏生草，果老藥堂空掩扉，鼎湖一日失弓劍，橋山煙草低霏霏。空聞玉椀入金市，但見銅壺飄翠帷。開元到今踰十紀，當初事跡皆殘隳。竹花唯養棲梧鳳，水藻周遊巢葉龜。會昌御宇斥內典，去留二教分黃緇。慶山汙瀦石甕毀，紅樓綠閣皆支離。奇松怪柏爲樵蘇，童山胥谷亡嶮巇。煙中壁碎摩詰畫，雲間字失玄宗詩。石魚巖底百尋井，銀牀下卷紅綆遲。當時淸影蔭紅葉，一旦飛埃埋素規。韓家燭臺倚林杪，千枝燦若山霞摛。昔年光彩奪天月，昨日銷鎔當路岐。龍宮御牓高可惜，火焚牛挽臨崎峗。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琉璃。今我前程能幾許？徒有餘息筋力羸。逢君話此空灑涕，卻憶歡娛無見期。主翁莫泣聽我語，寧勞感舊休吁嘻！河淸海宴不難覩，我皇已上昇平基。湟中土地昔湮沒，昨夜收復無瘡痍。戎王北走棄青塚，虜馬西奔空月支。兩逢堯年豈易偶？願翁頤養豐膚飢。平明酒醒便分首，今夕一樽翁莫違！」

觀鄭紀事雖與元白同一用意，以楊妃爲中心，寫開元天寶間興衰。然其聲律則自有其妙，與長恨歌連昌宮詞及劉禹錫華淸宮不同。而辭藻之豔麗，篇章之結構，復與各家異其旨趣。常言以晚唐人學中唐，不出其範圍者，僅就其題材爾。不知鄭等學元白，仍各有面貌。若以韋莊秦婦吟觀之，則更顯然。

韋莊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仲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修小節。李詢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後相建爲平章。王士正五代詩話引詞統云：『韋端己讀書，數米而炊，秤柴而爨。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一時號秦婦吟秀才。又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全唐詩錄謂莊有浣花集十卷；弟藹編錄。序略云：「家兄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惟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寓漂泛，寓目緣情，迄於癸亥歲，

僅千餘首。辛酉春應聘爲蜀秦記，明年於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結茆爲屋。思其人，欲成其處，藹因錄兄稾，或默誦者，次爲十卷，目之爲浣花集。」是編集爲癸亥，去秦婦吟作時二十年，中更變亂，宜集中不載。近人王國維題唐寫本韋莊秦婦吟殘詩，跋云：『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莊復貴後，諱言此詩，故弟藹編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傳於世。然此詩當時製爲幛子，則風行一時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亦有秦婦吟，下署「右補闕韋莊」彼本有前題，殆較此爲完善歟？』又跋云：『甲子正月，伯希和教授寫示兩足本：一、巴黎國民圖書館，題「右補闕韋莊」撰；末署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寫。一、倫敦博物館藏，末署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燉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訖。全詩共一千三百八十六字。乃中和三年春作。篇終羨江南不被兵革，並美將帥保障之功；結二句云：「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考是時周寶以同平

章事鎭海軍節度使鎭潤州，則是詩蓋上竇者也。」其詩曰：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
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
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
鳳側鸞欹鬢腳斜，紅攢黛斂眉心折。
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嚬欲語聲先咽。
回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
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
君能爲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跡。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
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闌慵不語。
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擂金鼓。

居人走出半倉皇，朝士歸來尚疑誤？
是時四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緊急。
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
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
適娫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
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處。
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
北鄰諸婦競相湊，戶外奔騰如走獸。
轟轟崐崐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
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
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
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

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折；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
舞妓歌姬皆暗損，嬰兒稚女亦生棄。
東鄰有女媚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
長戈擁得上戎車，囘首香閨淚盈帊！
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
有時上馬見良人，不敢囘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眞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
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
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
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

琉璃階上不肯行，翡翠簾間空見影。
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
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俱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折雲鬟拭眉綠。
已聞擊柝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
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回梯梯又摧；
煙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
旋梳蟬鬢逐軍行，張展娥眉出門去。
舊里從此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
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

鴛幃縱垂豈成歡，寶貨雖多豈欲愛？
蓬頭垢面鈎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
衣裳顛倒言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
柏台人士多狐精，蘭省諸郎蠹鼠魅；
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
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
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
凶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失喜。
皆言寃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全軍前陣入：
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
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啣璧。
簸旗掉劍又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斗粟。
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封人肉。
東南斷絕無粮道，溝壑漸平人漸少；
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塡餓莩。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
採樵斫盡杏林花，修寨斬斷御溝柳。
華軒繡轂皆消散，甲第朱門無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

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
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塵如塞色：
道傍時見遊弈軍，坡下絕無迎送客。
灞陵東望曉煙絕，樹鎖驪山金翠滅。
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邊月。
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
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旁試問金天神，天神無語愁於人；
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爐生暗塵：
『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
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

閒日徒歆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
我今愧恧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
旋教惡鬼傍鄉邨，誅剝生靈過朝夕。」
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匪自由；
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來又出揚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
如從地府向人間，頓覺時清天地閑！
陝州主帥忠且貞，不動干戈唯守城；
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宴然無戈聲。
朝攜寶貨無人問，夜插金釵惟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
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

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
老翁暫起欲陳詞，卻坐支頤仰天哭，
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
歲種良田一百廛，年輸戶稅三千萬；
小姑慣織褐絁袍，中婦能炊紅黍飯。
千問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
自從洛中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
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
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似捲土。
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
朝饑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
出門惟見亂梟鳴，更欲東奔何處所？
乃聞汴路舟車絕，又過彭門自相殺。
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
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
誅鋤寇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
城壕固護教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
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
避難尚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

通俗詩　學元白通俗詩者，有杜荀鶴羅隱等。荀鶴字彥之，石埭人。甫七歲，資穎豪邁，志存經史。比及擇居香林之勝。與顧雲諸賢為友。景福二年進士及第。

唐詩紀事稱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後嘗獻梁太祖詩三十章，得其厚遇。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荀鶴自序其詩爲唐風集，顧雲作序，以爲可以左攬工部袖，右拍翰林肩，呑賈喻於胸中，曾不芥蔕。蓋示其與格律派不同也。其詩用俗語者如：

一『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二『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

三『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四『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

五『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

六『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與羅鄴羅虬，並號江東三羅，而隱名尤重。隱池之梅根

浦，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咏其詩。光啟中錢鏐辟爲節度判官副使。梁祖以諫議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卒。其俗語詩。如：

一『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二『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三『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

四『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

五『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王建派　晚唐學王建者，有曹唐胡曾羅虬等。曹有遊仙詩，胡有詠史詩，羅有比紅兒詩，皆爲王建宮詞之變。分敍於後。

曹唐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不第。咸通中累爲使府從事。其漢武帝思李夫人曰：

惆悵朱顏不復歸，晚秋黃葉滿天飛。迎風細荇傳香粉，隔水殘霞見畫衣。白玉帳寒鴛夢絕，紫陽宮遠雁書稀。夜深池上蘭橈歇，斷續歌聲徹太微。

至其小遊仙詩九十八首，茲錄前十首曰：

玉簫金瑟發商聲，桑葉枯乾海水清。淨掃蓬萊山下路，略邀王母話長生。

上元元日豁明堂，五帝望空拜玉皇。萬樹琪花千圃藥，心知不敢輒形相。

騎龍重過玉溪頭，綠葉還春碧水流。省得壺中見天地，壺中天地不曾秋。

眞王未許久從容，立在花前別寧封。手把玉簫頭不舉，自愁如醉倚黃龍。

金殿無人鏁絳煙，玉郎並不賞丹田。白龍蹀躞難迴跋，爭下紅綃碧玉鞭。

元洲草木不知黃，甲子初開涉劫長。無限萬年年少女，手攀紅樹滿殘陽。

宮闕重重閉玉林，崑崙高闢彩雲深。黃龍掉尾引郎去，使妾月明何處尋。

風滿塗山玉蕊稀，赤龍閉臥鶴東飛。紫黎爛盡無人喫，何事韓君去不歸。

武帝徒勞厭暮年，不曾清淨不精專。上元少女絕還往，滿竈丹成白玉煙。

百辟朝回閉玉除，露風清宴桂花疎。西歸使者騎金虎，韓鞚垂鞭唱步虛。

胡曾　曾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從事。其薄命妾曰：

阿嬌初失漢皇恩，舊賜羅衣亦罷薰。倚枕夜悲金屋雨，卷簾朝泣玉樓雲。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裙。龍騎不巡時漸久，長門空掩綠苔紋。

又車遙遙曰：

自從車馬出門朝，便入空房守寂寥。玉枕夜殘魚信絕，金鈿秋盡雁書遙。臉邊楚雨臨風落，頭上春雲向日銷。芳草又衰還不至，碧天霜冷轉無憀。

至其詠史詩一百五十餘首，較胡曾遊仙詩多。其前三首曰：

烏江

爭帝圖王勢已傾，八千兵散楚歌聲。烏江不是無船渡，恥向東吳再起兵。

章華臺

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上未乾簫管絕，可憐身死野人家。

細腰宮

楚王辛苦戰無功，國破城荒霸業空。唯有青春花上露，至今猶濕細腰宮。

羅虬　虬台州人。詞藻富贍，與隱鄴齊名，世號『三羅』。累舉不第，爲鄜州從事。有比紅兒詩百首。其序曰：『比紅者，爲雕陰官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舉羣輩妓女等。余知紅者，迺擇古之美色灼然。於史傳三數十輩，優劣於章句間，遂題比紅詩。』或謂『廣明中，虬爲李孝恭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爲副我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旣而追其寃，作比紅兒詩。』茲錄十四首於后。

一姓字看侵尺五天，芳菲占斷百花鮮。馬嵬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川。

金谷園中花正繁，墜樓從道感深恩。齊奴卻是來東市，不爲紅兒死更寃。

陷卻平陽爲小憐，周師百萬戰長川。更教乞與紅兒貌，舉國山川不値錢。

一曲都緣張麗華，六宮齊唱後庭花。若教比並紅兒貌，枉破當年國與家。

樂營門外柳如陰，中有佳人畫閣深。若是五陵公子見，買時應不惜千金。

素絲高綰石榴裙，腸斷當筵酒半醺。置向漢宮圖畫裏，入胡應不數昭君。

斜憑欄杆醉態新，厭眸微盼不勝春。當時若遇東昏主，金葉蓮花是此人。

匼匼千山與萬山，碧桃花下景長閑。神仙得似紅兒貌，應免劉郎憶世間。

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休憐解浣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將去與夫差。

詔下人間覓好花，月眉雲髻選人家。紅兒若向當時見，繫臂先封第一紗。

鋒鏑縱橫不敢看，淚垂玉筋正汎瀾。應緣近似紅兒貌，始得深宮奉五官。

金縷濃薰百和香，臉紅眉黛入時妝。當時便向喬家見，未敢將心在窈娘。

通宵甲帳散香塵，漢帝精神禮百神。若兒紅兒醉中態，也應休憶李夫人。
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教瞥見紅兒貌，不肯留情付洛神。
芳姿不合並常人，雲在遙天玉在塵。因事愛思荀奉倩，一生閑坐枉傷神。
筆底如風怒湧泉，賦中休謾說嬋娟。紅兒若在東家住，不得登牆爾許年。
一抹濃紅傍臉斜，妝成不語獨攀花。當時若是逢韓壽，未必埋蹤在賈家。
樹褭西風日半沈，地無人跡轉傷心。阿嬌得似紅兒貌，不費長門買賦金。

五雲高捧紫金堂，花下投壺侍玉皇。從到世人都不識，也應知有杜蘭香。

戲水源頭指舊蹤，當時一笑也難逢。紅兒若爲迴桃臉，豈比連催舉五烽？

總觀四期流變，唐詩之眞象明矣。

陸　影響

唐代詩學，影響後代甚鉅。茲分五期逐一言之。一曰影響宋代，二曰影響金元，三曰影響明代，四曰影響清代，五曰影響現代。

影響宋代

宋詩受唐詩影響，可別爲北宋與南宋。皆受中唐晚唐之影響。

北宋　北宋詩有二大派：一爲西崑派，二爲反西崑派。前者宗李義山，後者宗韓昌黎與杜工部。

李義山與西崑派　晚唐李義山溫庭筠輩尙宮體，重詞華，本爲太康派正統。五代令詞，後爲宮體流亞。宋承五代，楊億、劉筠、錢惟演、丁謂等，獨尊李義山，號西崑體。一時風靡，屬太康詩派之正統。可別靈魂與形態言之：

靈魂　西崐派詩學義山之靈魂，可從三點看之：

（一）從題材上看　西崐酬唱全集，有寫景、詠古、述懷、贈答、無題、暨雜詠等。此與玉谿生詩集之題材約相同。其寫景者，如秋夜對月、小園秋夕、柳絮、荷花、七夕等是。詠古則爲漢武南朝等。述懷與無題亦多。

（二）從詩意上看　楊億和劉筠荷花詩曰：絕岸疏烟合，回塘夕照和。水仙猶度曲，川后自收波。銀漢橋橫鵲，衡皐襪濺羅。玉杯承露重，鈿扇起風多。翠羽芳州近，青絲快騎過。石城秋信斷，搔首奈愁何。凡十二句詩，堆砌雙字至十八則。此與義山詩喜用雙字，固是一脈相傳。然詩意則空虛矣。

（三）從情感上看　楊億公子曰：

夾道青樓拂綵霓，月軒宮袖按前溪。錦鯉河伯供烹鯉，金距鄰翁逐門雞。細雨墊巾過柳市，輕風側帽上銅堤。珊瑚擊碎牛心熟，香棗蘭芳客

自述。

由此可見西崑詩雖重纂組，其佳處亦往往使人疏快。此與玉谿生詩集多有動情之處同。

形態　西崑派詩學義山之形態，亦可從三點觀之：

（一）從體製上觀　西崑詩二百四十八首，皆爲近體。律詩如楊劉唱和之受詔修書，述懷感事。絕句如詠荷花，七夕等。以律詩爲多，此與李義山詩多近體同。

（二）從辭藻上觀　西崑派詩重偶對與雕琢，而且重史實，以炫辭藻典麗。李詩雖不重史實，而重偶對則爲守律體之特性。玆舉楊錢劉詩爲例。如楊億詠漢武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錢惟演詠淚曰：『江南滿目新亭宴；旗鼓傷心故國春。』劉筠詠成都曰：『杜鵑積恨花如血；諸葛遺靈柏半燒。』

(三)從聲律上觀　西崑派詩從義山按律作對外，復講「拗，救」之法。如楊詠淚曰「未抵索居愁翠被，圓荷清曉露淋漓。」劉筠和楊之卽日曰：「疾雷徒破壁，幽草不迎涼。」

韓杜與反西崑派　反西崑宗韓杜，約可別爲萌芽與成熟兩期。萌芽期爲梅蘇歐宗韓昌黎，成熟期爲蘇東坡與王安石由學韓而宗杜。

韓昌黎與梅歐蘇　韓昌黎，詩重議論，且喜疏散之古體。梅聖俞宛陵集有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曰：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吾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飧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乖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

此言誠可嘉。

此詩自春洲生荻芽至入喉爲鏌鋣爲敍事。自若此喪軀體至此言誠可嘉純爲議論。且爲散疏之古體，與西崑派重寫景整密之近體反對。與梅同調者有蘇舜卿與歐陽修。惟梅以反西崑爲職志，雖流于枯澀亦不惜。蘇舜卿則簡老尚有流麗者，如遊洛中內曰：

洛陽宮闕鬱嵯峨，千古榮華逐逝波。別殿秋高風淅瀝，後園春老樹婆娑。靈凝碧片寒光滿，日轉觚棱暖豔多。早晚金輿此遊幸，鳳樓前後看山河。

惟此在滄波集中爲破格，其古體如和菱溪石歌，哭師魯，夏熱晝寢感詠等，議論縱橫，往往當理。自是昌黎嫡派。

至歐陽修於古人學昌黎，於近人尊聖俞，生平得意之作爲廬山高與明妃曲，曲曰：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常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此詩自漢宮有佳人至一失難再得爲敍事。雖能殺畫工兩句爲夾敍夾議。耳目所及至女色難自誇，純爲議論。明妃去時淚至莫怨春風當自嗟，爲想像之描寫；詞藻重於內容，已去梅爲遠。然其鬼車一首若散文，菱溪大石一首抒胸臆。此固與昌黎以散文入詩同。而其革西崐派之精神，亦於此爲最顯。

杜甫與蘇王　反西崐詩成熟時期，爲蘇東坡與王安石。蘇王兩家古體詩妙極一時，蓋由學韓而漸趨學杜，蘇詩七律佳作，如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三首，末首曰：『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鷄爲黍子來無。』雖用典實，

不復雕琢。其寫紅梅云：

怕愁貪獨睡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無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此詩一氣呵成，風格渾然。末二句雖引用時人詩句，亦毫無釜鑿痕，宋詩鈔東坡集敍謂『子瞻詩氣象洪闊，鋪敍宛轉，子美之後一人。』

王安石明妃曲，其細處委婉動人，自是學杜。蕭宋詩到元豐時，已律詩絕句，雜然並陳，因題材性靈而定體格，不拘拘於古調矣。是以王之七律七絕固優美，五絕亦膾炙人口。如梅花曰：

牆角一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臨川集謂『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壯卽寓於閒淡之中。』自非溢美。

總觀北宋西崐派與反西崐派詩，皆直接受唐代詩人影響。然而西崐派爲正統。故清朱俊敍西崐集曰：「清新體格，俱流香豔於行間；細膩風流，一洗叫囂於腕下。」

南宋 宋南渡後，詩人多沿江西派之緒。卽反西崑派之後期，其矯然自異者，則有永嘉四靈之學賈島。四靈並永嘉人。徐照，字靈輝。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故世稱永嘉四靈。四人詩格相類，工爲唐律。以賈島爲宗，閒及姚合劉得仁，其徒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

徐照 照自號山民，早卒。葉適爲作暮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掉憀慄，肯首吟歎，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照詩如寄翁靈舒有句曰：「樓高望見船。」皆爲眼前之景道著更新。又冬日書事曰：「梅遲思閏月，楓遠誤春花。」當是推敲所至。

翁卷 卷詩如曉對：「梅花出落地，井氣隔簾生。」瀑布曰：「千年流不盡，

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曰：『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皆鏤心鉥腎，刻意雕琢。取徑甚狹，而顯其清雋，非淵源於賈閬仙，不能至斯。

趙師秀　師秀詩如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裹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甎中出，山在鄰家樹上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故人多。』皆爭妍鬬巧，極物外情態。

影響金元

唐詩影響於金元兩代，雖大同而有小異。故仍分別觀之：一爲金代，二爲元代。

金代　唐詩影響於金代，不在開國時期，而在金亡時之元好問。好問乃趙

秉文最深重之詩人，學杜甫最有名。尤以拗體之雄健風格，冠冕金詩。其詩如西樓曲曰：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瑤琴，一曲未終坐長歎。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幷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臣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又橫波亭爲青帥賦曰：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疏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倚劍長歌一杯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皆與杜詩相上下，由此亦可見杜詩之潛勢力焉。

元代　至於元詩，無甚特創，大抵以唐宋爲歸。故有唐派宋派之名。宋派以虞道周馬祖常等爲最著。唐派則有兩系：一爲王冕學白居易紀事詩，有竹齋集；如鷓鴣謠、獼猴舞、傷亭戶、江南婦、陌上桑、江南民、花驢兒等篇皆以紀事體詩見當時之背影。此與長恨歌琵琶行固有同一用意。二爲李義山哀豔詩與薩天錫。相逢行，風格極似。相逢行曰：

一年相逢在京口，笑解吳鈎換新酒。城南桃杏花正開，白面青衫鞭馬走。一年相逢白下門，短衣窄袖呼郎君。朝馳燕趙暮吳楚，逸氣自覺凌青雲。一年相逢在闕下，東家蹇驢日相假。有如臣甫去朝天，泥滑沙隄不敢打。都門一別今五年，今年相逢滄海邊。千山木葉下如雨，雁聲墮地秋連天。將軍毳袍腰羽箭，擁馬旌旗照溪面。小官不識將軍誰，臥病孤舟强相見。豈知此地逢故人，摩挲老眼開層雲。舊游歷歷似隔世，夜雨豈不思同羣。郎君別後瘦如許，無乃從前作詩苦。溪頭月落山館深，

剪燭猶疑夢中語？人生聚散亦有時，且與將軍遊武夷。弓刀掛在洞前樹，洞裏仙童來覓詩。稽首武夷君，借我幔峯頂。分我紫霞漿，與子連夜飲。左手招子喬，右手招飛瓊。舉觴星月下，聽吹雙鳳笙。我酌一杯酒，持勸天上月。勸爾長照人相逢，莫向關山照離別。鳳笙換曲曲未終，天風木杪吹晨鐘。拂衣罷宴下山去，又隔雲山千萬重。

至於楊鐵崖有謂其全學青蓮者，實則楊學義山爲多，其詩哀感頑豔，如擬白頭云：

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

清四庫提要稱其有三百篇風人之旨。惟楊雖入明尚存，而實元代大家。但楊間有妖豔，不如薩多雅氣。

影響明代

唐詩影響於明詩最顯者，在弘正以後。蓋明初多效元宋。如楊基少以鐵笛歌爲楊鐵崖所稱，其詩頗染元習之纖巧。高啟劉基等，則不脫宋詩風格。至弘正時，李東陽花將軍歌漸起唐風，而李夢陽何景明號稱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是爲復古派前期，尤以李之空同子集，多學杜甫王維，楨以爲七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待嘉靖時，李攀龍王世貞，則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是。爲。復。古。派。後。期。及萬曆時袁宗道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而其弟宏道中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是爲公安派。後有竟陵鍾惺，以公安派倡清眞，復矯其弊，變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詩歸，是爲竟陵派。待明末錢謙益出，則出入李杜韓白之間，吳偉業出，則格律學初唐四傑。紀事學元白，已別成一派。然史家多歸入淸代，故茲不敘，而

揭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等詩，以見其影響。

杜甫拗體詩與李夢陽空同子集　杜甫七律最多拗體，如燕子夔州等是。李夢陽學杜，亦喜此體。即世通稱吳體，李詩如送李帥之雲中曰：

黃風北來雲氣惡，雲州健兒夜吹角。
將軍按劍坐待曙，紇干山搖月半落。
槽頭馬鳴士飯飽，昔無完衣今繡襖。
沙場緩轡行射雕，秋草滿地單于逃。

又九日南陵送橙菊曰：

朱門美菊采先芳，玉圃新橙摘早霜。
傳送滿盤眞門色，分開隨手各分香。
深憐便合移尊酹，暫貯應須得蟹嘗。
獨醉秋堂臥風物，一年重雨任重陽。

又何景明與李同風，其鰣魚曰：

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能先。賜鮮遍及中瑺第，薦熟應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枝金盤敢望傳。

至李攀龍學唐，可於懷子相見之詩曰：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尊感歲華。
臥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
春來鴻雁書千里，夜色樓臺雪萬家。
南粵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他若王世貞學唐以袁江流鈐山岡爲有名。詩長一千五百餘字，以五言寫嚴嵩世蕃父子盛衰，可見當世政治上黑暗情况，亦頗富紀事者也。

影響清代

唐詩影響於清詩極大，蓋清詩約可別四期：初期爲順治時代，二期爲康熙時代，三期爲乾嘉時代，四期爲道咸同光時代。四期始有宗宋祧唐者，以曾國藩何紹基等最有名。而專學唐詩者，則各期皆有。一期之錢牧齋吳偉業，二期之王士禎趙秋谷，三期之沈德潛袁枚厲鶚饒智元，四期之金亞匏楊柳門皆是。

錢牧齋與李杜韓白　錢詩出入李杜韓白間，可以陸宣公墓道行及獄中雜詩見之。獄中雜詩曰：「良友冥冥恨夜臺，寡妻稚子尺書來。平生何恨彈冠意，死後空餘掛劍哀。千載汗清終有日，十年血碧未成灰。白頭老淚西窗下，寂寞封題一雁回。」

吳偉業與元白　吳詩有鴛湖曲，頗顯才華豔發。然而以圓圓曲及永和宮詞最有名。蓋學元白歌行者也。

王維與王士禎　王維詩在唐與李杜各不同，而清初詩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王士禎出，特標神韻，籠罩各家。選唐賢三昧集取王維獨多。故人多信其宗王維。王士禎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少遊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苕文程周量等以詩唱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謂：『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詩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等爲文社。時宋荔裳施愚山等在京師，相與唱酬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嶽，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賢豪，考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吟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成一大派。其詩特稱精華錄，如曉雨復登燕子磯絕頂曰：

岷濤萬里望中收，　振策危磯最上頭。
吳楚青蒼分極浦，　江山平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盡，　建業西風水自流。
灑酒重悲天塹險，　浴鳧飛燕滿汀洲。

又再過露筋祠曰：

翠羽明璫尙儼然，　湖雲祠樹碧於煙。
行人繫纜月初墮，　門外野風開白蓮。

是蓋與維同風格者也。

李白與趙秋谷　李白詩在唐集復古之大成，趙秋谷本漁洋甥女壻，初亦深相引重。後乃自樹一幟與王異趨。嘗謂：『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乃爲聲調譜，以發其祕。及爲談龍錄，持論更異於漁洋。有飴山堂詩文集，其太白樓酒歌曰：

高樓勢與泰岱平，樓頭夜夜輝長庚。仙人猶似戀陳迹，長援北斗東南傾。當年賀監早相識，長安論詩青眼明。金龜換定何酒許，酒家恨不得

其名。任城地好富水木，憑高縱飲神崢嶸。當時我若接杯斝，豈復于公爲後生。今年隔水望丹騰，棟雨簷雲紛縱橫。君不見少陵詩臺留魯郡，秋草蕪沒飛流螢。又不見曹公陵墓碻磝北，殘松積蘚荒碑亭。雪泥鴻爪半澌滅，雄名空自馳風霆。文章故是身外物，致與麴蘖相爭衡。文章詢人酒殉己，此論雖創堪服膺。舒州杓，力士鐺，公若與之同生死。我亦欲與尋前盟。重來大醉搥黃鶴，吾言不食星辰聽。

白香山與袁枚　白香山詩之閒適者，多有性靈。如聞蟲曰：『聞蟲唧唧夜緜緜，正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床前。』袁枚乃乾隆四年進士，與趙翼蔣士銓號三大家。是時王士禎之神韻說已漸不厭於衆。於是沈德潛倡格調說，頗風靡一時。袁枚乃倡性靈說，頗多崇香山。其詩杜枚墓曰：

蕭郎白馬遠從軍，　前日樊川弔紫英。
客裏鶯花逢杜曲，　唐朝春恨屬司勳。

高談潞澤兵三萬，論定楊州月二分。

手扶芙蓉來酹酒，有人風骨類夫君。

王建宮詞之影響　王建宮詞百首，在唐極負盛名，以絕句寫宮庭瑣事，人多喜好。自建以後，卽有以小詩作大題，如晚唐曹唐遊仙詩，胡曾詠史詩均一百首。五代時花蘂夫人亦有宮詞。至淸則有四大家：一爲厲鶚南宋雜事詩，鶚號樊榭，於袁趙蔣三大家外，自樹一幟，在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兼工詞學，擅南宋諸家之勝。故其南宋雜事詩頗有盛名。後有吳省蘭十國宮詞，加注引書極富。復有饒智元十國宮詞，更較吳佳。

白居易詩之影響　白居易詩四類中，以諷諭與紀事，影響於道咸同光間者最大，有金亞匏與楊柳門。金亞匏生當洪楊革命之時，以其熱忱作秋蟪吟館集。諷諫當世，頗振風人之旨。楊柳門雪磵集，亦與同風，

影響現代

唐詩影響現代詩，較明清兩代爲盛。蓋現代詩人之情感智慧神思等，因較明清兩代爲廣博。此由於所處社會之演進，凡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均較前兩代爲複雜。詩人成功者，大都對於時代思潮認識最深。其苦悶與快樂，均到極頂。此就其靈魂言也。至於在詩之形態上，凡聲律辭藻章句等，咸變通唐人之面貌。約而類衆，統有二派：一、爲個人詩派；二、爲民族詩派。惟歸何派，指作品顯明者言。

唐詩影響現代個人詩派

斯派作詩，以表現個人意志爲出發點。約有三派：一、是山水詩派；二、是豔情詩派；三、是神仙詩派。

一、山水詩派——李頎歌行與王闓運山水詩　王闓運爲現代學博壽高之大詩人，乃詩壇所公認。其作詩分別學六朝五言與盛唐七言歌行。學六朝以謝靈運爲主，湘綺樓詩集不少緣情綺麗之作。惟以偏重摹擬與用典，已伏新派

詩人反對之機。入彭蠡望廬山作及望巫山二篇，且以攷據入詩矣。其學盛唐。以李頎爲主，恆自稱回馬嶺栢樹歌。則又爲典贍奧衍之作。詩曰：

泰山兮巃嵸，下宜栢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栢作神鬼宮。秦皇昔日無仙才，欲攀松樹望蓬萊。飄風驟雨不能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況君臣！霍家都尉死山頂，漢武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法駕，行到松前盡回馬。南看十里松陰陰，蕭蕭冷冷無妄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聽玉琴。我昔南行桂陽道，參天翠栢如雲掃。株株自謂櫟棟材，千年妄向荒山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扶。八十七君屢興廢，明堂櫟棟皆丘虛。從臣同來見此栢，亦言名字垂金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藏歸見幾人殊，大聖栖栖非小儒。潁水牽牛渭投釣，阿衡負鼎閔懷殊。社櫟十圍欺匠石，卞珪三則用泥塗。日暮長風送歸客，且從松子訪盈虛。

二、豔情詩派——溫李律體與樊易豔情詩　此派詩風多緣情綺麗，以樊增祥易順鼎爲有名。樊增祥有樊山全集，七律最多，居十分之七八。最喜次韻疊韻，有疊至四五十次者。善用典與對偶，並時無與能抗者。然其論詩主清新，詩曰：

句律原參造化工，兩間光景信無窮。
若無鹽豉純何味？爲有梅花月不同。
略取蜀薑生辣意，定須越紙熟槌功。
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

其學唐人，以晚唐詞華派溫李爲宗。與易順鼎同一流別，才氣奔溢，恆作豔詩，尤以晚年與易同居北京，沈酣歌場，每有篇什，輒多滄桑之感。其悲傷之情，洋溢詩衢。然其才情最顯之詩，以投殳集與西京酬倡集爲尙。與同時宗宋祧唐之眞樸淡遠及清蒼幽峭兩派異趣。至於易順鼎詩，陳衍謂：「屢變其面目，爲大小謝，爲長慶體，爲皮陸，爲李賀，爲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多。」然其自道，則

重冷趣。秋懷詩曰：

吾詩耽冷趣，白日常冥搜。
下筆幽想來，奔赴萬古愁。
竹屋一燈青，夜寒吟未休。
有時不自主，身被精靈收。
無人大荒外，隻影貪清遊。
借茲胸際濤，吹我胸中秋。
吟成似初晤，顧影疑浮漚。
萬山煙雨深，獨立西天頭。

此由於作時不一，而成篇性異。惟通觀易全作，自與樊同屬緣情綺麗之風格。

三、神仙詩派——李白歌詩與悟幻道人神仙詩　此派詩人，因時局紊亂

苦悶不湛，遂幻想仙境，以寄託其身心。在唐李白歌詩，頗多此種風格。現在川滇黔隱居修道者，大肆吟詠，頗不乏人。然以號悟幻道人之篇什爲多，竟有一千五百餘首。注重個人思潮之詩人，其類唐末有甚於此者。然其詩雖清幽淡遠，別具風格。倘不能爲現代詩之大派，故寧闕而不錄。

唐詩影響現代民族詩派　斯派作詩，以振奮中華民族爲主，於民族生存之大劇塲，獨具掀天揭地之氣慨。首紹周民族詩之風雅頌，次崇漢魏六朝之詠懷與紀事詩，次承唐代詩人杜甫白居易論詩之趨向，以詩歌合爲人而作。祖杜是一般風尙。宗白乃別具詩情。統其綱領，約有三派：一、曰愛國詩派；二、曰革命詩派；三、曰佛子詩派。

一　愛國詩派　杜韓白時事詩與康黃吳愛國詩——斯派學杜甫白居易等詩，以康有爲、黃遵憲、吳芳吉等爲有名。康不專於詩，以儒學與佛學爲主。黃則政事與詩歌並重，而詩最有聲。吳則專於詩，以儒學爲輔。

康弟子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先生最喜杜詩。能誦全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康學杜之歌行雖不佳，然以愛國爲名。如愛國短歌行曰：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爲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爲國絲爲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年。大地文明無我長。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夷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主人位。

今爲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霸國資。偏鑒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速成學藝與飛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遊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

康是戊戌政變主要人物，其己亥出部七律四首，則近於杜。玆列其一，以見一斑。

滄海飛流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
高峰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
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彌衡。
陸沈復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

康曾博覽佛典，流亡海外。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則更進佳境。然亦不出唐人格律，惟境界壯闊爾。其詩曰：

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
吟風弄月各自得，覆醬燒薪空爾悲。
正始如聞本風雅，麗葩無那祖騷詞。
漢唐格律周人意，悱惻雄奇亦可思。

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推歐亞造新聲。
深山大澤龍蛇遠，瀛海九州雲物驚。
四聖崆峒迷大道，萬靈風雨集明廷。
華嚴帝網重重現，廣樂鈞天竅窕聽。

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著元明。
飛騰勢作風雲起，奇變見猶神鬼驚。
掃除近代新詩話，惝慌諸天聞樂聲。
茲事混茫與微妙，感人千載妙音生。

康有詩集行世，愛國篇章頗多。其時戊戌六君子之詩，雖與康淵源不同。然均豪放，惟不及康之雄肆。至梁啟超學宋陸游，雖不與康同學杜。然亦景陸之愛

國熱忱，而學其詩。

黃遵憲詩於陶謝李杜韓蘇皆學，而以韓愈白居易爲宗。有人境廬詩草，其內容以愛國憫人爲主，頗具風人諷諫之態度。金亞匏楊柳門而後，殆以黃爲繼統者。曾遊日本與歐洲，見聞廣博，有人稱其足遍五洲多異想，殆非過言。其外形有四特點：一則不避俗語，如山歌九首是也；二則詩料新穎，如今別離是也；三則不拘舊律，如雜詩是也；四則伸縮詩法，如臺灣行等是也。惟後者殆爲學韓愈以筆法作詩，未必盡佳。白居易作歌行雖貫錯綜，然尙未離詩法。而黃則幾如韓愈成有韻之筆，是亦求新之歧途。然而胡錢陳周等竟緣以爲新詩形體，此所以愈行愈狹，有徑路難通之勢。惟是黃之可貴，在其保守風人主指。固是愛國詩人典型。其紀事長詩番客篇，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等，固少有愛國意。然而琉球歌，悲平壤，降將軍歌，逃將軍歌則甚爲明顯。逃將軍歌諷吳大徵，降將軍歌諷丁汝昌，而其根本丹心，則在悲中國民族之銷沈，此其所以爲愛國詩也。降將軍歌曰：

衝圍一舸來如飛，衆軍屬目停鼓鼙。船頭立者持降旗，都護遣我來致辭。「我軍力竭勢不支，零丁絕島危參差。龜鼈小豎何能爲？島中殘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鍋底無飯枷無衣。紇千凍雀寒復飢，五千人命懸如絲。我舍死戰彼安歸？此島如城深如池。橫排各艦珠纍纍，有礮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城旗鼓我所司。本欲兩軍爭雄雌，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索供指揮，乃爲生命求恩慈。」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歡聲馳，燐青月黑陰風吹，鬼伯促催不得遲。濃薰芙蓉似深厄。前者闔棺後輿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咸驚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飄丹旐垂。中一丁字懸高桅，迴視龍旗無孑遺。海波索索悲風悲，悲復悲，噫！噫！噫！

黃自稱其作爲新派詩。緣其意多矜創，辭富新穎。酬曾重伯編修曰：

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
風雅不忘由舊作，道豐之後益務奇。
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
手擷芙蓉策虬駟，出門惘惘更尋誰。

黃遵憲後，崛起有吳芳吉。黃雖號新派詩，然其淵源多本國詩人。吳則於中國學屈原、陶淵明、謝朓、李白、王維、杜甫、邱逢甲。於英國學彭士、丁尼生、克茨等。然以杜甫爲多。其學杜可以成都紀行詩末章爲證。詩曰：『幼讀少陵詩，深識少陵志，一生愛此翁，發憤爲翁繼。』吳雖學杜詩，惟以創造民族詩爲己任。有詩曰：『第一奇功休讓人，開國文章我輩始。』曾發憤欲作國史詩，以黃帝孔子孫中山爲上中下三部之主人翁，各三萬六千字，合爲十萬八千字。欲以有三部音之六言抒寫，開中國詩歌未有之雄奇瑰瑋。惜未成篇，已於廿一年五月九日逝世！當九一八事發生後，嘗由蜀致摯友湘省政府祕書劉鵬年，如湘出兵收復失地，彼

當隨往東省殺倭寇。後以穆濟波慰曰：何必前敵，後防尤重。若出覩江南貪墨淫佚之風，氣死耳，乃止。其詩有白屋吳生詩稿，舊詩有古律二體。古體以學杜七言歌行之南嶽詩爲雄偉。律詩有煙臺雜詩。其他各篇，亦多愛國紀事之吟詠。如曹琨燒酆都行，兒莫啼行等是也。新詩以浣花曲，凍雀詩，巴人歌，爲成體之作。浣花曲乃仿克茨薄命紅顏而作。爲七言短篇。凍雀詩則以六言與七言融合，是新創之作。巴人歌乃應重慶外僑坎拿大文幼章之邀請而作，內容敍上海之役，以表明中華民族之態度。外形融合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十一言以成篇。其十一言之用，殆已出歌詩體製。惟各篇學杜之迹，乃盡量應用反覆律使疊字排句，飛沈於篇中。茲舉巴人歌爲例。

巴人自古擅歌詞，我亦巴人愛竹枝。巴歈雖俚有深意，巴水東流無盡時。可愛的同學，可敬的牧師！可善的嘉賓自泰西，可感的主席美言辭！並世有友我心儀，晝讀其書夜夢之。一南一北阻山陂，甘地托翁大智

悲；一介不取一切施，兩頭相反兩相宜。愛人愛國非矛盾，立德立功不背馳。吁嗟滬濱三萬好男兒，方為民族苦鬥作犧牲。此際安知壕塹裏，幾人血肉濺淋漓。知君意有屬，來聽吾歌曲：我心慘不歡，長歌聊當哭。不唱蘇杭花鳥嬌，不奏瀟湘烟雨宿；不頌巫山十二峯，不賦羅浮五百溪；不詠匡廬謝公鏡，不弄藍關麗人玉；不贊天台訪仙居，不彈泰岱看日出；但道存亡百戰間，叱咤嗚咽無名數小卒。新年密雪似花開，探道敵軍夜半來，笑索民家布萬匹，前軍素服眞奇哉，雪下密如篩，健兒雪裏埋，雪光瑩不夜，瑤臺復玉階。沉沉凍宇無氣埃，睡起倭兒喜滿懷，狼頭鼠目千夫長，鴨足蟹行一字開；健兒一齊起，起從深雪裏，猛進寂無聲，紛如聚白蟻。血熱失天寒，揮刀汗被體，何物太和魂，軟弱如裁紙。東方欲曙人不歸，艦中鹽澤愁欲死，四小時間淞滬平，曾經萬國共和矣。皇軍利器最堪誇，無敵人間坦克車，踏破支那人民齊俯首，踏開帝國

版圖向西斜。騰騰陣勢走長蛇，旭旗飄處天威加，逢人射擊輕塵掃，明日看遍春申花；不須掩護不須遮，我軍突出儼排衙，前鋒倒地委泥沙，後隊奔來集晚鴉。好似亂麻方理淨，瀰漫曠野又生芽。枕籍車前滿滿地英雄膽，炸彈風雨來，我士齊聲喊一躍上車爭捕捉，輪陷人堆不可輾。睜目忽淚凝，叩頭求饒免，餘子可憐競反拜，投身租界惟恐晚。笑殺十九軍，史冊行收卷。甲午傳聞盡聖神，今朝相遇只豚犬。慘莫慘兮天通菴，毒莫毒兮礮臺灣！虜我無辜獻陣前，不前一彈腹間穿，衣裳剝落赤鮮鮮，釜底游魚待火煎。驅之上路來蟬聯，爲敵衝鋒與禦堅，阿兒阿母呼喧喧，盡是同胞老幼年，槍頭無眼嗚呼天，捍國禦民不兩全。勇莫勇兮廟行鎮！敢莫敢兮瀏口河！三十兵船百飛機，領空領海迅雷吼，流彈自相擊，田田裂深臼；勢若倒乾坤，那能容蟻螻？我軍戰壕中，高唱澈南斗，沈着不輕擊，見慣若無有。待爾百步間，礮鳴龍出湫，待爾十步間，

槍發魚穿柳；待爾跬步間，彈擲泥封瓿；待爾分寸間，劍回春翦非。倭兒休想肆鯨吞，寸地尺天吾職守。煩寃復煩寃，肉食何心肝，忸怩天中逝，逍遙壁上觀。南翔令下哭聲酸，歎息撤兵百勝間，敵勢包圍千萬盤，一聲突出康莊安。海濱礮重塵飛翻，頭上機轟行步艱，三千子弟令如山，不徐不疾來碗碗，征衣未浣血斑斑，銀槍斜掛氣軒軒，前導誰歟翁照垣，四十年紀光琅玕，諸君苦矣且加餐，吾儕父老只壺簞，且加餐兮君苦矣，勝固足欣敗亦喜。長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來要從此時起！便把歇浦樓臺全燒剩刼灰！便把西湖山水踏平無餘滓，便把姑蘇苑囿拋棄委麋鹿！便把金陵關塞椎碎沉海底！絲毫不懼也不憂，我今獲得無上慰安世難比！何妨再戰復三戰，週旋半紀還一紀，戰出諸生知氣節，戰出百工有生理，戰出軍人嚴矩律，戰出官方守廉恥，覺悟精神開創力，那怕國仇不刷洗？且若阿毛胡牆隅汽車夫，所營惟一飽，那得

解詩書？誘令敵軍供轉輸，行程一次百金租，一朝五返千兩儲，妻兒笑樂衣冠都，數賊監隔敢自逋，車中何物累連珠，一枚毒彈幾頭顱，幾許吾民血應枯，無須掛慮笛嗚嗚，公大紗廠門前途，波光一閃識黃浦，波臣含笑遙招呼。車身猛轉波間去，風定波平萬家蘇。君聽取，君莫怪，我今正言宣世界，千年古國植根深，假寢一時豈足害？好似血輪我身過，滴滴饒有生機在；活潑自流行，光輝復澎湃，不因歲月衰，只有新陳代。一回覺醒一少年，猶創文明開草芥。皇天與我東方東，性愛和平國號中。世界明知終大同，有如璞玉待磨礱，我非排外好興戎，我爲正義懲頑凶。我知前路險重重，我寧冒險前衝鋒。我今遭遇何所似，我似孩提失保姆；倭兒蠢蠢似蠛蠓，羣盜囂囂似蟣蝨，諸公哀哀似蛔蟲，蕩滌行看一掃空。還我主權兮還我衷，『和平奮鬥救中國，』紫金山下葬孫公！

二　革命詩派——杜韓等抒情詩與于胡汪革命詩　此派詩宗杜甫韓愈等體製，在以熱烈情感，爲振奮民族之原動力。對詩體固無大創造；然其風趣，則多屬雄壯。較愛國詩人，更爲偉大。雖同是愛國之藝術表現，世稱報國文章。然而歌詠者，恆以生命與敵人對壘，是雅言與壯行一致。恆由高腔以獻丹誠。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詩篇，自然緣社會經驗與詩藝修養不豐，未登成家之領域。今有詩集行世之于右任、胡漢民、汪兆銘等，最有聲于詩壇。

于右任祖杜甫，其風格多雄渾悲壯。祖杜可以鞏縣謁杜工部祠爲證。詩云：

鞏縣遲我已經年，今日梅開拜座前。
河流交流歸大海，齊梁諸子等寒蟬。
舊居幾處爭扮社，遺集千家作鄭箋。
日暮鄉關渺何處，杜陵西望一潸然。

于詩體有律體與歌行，以律體爲多，可於右任詩存見之，如孝陵曰：

虎口餘生敢自矜，天留鐵漢卜中興。

短衣散髮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又義旗曰：

存且偷生死更悲，余收爾骨爾尤誰。

平生慷慨爭民黨，一戰倉皇委義旗。

羆虎連營思將帥，流亡載道泣孤嫠。

良心痛哭吾能說，又到鷄鳴午夜時。

皆其民元前學杜之律體。至其六年昭陵石馬歌，則爲杜之丹青引歌行一類。句法多由此中變來，如杜詩『英姿颯爽來酣戰，』則變爲『英姿颯爽猶酣戰。』其歌曰：

秦王百戰壹華夏，詔起山陵九嵕下。陪陵諸將盡元功，侍立名王均降者。從征六駿惠養難，飛矢被體存者寡。圖形勒石載門前，相見英雄與

名馬。嗟余垂老搜遺編，去國十載方南旋。盜賊兵火文物燬，刼灰又到昭陵前。陵中鐵匣雖出土，陵前石馬還留蹤。氣吞三山颯露紫，手拔流矢邱行恭。黃質黑喙拳毛騧，身中九箭傷如麻。可憐千百載古刻，將軍捆載酬豪家。餘者青騅特勒驃，白蹄烏與什伐赤。追風駿足多傷殘，傷殘莫保尤足惜。將軍戰敗東出關，黃金駿骨購不還。抱守殘缺圖書府，纔移名物藏名山。楊君老去丁君死，拓石關中無名士。懸金四訪莫敢膺，龍種王孫攘臂起。奕奕生氣豪氂見，英姿颯爽猶酣戰。似聽鐃吹耳生風，如聞鞞鼓血流汗。當年控弦角力數十雄，馳驅中原如奔電。祇今失羣翻首復騰驤，蟬翼遺法開生面。畫工可是右相閻，殷歐名筆惜不見。傷今弔古幾摩挲，回首神京重聞亂。噫！吁！嘻！陵前曉照紅復紅，鳳翥龍翔騰闕宮。太白山頭君休望，龍媒一逝羣爲空。英衛英靈呼欲起，風雲會合連鐵驄。長驅鐵騎數十萬，踏進大陸除羣雄。嗚呼！安得長驅鐵

騎數十萬，蹴踏大陸除羣雄！

嗣是以後，愈增變化。尤以遊俄經蒙古回國後篇什，境界益寬。惟有以筆法作詩，之句調。可以再過貝加爾湖爲證：

貝加爾湖靑澈底，波浪如鳧飛不起。照見征人半白頭，白海之名良有以。河流穿兮似箭，山脈兮如壘，照映俄蒙兩大民族間，解放之後平分此一水。蘇卿持節是耶非？于今北雁又南飛。計將隨爾渡沙漠，先入關門報我歸。

丁生平以革命與文章並進，而認識最明。如清水縣麻鞋歌曰：『熊羆在後狼在前，革命之難如是者。』又曰『文章報國餘肝膽，歲月催人雜風雨。』而於詩人政論，則有微辭。如讀唐詩三首之一曰：『李主無生杜自然，詩人政論妙難宣。朱門酒肉神仙藥，寄語時流莫忘箋。』則於後起革命詩人，有深邃之啟導。

胡展堂之詩，豪肆雄偉。初學宋人王安石、蘇東坡、黃山谷等。後入唐學杜，至

近年則專精韓詩，與于右任專精杜律。遙相映照。世稱北于南胡，平分革命詩人雅座。然而兩位詩情，均極雄壯；富於振撼民族之丹誠，則爲其共鳴之高風。至於諳練藻釆，則于憙雜言。胡樂齊言。胡有詩名，世多謂自民國六年，作遊明十三陵七律起。詩云：

高皇三尺定中原，燕子飛來啄漢孫。
白帽奉王先有意，玉魚埋地更何言？
東陵已竊前朝樹，月夜誰招帝子魂？
怪是臥龍呼不起，萬山如睡又黃昏。

蓋其民族意識，已蘊蓄深厚。至感事八首，全爲律詩。其六曰：

義旗重舉事非常，討虜平生最激昂。
冠帶未全依正朔，艟艨分半助南疆。
草間狐兔何時盡？天上風雲自此忙。

前席不勞君借箸，一夫善射百夫强。

則爲民族意識，已飛騰之表祿。又書憤云：

紛紛狐鼠未驅除，攬轡中原計本疎。
紫色蛙聲今竟爾，白龍魚腹近何如？
桓溫誓墓甘遺臭，趙盾欺人畏直書。
猶幸六師能討伐，秦庭不待哭包胥。

則可見其深遠中，時有勁氣。若胡詩之由豪肆而雄偉，則在遊俄時之高歌可見：如西伯利亞雪云：

大漠歸途春未到，雪花仍與慰塵勞。
漫空絮舞風如醉，一色光瑩月漸高。
自是九天霏玉屑，翻疑萬壑湧銀濤。
灞橋舊日尋詩客，到此應須分外豪！

又貝加爾湖道中兩首之一曰：

疎林掩映紅磚外，山色深藍入畫圖。
猶有玉田三萬頃，貝加湖要勝西湖。

胡之遂練詩歌，恆與人唱和。以表現其才情與性格。與譚組菴唱和，尤欲各展長才。茲舉二首，以窺一斑。詩曰：

轉益多師是道師，掃除萬事莫如詩。
與人議論寧求勝，憂國心情常近癡。
縑墨久聞傳異域，鐃歌今要答明時。
我如小國參王會，黽勉從公敢後期。

長沙守國有雄師，客去宵深尚送詩。
我輩肯先天下樂，一家齊唱主人癡。

屏除絲竹惟君早，　不廢吟哦是此時。
未爲吾文加點竄，　此情先俚更相期。

凡前此歌詠，大都出入于唐宋。尚未專學一家，以求變化之蕃衍。及近年寢饋於韓詩之藝苑，遂益廣其體製。如讀韓二十首可證。茲舉四首：

「榮華天秀骨珊珊，　硬語盤空衆所難。
但見乘酣逞雄怪，　誰知屈曲在人間。」

「漢賦源從雅頌來，　少陵猶是變風裁。
偶然寫作南山詠，　點竄卿雲一例開。」

「自悔詞誇舌莫捫，　菑畬六籍植根深。
巍巍禹蹟巴東峽，　不信徒觀斧鑿痕。」

「復古奚如變古難，　文成一手破天慳。
騰身汗漫無修飾，　意極俳諧老更閒。」

總觀胡詩，由宋入唐，所受唐人影響尤鉅。惟形態雖同唐人，而靈質則爲現代革命詩歌。至其詩少五言，爰舉其與精衛同舟無月夜夢有月共醉一首。詩曰：

殷共故人在，　離鄉尚有羣。
月明方在水，　望遠竟無雲。
此景不常遇，　清光如爲君。
東陽先置酒，　相與建殊勳。

汪兆銘詩風，多豪放壯麗。雖不以杜甫爲主，然仍守杜甫造成盛唐律體之格調。由其詩存觀察，始出入於六朝陶謝，與唐杜甫王維諸家。然汪以革命爲主，與胡有同一壯懷。惟汪以詩爲輔益，不若胡之專精。惟因其以雅言爲壯行之輔益，更足以肇後起革命詩人之先路。汪於庚戌年同黃復生入北京炸滿虜攝政

王，有杜詩「擒賊先擒王」之意。其獄中雜詩曰：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引一快，不負少年頭！

又如：

楳山雲樹總悽然，荆棘銅駝幾變遷。
行去已無干淨土，憂來復喚奈何天？
瞻烏不盡林宗恨，賦鵩知傷賈傅年。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

又若聞溫生才刺孚琦事云：

血鐘英響滿天涯，不數當年博浪沙。
石虎果然能沒羽，城狐知否悔磨牙。
鬢吞劍底情何暇！犀照磯頭語豈誇？
長記越臺春欲夢，女墻紅遍木棉花。

汪詩自民六遊歐洲後，境界更寬，如西北利亞道中雜詩。惟以囿於齊言與處境變遷，始遮豪壯本色。如四題紅葉與寄題雄跨亭三首是也。紅葉詩有曰：

無定河邊月色昏，　西風刀剪更銷魂。
丹楓不是尋常色，　半是啼痕半血痕。

寄雄跨亭三首之一曰：

腹痛車中力不任，　中原北望暮雲沈。
滿山木葉蕭蕭響，　說盡平生報國心。

客謂以汪之鴻才駿志，能多作雜言歌行，或能益進雄壯偉麗之風趣。然當此號稱國難嚴重之時，國人詎望其馳騁詩壇哉！顧眞欲成革命詩人者，寧能不以汪黃刺滿虜壯行爲典型哉？

三　釋子詩派　佛家以大悲爲本，其學說影響於詩歌甚大，在唐詩人與佛家之交互發達頗多，如白居易，乃最有聲者。惟唐詩影響現代釋子詩有二：其

一，爲賈島詩與釋寄禪詩。寄禪有爵梅吟詩集。其風骨多清蒼幽峭。然民族意識不甚顯。其二，爲李商隱詩與釋曼殊詩。曼殊同革命黨詩人柳亞子等爲摯友。有曼殊全集行世。其詩頗多哀感淒豔。有李商隱詩風。然對中華民族之銷沉，極富深情。如以詩弁繪留別湯覺頓，無題之『畢竟美人知愛國』『寂對河山叩國魂』等辭。均富民族色彩。

今後發展民族詩之途徑　總觀唐詩影響現代詩，以民族詩派爲最合時代思潮。惟民族詩以唐人爲典型，僅創造之始基耳。將來須如何變化，始能完成?可得言者，統有三端：一爲博積學識，二爲雅練體製，三爲發展趨向。

博積學識　詩之基本原則有二：一爲情志普遍，須符合民族內心之生活；二爲辭藻簡美，須符合民族口耳之誦聞。欲求二者具備，則非博積學識不爲功。學有中外，當分別探求。就中國學問言，則由小學以通經子諸史。復由經子，諸史以入詩。就外國學問言，則由語言以明科學、哲學、宗教、藝術。復由四者以入詩，始

能達淵博之境。雖程度可有高庳，而須明理則一。至於詩學本體，自應求其通達。

雅鍊體製　詩之體製，可別靈魂與形態。詩之靈魂，有風格與興會。就風格言，不外雄壯與優麗。言雄壯，則有豪宕恣肆，典贍奧衍，淸蒼幽峭等，而民族詩以豪宕恣肆爲尙。言優麗，則有沈鬱頓挫，緣情綺麗，眞樸淡遠等，而民族詩以沈鬱頓挫爲尙。就興會言，則有悲觀與樂觀之別。此時倭虜侵佔我遼吉黑三省，固極悲哀。惟悲可以作沈鬱頓挫之詩，歷來民族詩發達，多由悲痛中出。若他日收復東省，更可作樂觀之雄健詩。詩之形態，則有作者指趣及言語特徵。作者指趣，可別爲抒情與紀事，抒情爲根本，乃民族詩之重鎭。中國自建國以來，民族銷沈，未有甚於今日，晚近四十年詩人之痛苦，皆已著徵績。今後非有大悲同情心，以歌詠民族之振奮；則世界寧有中華民族生存哉？紀事則可以民間一切被壓迫之事，或人爲中心，如杜甫白居易之紀事詩寫法。當茲國難期間，何時非人民之痛苦？苟詩人多從事於此，定可發達民族史詩。惜吳芳吉之壯志未酬！後起詩人寧